

寨憚之豫每遣人往陝西則假道於金人由懷衛太行取蒲津濟  
河以達豫深苦之嘗遣迪功郎蔣頤持詔書遺興誘以王爵興戮  
頤而焚其書豫計不行乃陰遣人啗偉以厚利偉遂殺興攜其首  
奔豫興死年六十其子兵馬鈐轄琮收合餘兵保故寨自是不復  
能軍事聞詔贈興保信軍節度使

興之死諸書不同張滙節要劉  
不遠及振斷陝西道豫深患之故力請於尼瑪哈期必破興會興  
將楊偉降其陳破興之計於是發女真萬戶察罕瑪勒戍河朔多  
張毅勢楊言將攻興興遂出兵以應之偉贊引賊兵由間道以襲  
興營興以大兵既出衆寡不敵力戰而死趙姓之遺史劉豫遣將  
頤持書道興與戮頤於市豫計不行復誘興裨將楊偉陰約內應  
以謀害興是日賊兵徑犯中軍寨興親迎賊與戰遂陷重圍中賊  
奮擊之興力戰不勝墜馬遇害熊克小歷全據張滙所云按口歷  
紹興二年七月十一日權河南鎮撫使翟琮奏父獨當一方前後  
百戰不敢辭難不幸於今年三月二十二日有不部將官楊偉陰  
懷姦狼戾遽然謀害先父身首異處提攜首領叛投偽齊據所奏則  
興為偉所殺非戰死也牲之以為結偉內應此猶近之也謂偉先  
降賊而後引兵襲興益非實矣克不詳考而遂因之今不取

甲寅上策試諸路類試奏名進士于講殿上謂輔臣曰朕此舉將  
以作成人材為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面之  
士自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詔  
諭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尤諂佞者居下列鹽官進士張九成對  
策曰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邊以驚憂自  
阻彼劉豫者素無勳德殊乏報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君親而委  
身於寇敵耳黠維經營有同兒戲今日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  
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  
起矣臣觀濱江郡縣為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何其被



酷之深也率歛之各種類閔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已又  
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經實經實均矣又曰  
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敷也流離奔竄益以無聊臣竊謂前世  
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  
中興綱目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氣  
紛紛竊相陛下念西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融和也其何  
安乎盛夏之際風塵水院涼氣凄清竊相陛下念西宮之北邊蠻  
種擁蔽不得共此踈暢也亦可安乎澄江馮練夜桂飄香陛下享  
此樂時必日西風淒動兩宮得無憂乎孤裘溫暖獸炭春紅陛下  
享此樂時必日朔雪衰文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  
投筋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其  
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窮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  
今閭巷之人眈隸之伍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室家聚處之歡陛  
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徒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其溫夏  
不得其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  
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日來何時可歸望遠傷懷何時可釋乎每感  
時遇物相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思欲掃清蠻帳以迎二聖之車  
若夫小民則不然是以搜攬小虫馳驅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  
聖德者深察其源蓋亦有自彼閹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為名因  
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  
有時宦官女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踈前後者難間聖情荏苒不  
如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後復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  
干與政事者必踈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趣論古  
今之成敗將閹寺之言如狐狸夜號而鷓臬晝舞也



劉豫比之狐狸鴟梟豫怒于劍厲客欲刺之乃策語不同家傳小誤也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

餘杭景夏次之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欲以

景夏為第此以紹興五年六月戊午上上曰九成對策雖不甚

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實首選謂不然中

綱目初上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材為異日之用若其言

鯁亮切直它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

直言者置之高第諂諛者居于下列遂賜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

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類省試合格進士楊希仲等一百二

十人皆即家賜第時舉人策有犯廟諱及文理紕繆者上命黜降

又有犯御名者命收寘本等希仲視庭試第五人恩例餘皆同出

身至助教凡七等特奏名五等依揚州例許調官龍圖閣直學士

致仕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有非剛大之氣不為

得喪回屈不能為九成故樞密直學士鑑曾孫希仲新津人公轍

山陰人也時舉人陳之茂等十一人二人以犯諱降等九人以文

理紕繆與諸州助教鎖廳人右從事郎范寅寅樞密院計議官楊

愿等六人各進秩一等愿辭不受尋詔助教人調官依特奏名例

輔臣再請乃并文學人並附正甲之茂無錫人寅賓致虛從子也

愿已見建炎元年四月甲子鎖廳遷官在五月甲子今併附書之

唱第在四月丙寅今但書策試之日以便敘事日歷紹興二年四

月戊寅後殿進呈新第正奏名助教乞依特奏名例推恩上曰初

降旨令考官以鯁正為上諛佞居下此以示朕好惡凡士人常須

自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然而學子遠來朕悉務優容命

助教九人者悉依特奏名例推恩如所謂五年七月庚寅殿中侍

御史謝相信奏紹興二年陳之茂等十九名為文理紕繆及犯名

諱各補下州文學後來並附第五甲末前此興議以為紕繆之文



乃緣觸犯忌諱之其後大臣知之於是奏附正甲祖信所奏與日  
歷元降指揮全不同以進士同年小議考之是年第五甲後別有  
大學一十一人係陳之茂至陳宗周下往同進士出身則是采附  
正甲也但日歷遺之耳然日歷稱助教九人依特奏各例而文學  
乃有十一人數又不同按日歷四月丙寅殿試進士有犯廟諱者  
上曰犯宗廟諱當依格降等然則九人之外又有犯諱降等者二  
人故祖信所奏合純繆又犯名諱之人通言之也日歷載祖信奏  
狀作一十九人疑傳寫字誤當求別本參考中興聖政臣留正  
等曰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而設科取士之制行鄉舉里選務觀其  
行設科取士獨考其言其言若不相同而皆可以得賢亦各一時  
之宜也故嘗謂觀其行則心其行之至純考其言則必其言之不  
詭若使諛佞之言得以進則是行穢之行亦可容為法以取士顧  
且如是乎然而以董仲舒之賢猶有不切之譏若劉蕡之直則有  
不第之恨道之艱於自信與夫難於必行也尚矣非上之人有以  
優容之何以作成士氣而收其顯效太上皇帝之策士以鯁正為  
上諛佞為下言之切直無所回避者必宜之首選至御名者又曰  
免降黜其優容也如是

秘書少監兼權吏部侍郎傅崧鄉宣諭

淮東還入見神武前軍統制王瓌自宣州還行在賜銀帛五百匹  
兩其將士皆賜銀有差先是瓌一軍凡萬二千三百餘人而使臣

輜重在焉乃詔以萬四千九百人為額正兵萬人使臣四百人輜  
重火頭二千五百人馬軍

二千人共是日金人復自水洛城入寇統制官楊政等又大敗之  
成此數

丙辰詔韶州自今所鑄新錢毋得減裂務令民間不能做做近歲

韶州所鑄新錢不甚磨錯湖東人號為韶錢又做之私鑄夾以沙

土謂之沙錢每千財直二三百及馬友逐曹成收其軍中沙錢甚

衆行於潭州諸縣民甚以為苦提點刑獄公事呂祉請拘收二種

錢入官重行改鑄不行 顯謨閣直學士石光祿大夫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陳彥修卒于德慶府吏部奏贈開儀同三司自是以為

例 此據紹興九年十月  
十三日本部狀修入



丁巳詔修直揚澳閣

戊午詔景靈宮酌獻歲用三百五十羊自今損三之一 尚書司  
勳員外郎吳表臣守左司員外郎 詔五品以下官及執事官非  
監察御史以上應給告者其錦標權以緡代之進士曾昱夫特補  
將仕郎昱夫收子也 收漳浦人故太常少卿 獻其家所藏書二千卷故有是

命 詔應有坑冶去處令逐路漕司契勘所得不償所費者並罷  
已未左從政郎魏良臣充樞密院編修官良臣江寧人秦檜引之  
也 福建荆湖宣撫使司奏以朝奉郎胡紘充本司叅議官從之

庚申曹成引衆犯賀州清水寨守臣直秘閣劉全安撫司所遺統  
領官趙履彙城去先是成遣小校毛全來告以二月丁亥發道州  
詔補全承信郎而成已叛矣 毛全補官在此月戊午 桑仲之未死也遣鎮

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左承事郎潭志來告以願宣力取京師亡朝  
廷出兵淮南以為教援呂頤浩信之始大議出師以仲兼神武左  
副軍統制 是春金人以完顏宗弼為元帥府右監左副元帥  
宗維諭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遷秩冒濫命西京留守高慶裔  
叅主之奪官爵者甚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五月庚申朔日北至祀皇地祇于天慶觀之望祭殿始  
牲玉自政和行方澤之祭改設皇地祇位于壇南方北鄉至是將  
命大臣侍祀禮官請如舊制為位于北方南鄉從禮官奏請在  
閏月庚戌

辛酉兵部尚書兼侍讀權邦彥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邦  
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其一謂宜以天下為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  
勿苟安于東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  
謂宜命講讀之臣於所論說之外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  
故事日陳于前以裨聖學其四謂宜監觀傷善妨賢之讒偷合苟



容之佞市恩立威之奸懷諛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矣其五謂愛民先受其力寬民先節其用又謂股已俸以佐罔用當自宰執始又謂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必得賢大將然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宜可省也合令沿江州縣各備其境內而總之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講之有方委之有人防秋上策也又謂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否則恐天未欲治平也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與邦彥善乃薦用之給事中程瑀言邦彥不可用不聽邦彥在樞筦又言宜乘機者三祖宗德澤在人人心不忘王師一興諸響應一也內則淮海之賊騎悉往西北以虛其南外則林牙等侵入患在腹心以牽其北二也近覘者報敵兵疲於浚河之役而守淮之兵皆持槌之農夫三也譬諸奕爭先而已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者哉然疆理淮堦以連下邳藩屏荆漢以通上流措顧隴蜀以成建瓴東下之勢亦策之次也 翊衛大夫泉州觀察使神武右軍前部副統制魯珪特貸死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免真尖不刺面配瓊州本城收管珪前在京東掠取良家子且賊殺不辜為人所告下臺獄當斬上以珪累立戰功特貸之其三子並留右軍仍令臨安府遣官兵自四明市客舟由海道護送 樞密院言據探報敵人分屯淮陽軍海州竊慮以輕舟南來震驚江浙緣蘇洋之南海道通



快可以徑趨浙江詔兩浙路帥司速遣官相度控扼次第圖本聞  
奏 詔迎功即荆湖北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高佑贈承務郎  
與一資下州文學以為鍾相所殺特錄之也 詔神武諸軍御前  
準備差使使喚使臣不能馬步射者並放罷發歸刑部 戶部侍  
郎黃叔敖請江東西路今年上供米並赴建康府饒州寄教以候  
行在取撥非奉朝旨雖安撫大使及諸統兵官毋得擅支如違取  
旨竄責漕臣不舉者與同罪從之 檢校少保捧日天武四廂都  
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江西無馬副都總管楊惟忠薨惟忠之討  
趙進也即軍中得疾還洪州一日而死安撫大使李回收其軍隸  
本司以統制官傳達胡友所部四千人為前後軍又命親衛大夫  
鼎州團練使祁超將餘兵五千充本司統制 此據今年七月六日  
李回所奏增入  
惟忠起行間兼長戰守宣政間在陝西頗有威名及從上至東南  
官崇志滿不肯盡力穀譽日衰薨年六十六後謚恭勇 偽齊劉  
豫間桑仲死遣通直郎張琬持敕書至隋州招李道使臣彭義至  
鄧州招李橫時橫留別將蔡立知鄧州二人皆不受且執其使以  
聞詔嘉獎 據李道申偽檄以五月二日到李橫申以五月三日到  
辛酉初二日也故附於此其後陳規言於朝六月壬子  
降詔獎諭八月甲  
辰三人各進二官  
壬戌降授中大夫朱勝非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呂  
頤浩薦之也勝非以前宰相侍經筵不帶職名亦非故事

癸亥呂頤浩出師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將崔增趙延壽二軍



從行百官班送趙姓之遺史願浩出師在壬戌今從日歷姓之又  
日有旨呂願浩進發其神武銳統制將佐不許出城送則忠銳  
決非僭行也又忠銳初止七將此月二日乃命第八將趙琦而第  
六將軍德忠先已從由世景在閩中此云十將亦誤矣第四將邵  
青五月壬午棟併元只在臨安蓋第一將崔增第二將趙延壽實  
從願浩行餘人不與姓之不深考耳

甲子武節大夫果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襄鄧鎮撫使司都統  
制知郢州霍明權襄陽府節度使司公事權知襄陽府  
聽呂願浩節制其郢州令軍中統制官同舉可以服衆者權知具  
名聞奏朝廷始聞仲死故就命之翌日遷明武功大夫遙郡團練  
使仍賜詔書獎諭不知明已敗矣 詔觀察使以上許薦可為將  
帥者二人樞密院置籍以備選用言者論今正右武之時雖二三  
大將嘗立奇功而取富貴矣竊恐隱約之中尚多奇士願詔管軍  
臣僚及都統制官與夫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舉所知有謀略精  
深武藝超卓者具名來上陛下親屈帝尊問以恢復之計果得其  
人則不次用之庶幾豪傑並出故有是旨

乙丑進士及第張九成為左宣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  
事九成兩浙路類試為第一用陞甲恩特遷之 直龍圖閣知臨  
安府采輝陞秘閣修撰仍賜三品服 直徽猷閣兩浙東路提點  
刑獄公事徐天民罷先是上聞常州科歛害民遣度支員外郎胡  
蒙往究其實未奏天民自知常州改命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朝廷  
號令之出要當使民信之而已方體究其罪乃加除擢賞刑措亂



民其信乎朝廷示人好惡如此儻使胡蒙稍懷觀望豈肯以實達於陛下之前四方聞之謂朝廷陽為寬恤之言陰縱培克之吏欲使其知禁勸蓋亦難矣况天民培克蠹民為浙江諸郡之最嘗致無錫縣之民不勝誅求之苦致有自斷其腕殺寃訟庭者亦有自溺于井者天民庇而不發今又付之廉按之權責之澄清之任未見其可乃罷天民令提刑司治罪 忠訓即韓通為閣門祇候知孝感縣初孝感闕令久鎮撫使陳規聞通在復州之湖中召使為尉以兼邑事通去縣十餘里臨河築壘以捍賊未幾有告通謀叛者規謂之曰亂離以來州郡不為賊破者獨德安耳孝感德安之喉襟使吾無以制汝則不汝付也汝胡為反通叩頭請死規曰吾保汝人言若是復遣還邑纔兩日通斬謀亂者數人以獻規上其功於朝故有是命

丁卯罷兩浙轉運司回易庫以言者論其苛細也

戊辰言者奏盜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免要在居官任職之人或先事以折其姦或乘微以戢其暴如火始燃隨即撲滅昨范汝為嘯聚回源初不過四十人不時討殺遂致賊得為計日以滋蔓至煩朝廷遣將出師僅能得其死命而遺黎之不遭賊者十無一二蓋不勝其酷昨者宣撫司所上功狀動以千萬計朝廷既捐賞以予之顧一時養寇遺患有如前所云者豈可以置而不問望陛下以臣章付外議當時帥臣監司郡守縣令之罪特出威斷施行庶為



盜發所臨謬懦不及爭者之戒詔本路轉運司體究申尚書省時

建州守臣朝奉大夫韓珉已罷去於是又降二珉降官在九月庚午

己巳詔侍從官知州於本路安撫大使用申狀前宰執即書檢

庚午岳飛奏破曹成于賀州詔飛不以遠近襲逐如成肯自新一

面從長措置直徽猷閣劉民瞻提點夔州路刑獄公事自建炎

以來川陝帥臣部使者皆張浚故授至是稍以勅除浚尋徙民瞻

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成都漕司題名民瞻以今年九月三十日到任江東安撫大使司

折帛錢十萬緡為修行宮之費時李光言建康自一都會望朝廷

畧示經畧之意故有是命

辛未詔左文林郎趙子偁令赴都堂審察子偁初見建炎時集英殿

修撰知南外宗正事令憲奉詔選宗子伯琮伯浩入禁中伯浩豐

而澤伯琮清而癯上初愛伯浩忽曰更子細觀乃令二人並立有

猶過伯浩以足蹴之伯琮拱立如故上曰此兒輕易乃爾安能任

重耶乃賜伯浩白金三百兩罷之後四日以子偁為左宣教郎此

日歷及王明清揮塵錄舊諱參修熊克小歷云上以子偁之子生

有聖質育于禁中又云賜名伯琮臣謹按阜陵藩邸舊諱從王從

宗至紹興三年二月壬寅除防禦使然後改賜名去東海軍使

伯字克誤也明清云伯浩後終于温州兵馬都監

葛玘以舟師至淮岸為海州艚船所邀呂頤浩言賊船雖不能多

載騎兵然乘秋初北風南來錢塘江上震驚行朝乃詔温台州募

海船土豪杭越蘇秀州措置斥堠

壬申以霖雨不止命刑部郎官及諸路憲窮督獄訟蕲黃鎮撫



使孔彥舟言劉偽已遷汴京金人留戍甚寡人苦科役日望王師  
土豪人戶尚有團結保險堅守不降者誠能拜相臣為大元帥宿  
重兵於淮南要害之地以為根本指揮諸鎮分道進兵將見天戈  
所指州縣望風降順因民所欲籍以為兵不必乞師於神武取民  
所餘資以為糧不必仰給於縣官河南之地指日可定而京城孤  
立矣一旦會合輻輳城下而劉豫唾手可擒也伏念臣昨任東平  
府鈐轄統領社鄉兵屢戰獲捷京東軍民粗知姓名見今所部  
將士又多東北人皆曾隨臣出入行陣習知山川不煩鄉道伏望  
聖慈假借名目稍重事權使臣獨當一路自光之蔡迤運進兵詔  
賜勅書嘉獎仍令就都督府計議 大學博士詹公薦自東京遁  
歸行在詔吏部與見闕差遣

甲戌給事中程瑀為尚書兵部侍郎瑀以親年高求去後三日除

龍圖閣待制出守已而復留之

瑀復為給事中  
在此月辛巳

乙亥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副使韓世忠言自來全無纖毫  
生事欲以錢三萬八千緡市新淦縣所籍賊徒田宅慮有違礙詔  
以賜世忠

丙子權尚書吏部侍郎廖剛試給事中大理御章誼權吏部侍郎  
剛尋以憂去 右朝散大夫趙元裕行太常丞元裕黨人彥若子

也

彥若青州人元  
祐侍讀學士

通習典故坐父故閑廢四十年至是添差簽書

昭慶軍節度判官祿薄不能贍請于朝召赴行在遂命之時元裕



年幾七十矣。初朝廷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孟庾自温州移  
湖南故命湖廣宣撫使李綱由汀道州之鎮至是綱言祖宗朝宣  
撫使以執政為之近張浚孟庾為宣撫皆見執政如臣起廢典藩  
亦冒使各兼庾已領湖南北韓世忠副之今又除臣湖南借使諸  
處盜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錢糧  
一司欲令支用不知如何遵稟以至節制諸將辟差官吏行移措  
置皆有所妨望詳酌事宜明降處分使有遵守綱又言自建昌度  
告至衡潭約一月程自汀道州三倍今曹成在連賀非重兵不可  
行又福建等路宣撫司經由江西及荆湖路分逐路州縣錢米先  
次剝刷拘收理當通融應副所有朝廷支降并他路所輸錢糧銀  
帛官告度牒餘剩之數乞並摺留撥付本司詔綱先在廣東置司  
捍寇埃庾世忠撫定盜賊畢赴潭州仍令庾等班師日度量合用  
錢量數外並留與綱請取撥所至州縣錢四十萬緡米二千斛  
為一歲之用又請行移所部帥臣監司州縣並用劄子皆從子於  
是曹成已為岳飛所破遂就韓世忠招安而朝廷未知也。蘭州

文學主隲坐饋馬進錢糧昭州編管

事見建炎四年十月己卯

丁丑責授中大夫余深復時進朝廷聞深已死故用赦復之給事  
中程瑀言深姦謀陰賊實蔡京之腹心今一赦盡復元官則京黨  
未死官亦可復也夫曠蕩之澤雖曲示於寬恩然青災之赦難施  
於巨蠹乃詔寢前命寢命在此月丁亥初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



諸軍事呂頤浩總師次常州而其前軍將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趙延壽所部銳軍叛于呂城鎮是日叛兵逼金壇縣奉議郎知縣事胡思忠率射士迎敵為所敗賊以槍刺之思忠曰寧殺令毋掠藏庫殺平民賊怒逐之至市河思忠溺死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前軍統制王德追叛兵至建平縣及之盡殲其衆後贈思忠三官錄其家一人於是頤浩稱疾不進熊克小歷附此事於七月又云頤浩行未至丹陽縣後軍叛去皆誤也日歷五月二十五日都督府申趙延壽下潰兵在廣德軍作過二十六日右司諫方孟卿言臣昨晚聞呂頤浩所帶前軍自常州以來逃竄六月七日鎮江府申有都督前軍人馬在呂城鎮作過據此則非後軍也叛去之日不可得而知按張鎮甲明胡思忠死事狀云五月十八日有過軍在市殺人即指此事故附見於此思忠六月內申贈官

已邗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福密院統制山東忠義軍馬范溫陞忠州團練使偽齊劉豫自去冬起登萊密三郡之兵犯福島寨失利而去遂廣造戰艦又送旂榜偽赦欲間衆心溫收繫其使至是其間且乞賜糧舟自募商人販米許之初御前涂戎罷而浙東諸州所遺民匠困於工程多以暍死上知之詔給齋糧遺還故郡俟秋深乃集

庚辰詔江東西路糴米十萬石於建康府饒州樁管應副行在及防秋使用自逃幸以來軍儲歲計多仰浙西而平江湖秀之產倍於他郡至是久雨三州中下之田率皆淹沒而上田所損十亦二三議者恐所入必虧故於江南增糴是日臨安府火弥六七里延燒萬餘家火之始熾也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仗劔登屋督所



部救之不能止最後修內司搭材兵至火乃熄於是臨安府守臣兵  
官及三衙管軍皆坐貶秩時浙部淫雨害稼御史中丞沈與求因  
推言災異謂微嚴水泉暴湧漂及城郭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萬  
餘家天變異常同時而見可畏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所未  
至者加之以誠夫畏天下以誠則工祝雖具近於致瀆愛民不以  
誠則詔令雖繫終於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讒間日進將以疑似而  
遠正人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以忌諱而惡直士追祖宗之  
法而不以誠則不無背戾悖骨肉之親而不以誠則不無猜嫌薄  
宦寺之權而不以誠則雖名為裁抑而桀黠之輩不除正宮闈之  
化而以誠則雖外示撲素而奢靡之習猶在願陛下加意而行則

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顧為福耳上嘉納焉  
徽嚴小災於求章疏中及之故附於此  
史不見特與

壬午武功郎閣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四將邵青充紹興府兵  
馬鈐轄揀其所部精銳千三百人隸神武中軍 保靜軍承宣使  
高世則提舉萬壽觀温州供職 改追復龍圖閣直學士曾肇贈  
龍圖閣學士謚文昭以黨籍故也 肇南豐人故相希弟元符末翰  
林學士待制以上第二十五人  
汀州 詔泛海往山東者行軍法謀報劉豫於登密淮陽造舟論者  
恐賈舟為偽地所拘則棹工柁師悉為賊用故有是旨

癸未御史中丞沈與求言金若入寇當由武昌建康兩路而來其  
造海舟慮為虛設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



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陳貼通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則舟必淪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料况明人捨馬不能有所為若用舟行一舟所容幾馬彼不為此不過分遺京東簽軍乘舟以懼我耳儻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庸直而存養之以待緩急之用彼亦安能衝突望分撥取進李彥進水軍擇人統之似為利便詔以付都督府仍令江東浙西大帥司海舟並聽督府使喚既而呂頤浩言料角等處去金陵遼遠緩急恐失事機彥進見隸劉光世軍中乞就委光措置從之委光世在六月丁酉三省請於行在別置作院一所令諸

軍匠各器甲並申朝廷支撥後以御前軍器所為名仍隸工部日不載此據會要增修會要云隸工部在五年三月而此年六月六日工部侍郎韓肖胄已申明看驗寺事則是元隸本部也三十年七月黃中又有申明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前左承議郎范同儒不知何時不隸本部學知兵望起復故官主管都督府機宜文字從之同初見元年二月

甲申上臨軒決繫囚自是遂為故事 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三千如兩浙例兩浙折帛已見建炎三年三月壬辰許之是時江浙湖北

夔路歲額納三十九萬足浙東路上供八萬淮福衣八千浙西上供九萬二千淮衣二萬七千江西上供五萬二千淮衣六千江東上供九萬八千淮福衣二萬七千江西川廣湖  
五千湖北上供三百夔路上供三百已上皆有奇  
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浙東上供絹四十三萬六千淮福衣三十八萬一千淮福衣十三萬八千天中大禮八千江西上供四  
十萬六千淮福衣十三萬九千天中大禮八千江西上供三十萬



五千淮福衣六萬七千天申大禮八千以上四路皆有奇淮東天  
申大禮四千九百五十淮西大禮三千七百湖南天申大禮四百  
廣天申大禮四千六百廣西天申大禮六千五百西川天申大禮  
萬三千東川上供萬一千天申大禮萬六千五百復路上供二萬二千  
天申大禮七千利路天申大禮八千三百四川宣撫司裁東川兩  
三路網三十萬匹又料激賞絹三十三萬匹皆不隸戶部  
浙湖南綾羅純七萬匹東川綾二萬六千三百浙西八千七百西  
羅二萬湖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段皆有奇江淮閩廣荆湖折  
南純三千

帛錢蓋自此始川絹川布已見建矣四年乙未東南絹詔行在

權官並罷惟戶部刑寺許長貳指差見任人兼權時言者論州縣

權官之弊以為屢降約束而監司帥臣未必奉行者蓋由朝廷不

自信其說有以啟之於是自省即已下權攝者並罷是日始聞

都督府前軍叛詔浙西大帥司遣兵趣捕之

乙酉承議郎葉斐除名鄰州編管坐授范汝為偽命知建州也

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既督軍于外右僕射秦

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又以尚書

戶部侍郎黃叔敖為參詳官起居郎胡世將太常少卿王居正為

參議尚書右司負外郎吳表臣田員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紹

考功員外郎張鬻並為檢討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差提舉官已下在六月辛

卯今因置局遂書之熊克小歷云參詳參議官皆以侍從為之按差參議官時世將未為舍人居正未為左史克蓋誤也仍詔

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書所見言省費裕固強兵息民之

策監察御史劉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者修其所謂攘夷狄之政

而已如緩其所急先後倒置何修為哉今不過簿書獄訟與官吏



遷除土木營造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工部侍郎韓肖曾應詔言天下財賦窠名舊悉隸三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所總名於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郡所總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則所入亡矣積以歲月所亡至多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所入所出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為定籍簡明可考漕司總諸州戶部總諸路以視出納則別無陷失矣且經費之大莫過於養兵今諸兵軍人亡而冒諸者甚多財如江河難實漏卮願立諸軍覆實之法重將帥冒諸之罪優給告賞斷在必行則兵數得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艱難以來正兵散於四方流為盜賊故軍籍日削願做康定治平予乎義勇之制申以選揀教習之法即有緩急俾佐行陣或令保守蓋人有顧藉則進必死敵退不潰散矣生民之不得休息為日久矣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為姦歛取百端復為寇所逼逐田桑失時寇去歸業未容息肩催科之吏已呼於門使何所措手足乎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三年收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強兵息民此其先者世將應詔言兵衛寡弱乞以神武五軍並建都副統制以分其勢益增三衙精卒為萬乘扈衛以備非常居正應詔言省費尤切大畧謂今有司以數路之所出欲盡為向者一百七十七年之事不忍暫廢非所謂知時變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歲舉進



士不過數十今至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  
考官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亦拙矣他皆類此臣願  
詔大臣論定若非禦寇備敵與卹民之事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  
裕矣司勳員外郎張燾請復置御營司分諸將為六軍命大臣大  
將為使副各典一軍以收兵權舉淮南之地分置征鎮使自戰自  
守又乞躬行寶德以率百官曾統言於檜曰丞相事無不統何以  
局為檜不聽右文毅修撰季陵應詔言國家承平日久純以文治  
其弊極矣自軍興以來朝廷所降類多誥牒非強以興民則莫售  
師旅所須最先糧草非強取於民則莫給民之倍費已莫能堪又  
况重役暴斂有不可勝言者故民之流亡終莫能救甚可痛也今  
之為監司守令者亦太巧矣監司移文於郡守則曰不得搔擾科  
率郡守移文於縣令則亦曰不得搔擾科率舊例和買無本可支  
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真者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  
者預借來年之賦又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乃強取之  
雖名曰借其實奪之上下相籠專以智詐此文弊之極也今之為  
兵將將者亦少恣矣衣食不取其飽暖而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  
堅利而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關心賊至則偽言退保賊去則  
盛言收復遇敗則千為一遇勝則一為千此亦文弊之極也臣願  
陛下用夏之忠以革誕謾兼商之質以去華侈守為修政之本庶  
幾其有瘳乎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



六至此而無益於國者軍政不修而軍大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  
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潮廣贍之上供之物  
得至司農太府者無幾矣計行朝每月官吏之費寡而軍兵之費  
多是竭天下之財祇足以養兵兵籍日衆財用日窘國日削民日  
貧歟咎安在議者非不知此意謂兵為大事艱難之際恃以恢復  
當盡節浮費唯兵是圖其意誠美殊不知欲強兵者正不在冗食  
也為今之計儻能一舉而空敵軍暫費暫勞皆不足卹若猶未也  
當為長久之慮無徇目前至於大壞而後已今相臣將臣同司兵  
柄嘗汰羸卒矣嘗置營田矣苟利於國知無不為節制之師固無  
可議然偏裨遠去紀律漸疎臣所目擊者試言其畧凡稱統領兵  
數不多家口隨行般挈勞重一聞賊至擇其精銳護送老小其用  
以自隨者祇辦走計耳此當議者一也家糧口券贍給無餘虜掠  
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此當議者二也所至州軍邀  
求犒設稍忤其意公肆劫持守令憚於生事竭取於民而奉之此  
當議者三也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死亡逃竄開破不明枉費官物  
誰敢檢察此可議者四也悠悠之徒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各軍  
籍規冒功賞用命之人安得不怨此可議者五也事類此者未可  
悉數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其因循以作士氣如此則軍政立矣  
詔江東西諸州上供絲帛並於建康府吉州樁管非朝旨而擅  
用者依軍法用三省請也



丁亥左朝奉大夫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仇愈充集英殿修  
撰公海制置使尋命愈兼領福建兩浙淮東諸路序位視發運使  
舉官如兩浙漕臣諸路非公海州軍皆許按察愈請置司平江之  
許浦鎮又辟右承奉郎王安道充本司參議官皆從之愈兼領諸路及許按  
察在六月戊申申明舉官及奏辟王安道在六月癸丑申明叙位在七月庚申  
吏部言近旨寺監丞已

下令本部依格注擬其間有應堂除及專法奏辟者未有該載詔  
權貨務都茶場仍舊堂除御史臺檢法官主簿令本臺自辟其寺  
監丞以下及檢鼓等六院官並還吏部自呂頤浩再相用堂後官

純為權貨務場使更鹽法故獨重其職焉熊克小歷呂頤浩之長天官也嘗請寺監書局

以上依舊堂除餘悉歸吏部按日歷今年閏四月二十四日呂頤浩等劄子云云蓋其為相時所陳非吏部建請也劄子又云寺監

丞法寺官乞令吏部按格注擬其後吏部申明乃留太常國子丞克所書寺監書局以上依舊堂除亦誤今不取

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淮鹽未通乃通大寧鹽於京西湖北至是

秦檜聞其事下堂帖禁之其後浚復通蜀鹽於荆南詔不許詔止在三

年四月己丑今併書

戊子手詔用建隆故事行在百官日輪一人專對令極言得失先

是詔省學官限半月各術利害條具以聞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

臺諫係言事官遇有職事非時入對不在輪對及條列之限乃命

釐務官通直郎以上如初詔後詔在此月己丑六月辛亥左宣奉大夫新除

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復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資政殿學

士知紹興府張守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初右中奉大夫兩浙轉運



副使徐康因自温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等物上命  
止之而康因已津送至行在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曰陛下勤儉德  
侔大禹漢文帝已下不足道也康因不識事君之禮尚習故態欲  
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因明示好惡  
且為小人希旨之戒詔屏障令臨安府毀棄康因特降二官日歷  
戊子  
日事但不詳今以與  
求附傳及奏議增入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拱衛大夫貴州防  
禦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副總管統制熙秦兩路軍馬關師古為  
榮州防禦使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六月庚寅朔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新知復州李宏引

兵入潭州執湖東招撫使馬友殺之時韓世忠將至長沙宏遂有

殺有之謀是日因其詣天慶觀還襲殺之于市其將王進王俊以

所部數千人遁去

宏殺馬友趙姓之遺史在六月朔日今從之

西荆湖宣撫使司奏潭州申統制李團練於今月一日統兵入城

已將馬友處置去訖不云是何月潭州云臨安遙遠又此時道路不甚通不應二十餘日奏到或者宣撫司軍期奏報行速亦未可知且依遺史附此更求他書詳考

辛卯內殿進呈王大智所造軍器上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

復聞用車取勝莫若且令多造強弩起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



太平觀向子諲知廣州朝廷恐賊度嶺故就用子諲守之 右承

議郎呂杭右宣義郎呂掖並直閣主管萬壽觀仍賜五品服右迪

功郎江淮荆浙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呂挺為右承務郎中興後

大臣子以恩澤除職名自此始 挺初見建炎三年三月朱勝非開

當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正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號表則之

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也至蔡京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為

執政侍從鄭居中劉正夫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文洵武之

子並以曲恩俸例列于從班至建炎二年中至王賓論列始鑄職

建炎以後子弟得職各者汪伯彥子召嗣直徽猷閣呂頤浩二子

抗擬秦檜兄弟並為直秘閣張浚兄混亦直徽猷閣李綱弟維亦

直秘閣俸門復啟蓋 詔進士陳邊可采及自河北京東遠赴行在

諸公不為國家計也 之人並充樞密院效士月奉錢十千米一斛其後都督行府亦如之

壬辰温州軍事推官呂諒卿贈右宣教郎後官其家一人元符末

坐上書入籍政錄之 諒卿黨籍餘官第七十八人豪州編

癸巳頒黃庭堅所書太宗御製戒石銘於郡縣命長吏刻之庭石

置之座右以為晨夕之戒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右者盤盂有銘

志乎心不忘乎心則不忘乎 杖有誠其意蓋謂夫不忘乎目則不

而亦其理之必然者也 是銘也以唐氏欺天為戒其說明甚使人

人服而行之敢不息心於愛民乎惟其蔽而莫之知故棄而莫之

做今斯銘日在其目則必能隱惕於其心而見諸行事矣此太宗

皇帝製銘之意而太上皇帝復俾刻諸庭石 初命廣西經畧司

即韶州撥內帑錢三十萬緡市戰馬至是經畧司言比歲不逞之

徒多以金銀市馬鬻於群盜改馬直踴貴望於大觀格遞增二分

許之舊格八等馬高四尺七寸者直四十五千最下高四尺一寸

者直十有三千其餘以是為差於是神武諸軍皆缺馬乃命經畧



司以三百騎賜兵飛二百騎賜張俊又透千騎赴行在賜岳飛馬

張俊馬在癸丑買千匹赴行在在七月癸亥今併書之熊克小歷

云取馬領表以資軍用自古未有今乃得之按邕州買馬格乃大

觀中所定建炎亦屢置然蠻馬尤馭駿者在其地或博黃金二十

官克謂始於紹興非也

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故不能致此等馬此據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

甲申上諭輔臣曰有從軍該賞者可第補右選庶清流品三年自

有科舉取士豈可開此一路上又曰今歷官不精推步七曜細行

皆不能筭故歷差一日近得紀元歷已令參考自明年當改正

權尚書吏部侍郎章誼兼修政局參詳官 左承事郎陳橐祕書

省校書郎林叔豹並為監察御史橐餘姚人叔豹永嘉也 右從

事郎知海鹽縣歐陽興世廬陵人修曾孫也劉光世言其考第舉

並已應格乞就任改官許之

丙申直徽猷閣權主管浙西安撫大使司公事范正與言京西路

提舉軍馬彭圮牛臯河東路總領軍馬劉全皆願聽劉光世節制

詔並進官仍賜敕書瑛諭臯已見建炎其實臯等未嘗來歸蓋謀

者吳玠詐為之以要賞也八年二月日吳宣撫處置使張浚至興

玠泉州編管

元檄召吳玠王彥議事二將皆願得參贊軍事劉子羽守興元浚

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畧使兼知興元府徙徽猷閣直學士新

知成都府王庶知嘉州而徽猷閣直學士新知興元府王似復知

成都府是日似至成都先是浚奏似守蜀有勞請加職後二日詔

以似為顯謨閣直學士再任庶既被黜乃請奉祠浚以庶不遵行



府命令盡奪其職而奏劾之子羽至興元通商輸粟二鎮遂安趙  
之遺史云浚至興元閱視度平日之所營為毛舉而髮數之簿書  
之間不謹奉行宣司指揮若干件遂改度知嘉州蓋度因與二將  
有違言而去非  
忤浚也今不取

丁酉朝議大夫折彥質復龍圖閣直學士赴行在彥質可適子靖  
康初為河東制置使坐喪師遠謫及是復用 武顯大夫吉州刺

史湖北安撫司統制山東軍馬崔邦弼貶秩二等邦弼自宣之鄂  
道過績溪其部曲有因虜掠食物而殺人者郡守檄邦弼治其罪

邦弼報以不知主名令被害之家赴軍中辨認事聞乃有是命仍  
令邦弼執犯人送徽州處斷即不獲者重紿之

戊戌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以韓京吳錫吳全之衆戍江州朝  
聞曹為飛所破乃命孟庾班師李綱徑如潭州而飛以所部之江

州屯駐時綱甫自邵武引兵三千之江西也 熊克小歷六月甲午  
書曹成自賀州至柳

柳州李綱遣使臣費榜招之成與其徒赴司參於是綱奏成已招  
乃招成自榮州團練加防禦使日歷綱五月十七日所奏云本司

已定六月五日進發往邵武建昌軍等處就近措置甲午即初六  
日綱在福州安得有此事也詳克所書曹成已至柳州及遣使臣

費榜說諭乃是江西福建荆湖宣撫使司奏狀中語其寔孟庾韓  
世忠所奏以甲午至行在而克誤以為綱奏耳是時曹成亦未赴

宣撫司成三年五月丁丑始進榮防克實甚誤 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陸漸既從金石都  
監宗弼北行 年七月丁亥 宗弼以付劉豫命以官漸脫身南歸至

鎮江為人所告言者論漸嘗勸金人焚臨安而去停官下大理是  
日漸坐誅 此為五年張孝純上書張本日歷漸款狀去受偽齊劉  
豫差使歸家般載而孝純書中所云不同恐當以孝純  
所云 詔堂除選人任大理司直評事供職滿二年通理五考有  
為正



舉主三員並改合入官用吏部請也

己亥江東安撫大使李光乞行宮北臨安增叛後殿仍修蓋三省樞密院百司及營房等許之其後上手詔光第令具體而微毋困民力輔臣進呈上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緡亦未為過必事事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上語在乙巳

庚子起復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兼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起復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錄收淮楚之功也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以平閩湘群盜功遷太尉移屯建康府恩數視執政仍詔世忠以親兵赴行在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

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以破曹成功遷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

辛丑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鄧州李橫為襄陽府郢州鎮撫使

兼知襄陽府武德郎閣門宣贊舍人知隋州李道為鄧隋州鎮撫

使兼知鄧州先是鎮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譚憲為桑仲訟寃于

朝詔以黃榜撫諭諸軍令德安陳規究實且即軍中求可代仲者

會聞新除鎮撫使霍明為橫道所破走漢陽乃令江西李回勾收

使喚而以四郡分授工人時橫已命別將桑立守鄧州道不敢拜降

榜在五月壬申令李回勾收霍明在此月初橫聞明奔德安府駭

庚子今聯書之李道明年正月乙亥改命衆數千人以是日圍德安趙其日按日歷江西安撫大使司申八月

其日按日歷江西安撫大使司申八月十月五日以日推之其初至規登城以好語諭之且申和好仍送

合在六月辛丑故附此日



米百斛橫受之規請退兵橫曰襄陽之兵矣無可議者遂造天橋為攻具規竭力捍之

規行狀云李橫衆十萬寇城下請議事願得米二百斛而去公與子翌日橫復來寇橫之出本為桑仲報讎非求粟也曰歷規乞救兵狀橫率兵民數千人圍德安此云十萬人亦非其實行狀又云規出城見橫恐規未必出城今從趙莊之遺史

壬寅御筆翟汝文罷參知政事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為姦汝文

語尚書右僕射秦檜宜責都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汝文嘗受詞

牒書字用印直送省部檜不能平它日因對汝文乞治堂吏受賄

者檜面劾汝文擅專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為宰臣所劾無顏

居位力求去上意不直汝文右司諫方孟卿因奏汝文不顧大體

不循故事批狀直送省部不關其長每聚議則目視霄漢未嘗交

談豈能共濟今日之事蓋防秋在近規為脫去之計上以詔諭留

汝文汝文終不釋孟卿章再上遂命出守

朱勝非閑居錄云秦檜作相力引翟汝文參預

纔數月失觀對按相詒秦斥翟曰狂生翟嘗秦曰濁氣左右堂吏至今能言之唐相鄭畋盧攜儀備禦王仙芝黃巢爭論不叶擲硯相擊識者謂唐室衰亂之兆

今方圖中興豈當爾耶左朝散大夫周隨亨提點湖南刑

獄公事還言近者諸路安撫使朝廷皆假以便宜蓋以軍興恐失

機會然間有招權怙勢侵官越職假便宜之名擅易為郡守貳移

用諸司錢物自作威福無可誰何望行戎約儻有侵紊必罰無赦

庶使為帥臣者各循分守職毋敢跋扈從之詔川陝官員陳乞

磨勘令宣撫處置司一面照條施行月終類奏換給付身以尚書

右司郎中張公濟言道遠留滯也右宣教郎陸知微追三官聽參



選換轉至承議郎止知微吳縣人政和末以言水利得官法當討論故有是命 是日利州觀察使蘄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偽齊

先是劉豫訪得彥舟母妻及子厚給以祿使其舅盧某持書招之

彥舟乃有叛意未發會報權邦彥入樞府彥舟與之有隙心不自

安時韓世清既伏誅而韓世忠連破湖湘群盜順流東歸彥舟疑

其圖已遂決策叛去幕客長洲王玠諫曰總管被命鎮撫三州任

優祿厚豈可負朝廷恩自陷不義彥舟不聽玠再見遂面罵之彥

舟怒殺玠引所部降劉豫其統制官陳彥明不肯北去與統領官

武翼郎郭諒率衆千餘詣知江州劉紹先降詔進彥明二官與諒

並為都督府准備將仍賜勅書獎諭 趙姓之遺丈彥舟將行出左

恐為行軍所擾彥舟臨行對官屬言無負朝廷之意所以反者蓋

疑權邦彥也至先畧棄甲仗器械不勝計乃歸劉豫日歷今年四

月五日丙寅蘄黃鎮撫使孔彥舟狀得先州并定成縣縣用瑞年

號稱彥舟母王氏有狀稱相州人有宅子田園親戚兼稱母王氏

要取彥舟事伏念彥舟蒙朝廷非常之恩萬死莫報雖愚賤武夫

粗知忠孝不能兩立今來劉豫意在招誘所有光州并定成縣縣

已具繳奏乞照會有旨降詔獎諭按彥舟狀乃與江西安撫大使

姓之所云使其舅持書招之者不同今併附此 李回聞彥舟遁乃以本司右軍統領李玠以所部知黃州 九月己卯正差

癸卯左宣教郎明橐守監察御史橐長沙人也 朝奉郎知華陽

縣古洵直遷一官以元符上書押出故也於是集英殿押出黃定

等十七人皆進官一等內選人改京官

甲辰左中大夫翟汝文依舊致仕免謝辭上既詔汝文出守而言

者復奏汝文方春而來遽竊公輔之寵及秋而去不顧國家之急



望誅其避事之意復令致仕故有是命江東安撫大使李光言  
近緣朝廷除呂頤浩都督八路諸軍偽地震恐遂殺言八月金人  
分道入寇此固不可慮也專任大臣亦措畫凡諸處探報云送  
頤浩與臣覈實聞奏今王彥先盜擾壽春滋長不便臣使頤浩至  
建康首議過淮若頤浩病勢未減臣當送還五六千人召募敢死  
之士身自請行若止遣兵將萬一失利遂使敵人得以窺伺愈無  
忌憚詔光申督府措置不須躬親前去初樞密院計議官王大  
智請造戰車詔工部侍郎韓肖胄董視是日大智以所造霆擊車  
各一乘進呈上觀于內殿既而車不可用罷之

乙巳詔簽書樞密院事權邦彥兼權參知政事

丙午遣殿中侍御史江濟尚書度支員外郎胡蒙點檢劉光世軍

中將士告帖具每月合請錢糧寔數以聞時都督呂頤浩至鎮江

而軍中告之頤浩言光世軍月費錢二十二萬緡除取撥鎮江一

郡財賦外朝廷已應副其半望令臺部堂各一員考究如有闕數

乞盡行支降如無闕數亦乞行下光世照會故有是旨熊克小歷載此事殊

失本旨蓋頤浩疑光世軍中詭名冒請者多錢糧初不足非謂以錢而乞朝廷應副也今依元奏刪潤附入直龍圖

閣知鼎州程昌寓降充直秘閣坐嘗劾樞密院編修官王鈇在紹

州棄城不實也

戊申輔臣進呈大理少卿李曠論太祖皇帝明謹獄事上曰此太

祖皇帝德澤也朕敢不遵承每於庶獄奏讞未嘗不致慎亦未嘗



送下公事恐獄吏觀望鍛鍊人罪權邦彥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上然之中書舍人兼侍讀胡安國試給事中起居郎修改  
局參詳官胡世將起居舍人王昂並試中書舍人右司諫方孟卿  
權尚書兵部侍郎太常少卿王居正試起居郎尚書司勳員外郎  
張燾守起居舍人左司員外黃龜年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  
事禮部員外郎林待聘兵部員外郎樓炤為左右司員外郎時安  
國在道未至也昂以疾不拜後二日改徽猷閣待制知台州尚  
書屯田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曾純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左宣教郎江端友守尚書禮部員外郎御史臺檢法房晏敦復守  
祠員外郎敦復初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辭不就故特命之時祠部  
郎官向宗厚奉神御于永嘉論者以給降度牒增多權官不能發  
察由是二員並置起復翊衛大夫福州觀察使劉光烈帶御器  
械先烈光世弟也

庚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祖宗故事許令館職兼在京鑿務官所  
以蓄養人材自今劇曹郎官并繁冗局務有關乞於館職修計議  
刪定官太常丞博士國子監丞內隨才送差亦可試其能否從之  
自是職事官復權郎矣

壬子參知政事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孟庾以平寇功進二官為  
左通議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吳表臣為左  
司諫左朝奉郎沿海制置司參謀官林師說權尚書兵部員外



郎往福建起發海船

癸丑左朝奉請郎李健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初復提舉官也

甲寅詔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令赴行在奏  
事初頤浩甫出師而其前軍叛去又聞桑仲死頤浩不能進遣參

謀官傅崧鄉以所部之建康因引疾求罷上手詔封還所上章頤  
浩復乞祠乃命還朝以崧鄉權主管都督府職事 保義郎統領

光州石額寨忠義人兵張昂以保境有勞進一官陞閣門祇候

乙卯上謂秦檜曰周宣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近設修政局令百官  
條具利害甚善所為修車馬備器械外攘夷狄之事卿更宜講求  
檜曰臣敢不奉詔 詔以辛企宗所部神武副軍隸湖廣宣撫使

李綱仍趣令之鎮 是日福建江湖宣撫司前軍統制官解元後  
軍統制官程程振以所部入潭州屯於子城之內新知福州李宏  
稱疾不出夜宏中軍由恩波門以遁元遣將李義追擊之翌旦元  
盡拘宏舟楫之在江臯者引兵至寨中見宏計事因悉其兵械以  
歸世忠即以宏為宣撫司統制時朝廷始聞馬友死以敕書勞宏  
而宏已執矣

丙辰詔江東大使司水軍統制張崇耿進所部兵七千人舟千五  
百權隸韓世忠

丁巳尚書考功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張甯升左司員外郎左  
宣教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朱震為司勳員外郎 左奉議郎知嘉



興縣施鉅為御史臺主簿鉅歸安人沈與求所辟也 直秘閣知  
秀州秦梓主管臨安府洞霄宮 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請本造  
軍器赴朝廷呈訖置庫椿管下戶部支物料價錢許之凡全裝甲  
一副費錢三萬八千二百馬甲一副費錢四十千一百弓一費錢  
二千八百弓矢百費錢七千四百弩矢百費錢六千五百提刀一  
費錢三千三百應設一費錢六千五百皆有奇凡鑿甲一副率重  
四十有九斤此其大畧也

戊午詔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各委漕臣一員措置出賣官田 是  
月偽齊大雨劉豫以為德政所感使其子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  
代謝于相寺上清太一宮有孫肇者濟南人嘗為麟府屬累遷尚  
書吏部侍郎出知棣州會大旱偽庭以蕃法祈雨執肇坐於烈日  
中汲水數桶更互沃其體遂得疾死 此事據夷堅志不得其年因謝雨附見 偽宣

奉大夫守尚書右丞相張孝純告老遷觀文殿學士銀青光祿大  
夫參知機務戶部尚書兼權門下侍郎張昴權右丞相兼門下侍  
郎尚書吏部侍郎鄭億年為開封尹成忠郎許青臣主管殿前司  
公事 是夏金左副元帥宗維之白水泊避暑試舉人以詞賦得  
胡礪以下先是試之日宗維立馬場中呼舉人之年老者諸生不  
諭其意爭跪于馬前宗維据鞍以鞭指麾俾譯者諭之曰汝無力  
老奴婢胡為應試使汝能文章則少年登科矣今苟得官自知日  
暮塗遠必受賕為子孫計否則圖財假手何補於國我欲殺汝又



念汝罪未著姑聽終場儻有所犯必殺毋赦諸生伏地叩頭愧恐  
而去是舉也宗維諭主司勿取中原人礪礪州人與知制誥韓昉  
善用燕山貫得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秋七月己未朔蕪湖縣進士韋許為迪功郎以其獻書籍也

庚申直寶文閣知桂州許中令再任曹成之犯廣西也中嘗率兵

與岳飛會詔錄其功進職二等至是又任之

中進職在六月丁巳

辛酉御筆福建州縣盜賊焚劫之家悉指其田稅先是德音蠲免而有司以為著令不過三分上欲實惠及民繇是申命

壬戌復置湖北提舉茶鹽司

癸亥勅令廣西經畧司以鹽博馬其後歲撥欽州鹽二百萬斤與



之 左承事即公海制置司參議王安道充樞密院計議往淮東措置海道秦檜引之也 初江東安撫大使李光奏小臣臣翟慶賀仲堪為宣州兵馬監押如有已差人亦乞從今果所辟施行詔並特添差甲子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臣嘗怪近日帥守監押辟官往往不知尊朝廷必欲直衝吏部已差之人雖以李光之賢亦且為此朝廷既不能奪吏部已行之命又不能違藩鎮辟置之意則不惜以添差與之臣未知其可也今州縣添差之官以祖宗舊額較之殆三四倍生民安得不重困朝廷姑息藩鎮可謂得已而已者也願罷慶仲堪仍下吏部措置每州縣添差不得過若干員以寬民力從之令修政置局措置 罷福建提舉市舶司依舊法令憲臣兼領以每歲海舶不至虛費官吏廩祿故也

乙丑給事中胡安國入對上曰聞卿大名何為累召不至安國再拜辭謝進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是非毀譽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



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覈實而上十有五篇付  
宰相參酌施行先是安國為時政論二十篇以獻其論定計畧曰  
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  
捺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及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  
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建康有可都者五不宜  
數動與敵人逐水草無異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  
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不可易者論正心謂  
在先致其知而誠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學願更選正臣多聞識有  
智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強弱將  
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願強於為善並新厥德使

無曲失可得指議論宏度謂人主以天下為度不可以私勞行賞  
私怨用刑論寬隱謂創業興衰之君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  
之士以礪其節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戎內拂貪殘之賊與悍驕  
不可使之將讒說殄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其大旨如此  
至是又申言之安國又有制國論已附紹興六年四月甲申張浚  
言運米至荆南之後曩實論已附李綱復官時  
時上欲講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安國言今方思濟艱難  
豈宜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人之經上稱善安國因薦司勳負外  
郎朱震

丙寅詔靖康勤王京城守禦應緣方臘及直達綱賞靖康以前御  
筆指揮明受可行事件并淮南州縣官建炎已前元不離任靖康



以前鹽課增剝等賞自今並不許陳乞以言者論其為濫也

此所謂明

受可行事并申取朝廷指揮不知以何月日降旨日歷未見可附建炎三年四月辛亥

丁卯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福州從所請

也上曰福建盜賊之後要在拊循凋瘵用守為宜初偽閩以八州之產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給僧寺道觀中下等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守福始貿易以取貲守與士大夫謀為實封之說存由上等四十餘剝以待高僧餘悉為實封金多者得之歲入不下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時實便之

此以紹興二十九年閏月甲子朱倬所奏修入

起居郎王居正充右文殿修撰知婺州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嘗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及拜相所言皆不讎居正見上曰

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始恨之通侍大夫温州觀察使神武

右軍統領官張翼卒以嘗有斬馬柔吉功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戊辰右朝奉大夫王昉提轄行在權務都茶場昉映弟也

已已上謂輔臣曰比來臺諫論駁多涉細事意其沽敢言之名朕謂宣和間言事者少千百中無一今朕盡令人言不問踈遠所以人人敢言秦檜曰陛下聽言臣下所以敢言臣亦嘗謂胡安國凡有論駁當務大體若或細事第可申朝廷改正江西安撫大使司奏孔彥舟北遁詔趣岳飛移屯江州左司諫吳表臣言風聞偽



齊於京東路每戶科麻七斤或者恐其以繩維舟謀濟江之計今  
沿江津渡皆當為備就中采石江稍狹而水緩鑿之往事備禦尤  
當嚴密樞密院勘會已令韓世忠屯建康府岳飛屯江州防托江  
道詔送沿江諸帥 武翼大夫寧州刺史翟琮起復河南孟汝唐  
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琮告父喪于朝故有是命日歷琮此日奏  
而明年五月丙辰捷奏乃止稱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仍帶權字  
朝廷除觀察使告命亦止繫副使銜八月乙未李橫奏琮到襄陽  
始稱遙刺或是因起復轉官而道梗未嘗受命  
至襄陽乃得告也今附注此當求佗書參考

庚午詔湖廣宣撫使李綱速往潭州置司時綱引兵至吉州須犒  
軍物而權貨務官不時與綱械繫之先是韓世忠軍士留其家於  
廬陵江西轉運副使韓球聞命即輟所椿世忠錢糧以勞軍既而

軍儲不繼世忠之軍婦皆憤伺球出狙擊之裂其衣巾球走得免  
綱之乞錢糧也得旨孟庾韓世忠班師日所餘錢糧並留與綱綱  
劄下吉州增依奏二字球以佗郡所受不同審其故綱怒劾球事  
下安撫大使李回覈實其後回言錢糧官高公惕不時給散致世  
忠軍士邀球自言公惕坐免官事遂已綱乞錢糧事已見今年五  
月丙子著此為劉棻劾綱

增益制書張本公惕  
今年十月庚戌免官

辛未左宣教郎湖南提點刑獄公事呂祉加直祕閣直顯謨閣知  
柳州趙不群進職一等先是湖南盜胡元奭作亂祉檄統制官韓  
京吳錫破之及曹成為岳飛所破進犯柳州不群堅守不下秦檜  
言湖南盜寇以來州郡多至失守請褒賞二人而劾賀州守禦官



之罪時知賀州直祕閣劉全已罷去以全六月甲午許仲劾罷言者謂賀州當湖廣要衝乃賊所必攻之地而憲臣未嘗臨按守禦豈不失職况偏遠小州以數百殘弊之卒當豺虎百倍之師岳飛銳旅猶墮其計而簽判以下皆責以不能守禦豈不過乎望下漕司寃實然後施行庶幾賞罰當而軍政修於是提點刑獄宋考先已從辟為孟庾參謀官事竟寢

癸酉上諭秦檜曰內諸司可省者令修政局條上檜曰此盛德事也大觀宣政間屢省冗費終不能行今斷自淵衷誰敢不聽時有議廢修政局以搖檜者檢討官尚書右司員外郎林待聘聞之上疏言陛下即位六年更用八相而績用弗著者此無他人無常責

而各有心則治何以立今廷論猶前日也積弊宜更則樂於循故冗濫當裁則惡於損已臣知修政之舉廢則亦翫歲愒日而已監察御史劉一止亦言陛下閔宿蠹未除念頹綱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置司講究德至渥也會未聞有所施行恐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也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害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失士君子之心若無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之心得百姓士君子之心何病焉願審其利害當罷行者斷自聖衷勿貳勿疑則事之委靡不振者舉矣二人上疏不得其日因上語附見一止以此月甲戌遷左史恐緣上此疏也今附於未遷之前俟考

甲寅給事胡安國進燕侍讀給事中中書程瑀中書舍人陳與義



井蕪侍講上令安國蕪讀春秋仍諭以隨事解釋不必作義朕將

咨詢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易之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

莫大於學問寬也者所以居是學問者也仁也者所以行是學問

者也學則必有思思則必有疑疑而問問而辨辨而明明而廣大

昭徹與天地等得失是非不能為之亂賢否思佞不能為之惑欲

帝而帝欲王而王惟所擇而用之無不如意夫是之謂君德堯舜

禹湯文武之所以汲汲也仰惟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當艱難之

初萬幾之繁日不暇給而留神六籍退託不明申命講臣無為義

與堯舜禹湯文武相望於千百載之上也

止試起居即一止在臺中嘗言人材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銓

選朝士入而不出在外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

復為州縣官皆僥倖不塞之故又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做劉晏法

於瀕江置司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村皆置義倉以備水旱及增

重監司轉運副使提點刑獄皆以嘗任侍從官為之所言雖不即

行後多採用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石司負外郎

劉棐並充修政局檢討官省淮東提刑司以其事歸提舉司

樞密院計議官薛徽言論明州湖田利害詔上田稅每畝增租為

四斗以其所增與下田對豁中等田如舊內低下處復廢為湖徽

言永嘉人也

丙子詔自今未經審量人不得舉辟及權攝職任犯者官司及被

差舉人並以違制論言者以為近來惟到部人方預審量其冒濫

贓污之人避免到部皆在諸處干辟既無進身之望何所不至故

有是命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



賊開塹設伏以拒官軍

丁丑詔兩浙漕臣梁汝嘉措置鎮江府縣酒稅務以其錢助劉光世軍費 右宣教郎知無為軍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為控扼外以淮甸為之藩籬又必措置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然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不可舒廬滁和良疇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舟車之法以輕捷為上彥恢所制飛虎戰艦傍設四輪每輪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又有神武戰車下安四輪略同飛虎頂張布帷以避石矢傍斜衝擊其用如神又有拒馬車一人之力可以轉用比之蒙衝偏箱鹿角此尤至要淮西良疇不可以數計不須朝廷給本祇以有無相濟併力營田計其戶口什一養兵則淮西可守矣如計令彥恢招兵教習只乞那融淮西數州財賦可足舟車之用及以數州秋成所得那融營田可足兵食之費萬一今秋虜人長驅入寇及盜賊猖獗彥恢當以此舟車摧鋒陷陣以此士卒斬將搃旗以此種蒔飛芻輓粟保守淮疆決無踈失詔彥恢就本軍措置

戊寅提點江浙京湖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王喚言鼓鑄之本錢乞借支浙鹽五千袋令本司販賣及借留上借錢十五萬緡為回易本錢都省言借鹽有妨商販乞借上供錢從之舊制鑄本以二廣五分鹽息錢自鈔發行所得甚薄故喚以為請

三月二月  
丙午罷借

武



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主管廬壽鎮撫司公事王亨進秩一等以  
收復安豐壽春縣花鰲鎮故也初壽春既為偽齊王彥先所據江  
東大帥李光欲出師而朝廷不從呂頤浩言壽春本治淮南國初  
方移治下蔡今賊不能守得之亦不能城不若遣兵二千逐安豐  
霍丘壽春之寇使之過淮且於壽春寄治府事如此則在我可省  
轉輸又足以示敵人不過淮之信詔督府措置此月會偽齊兵退  
亨遣敦武郎羅興往戍其地因是得遷光又言和州鎮撫使趙霖  
知濠州寇宏知六安軍謝通皆有守禦之勞並進秩一等既而傅  
崧卿又薦霖宣力於朝乃復霖直徽猷閣三人遷官在八月癸  
巳霖復職在戊戌  
已卯呂頤浩自鎮江入見庚辰頤浩言金人頃犯建康初自北岸

掠小舟數十而濟既至南岸恣行掠船濟渡軍馬其取和州渡江  
亦然欲令江北諸渡自九月朔日惟於緊要渡口量留舟一二以  
備轉送舟楫文字餘舟皆泊南岸至十月朔日以後大江更不得  
通行應公私舟船悉令於南岸深港內隱蔽如違篙稍並行軍法  
俟過防秋如舊從之 是日韓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  
劉忠寨而屯先是世忠既移屯乃奕碁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  
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  
問世忠曰我也蓋已諜知賊中約以我字為號故所疑遂周  
覽賊營而去出喜曰天賜我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  
拔柵前行而潛令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於山上朔旦辛巳世忠



親率選鋒及前軍俱進暨戰所遣卒疾馳入其中軍望樓植麾張  
蓋賊回顧驚潰大敗遁去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  
皆為世忠所得始世忠之出也宣撫使孟庾以師久勞止之世忠  
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至是卒如所料熊克小歷載此事于今年  
二月蓋不知世忠軍日  
也克又云忠投劉豫徒中新其首以降益誤矣蓋趙確撰世忠  
碑所書如此其實忠以七月走淮西九月在蕪陽為解元所敗乃  
走偽齊明年四月始被投也  
克不深考今各附本月日

辛巳詔呂頤浩日下赴都堂治事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朱勝非  
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頤浩薦勝非蓋以傾秦檜也 州進士

李寀挈家來歸詔賜錢百千 故右承議郎鄧考甫贈直龍圖閣

考甫臨川人元符末應詔上書言新法必亂天下坐削官羈管年

八十餘而卒後三年復官其曾孫一人考甫上書邪上尤甚第一  
一筠州羈管黨籍餘官第

六十七人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謀官權主管本府事傅崧卿請遂

路應統兵官大小將帥及本府元留下人馬並聽節制行移兵將

官及屬部仍用劄子除江東一路事務與李光會議外餘路並令

諸大帥依元得便宜指揮施行從之崧卿之至建康也右承奉郎

通判府事吳若以衫帽見之崧卿訴于朝若坐敗秩 自葉濃之

亂而福建監司皆聚於福州言者以為建劔汀邵四州習俗强悍

盜賊屢作漳泉興福號下四州其民怯弱少有為盜者每聞寇作

監司首為逃避之計按部漳泉去賊逾遠群克益無所憚乃詔漕

臣還治建州 詔淮浙煎鹽亭戶全免役用戶部侍郎提領權貨



務黃叔教請也 右朝請郎陳堯臣主管亳州明道官 初浙西

安撫大使劉光世奏統制官喬仲福靳賽等十三人防江有勞詔

進一官許回授至是光世辭兩鎮之節復為之請上命特與轉行

給事中程瑤言將帥取必其流將不可收命令數改其弊將不可

振望令尚書省籍姓名後若立功優加賞典於體為便詔以章示

光世其後瑤罷去仲福等卒遷官

仲福等遷橫行在九月癸酉

甲申呂頤浩言朝廷近置沿海制置司最為得策然敵人舟從大

海北來拋洋直至定海縣北浙東路也自通州入料角放洋至青

龍港又沿流至金山村海鹽縣直泊臨安府江岸此浙西路也萬

一有警制置一司必不能照應望令仇愈專管淮東浙西路別除

制置使一員專管浙東福建路從 時江北士大夫多避地嶺南

者上聞之詔帥臣監司優加存卹 勒停人林杞以擅殺張政事

訟于御史臺御史中丞沈與求等言杞之情節終有可矜乞行政

正詔杞叙奉議郎

乙酉詔武臣試換文資權令住罷以右正言吳表臣言天下危注

意將近聞武臣欲趨秋試者甚衆蓋有舊係舉寄名軍中者又有

規免試弓馬及出戰短使者以武換文非今日事乞俟邊事寧息

日施行故也 詔自今臨安府遺火止令馬步軍司及府兵救撲

仍預給色號佗軍非奉御前處分者毋得擅出營

丙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試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 尚書戶部



侍郎兼侍讀提領權貨務兼修政局詳定官黃叔教試戶部尚書

試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岳禮與權兵部侍郎方孟卿兩易

祕閣修撰都督府隨軍轉運使姚舜明權戶部侍郎 殿中侍

御史江躋守侍御史 躋之除日歷不載題名在七月必以沈與求出臺故也今附此 初宗正寺

所掌四書曰玉牒曰仙原積慶圖曰宗藩慶繫錄曰宗枝屬籍玉

牒如帝紀而特詳於國書中最高為嚴重建炎南渡舉四書而逸於

江澣丁亥太常少卿兼宗正少卿李易請編次玉牒從之 五年六月丁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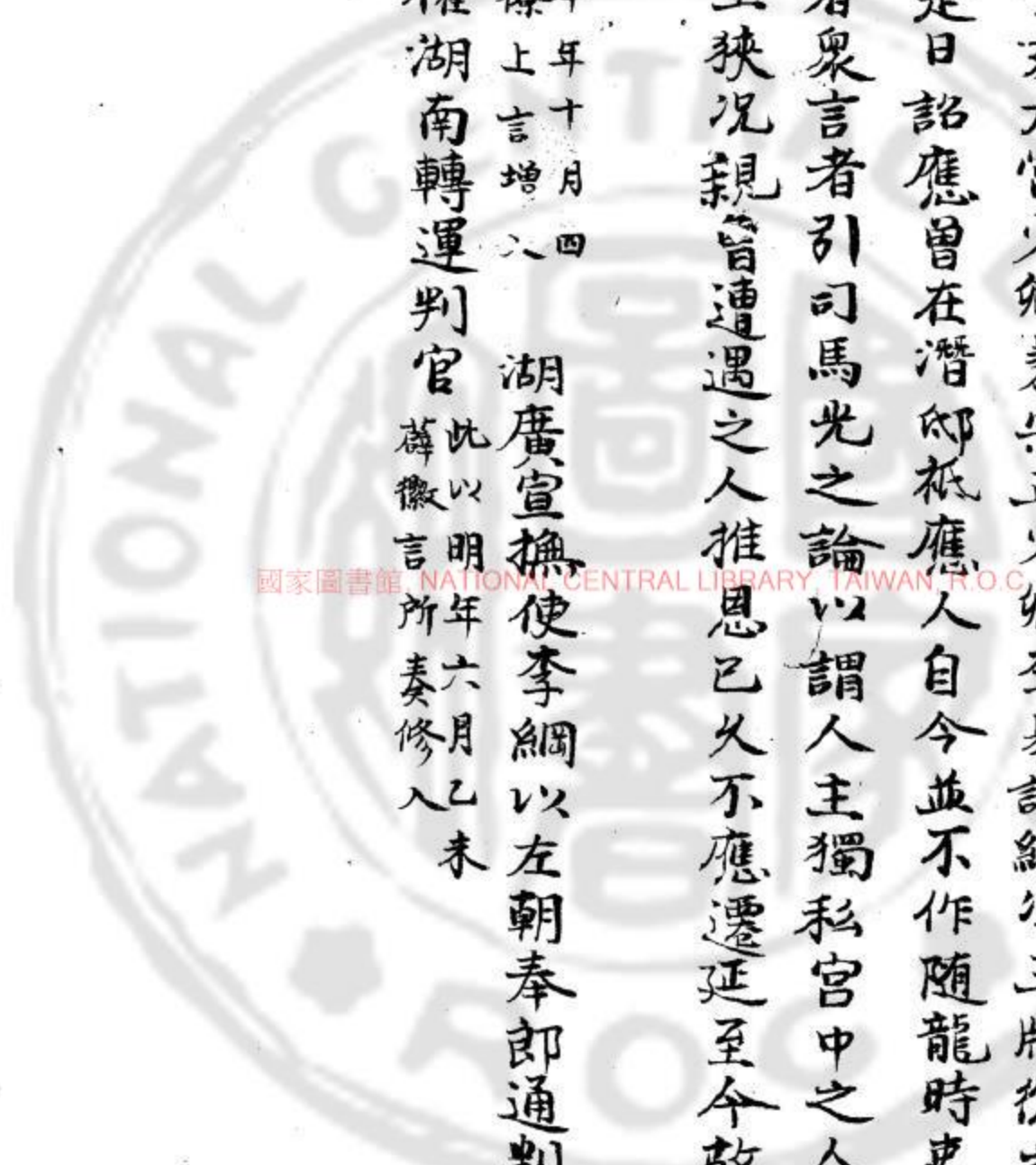
進 呈 是日詔應曾在潛邸祇應人自今並不作隨龍時史士攀援

推恩者衆言者引司馬光之論以謂人主獨私宮中之人則所與

親者至狹况親嘗遭遇之人推恩已久不應遷延至今故有是命

此以今年十月四日臣僚上言增入 湖廣宣撫使李綱以左朝奉郎通判全州趙

志之權湖南轉運判官 此以明年六月乙未薛徽言所奏修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七



紹興二年八月庚寅

按是月戊子朔

上諭輔臣曰今巨盜悉平年穀豐稔

天意可知假如寇或南來避與不避策將安出呂頤浩曰若盡遣諸將向前廣為備禦寇豈能便渡江但當先為定計以待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也起居舍人張燾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賊撫養家屬以繫其心資之財本或使為商或為伎藝以混其迹庶得其誠心盡其死力凡敵人動靜皆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有備彼尚安得出吾不意以輕犯吾行闕如前日詔以付都督府及沿

宋 李心傳 撰



江諸帥 右宣義郎通判興化軍劉子暈主管建州武夷山冲右  
觀子暈齡少子有學行以毀瘠不堪吏責棄官去讀書武夷山中

左從政郎魏良臣為勅令所刪定官

良臣初除密編  
避諱改刪定

壬辰參知政事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庾兼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  
軍事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復知紹興府先是呂頤浩自江上還欲  
傾秦檜而未得其要過平江守臣席益謂之曰目為黨可也然黨  
魁在鎖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乃引勝非為助故以勝非同都督  
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  
附會馴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南狩倉黃國執爰爰凡下詔  
令當本至公以收潰散之情異安天步乃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

訐其子孫皆得叙錄淪滅三綱天下憤鬱若謂事由潛善已不與  
知此大事也亦可從乎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  
父以此三事觀之勝非忠邪賢否斷可見矣方今敵偽交窺不忌  
東向沿江都督極天下之選人得失係國家之安危深恐勝非  
上誤大計上親劄諭以用勝非之意且謂昨逆傳作亂而勝非卒  
調護於內使勤王之師得以致力矧今諸將皆同功一體之人必  
能為朕克濟事功丁寧雖至而論者未已侍御史江躋亦奏勝非  
不知兵是日安國入對因論京都圍城中人乞再行遣仍薦李綱  
可用上問安國所以知綱安國曰綱為小官宣政間敢言水災事  
上曰綱固以此得時望然嘗用為宰相矣如綱昔擁重兵解太原



圍與官屬只在懷州相去千餘里網多掠世俗虛美協比成朋朕  
今與以方面於網任亦不輕翌日上以語輔臣願浩曰朋比之風  
自蔡京始靖康伏闕薦綱亦本其黨鼓昌乃至殺戮近侍莫可止  
過此風不可再也

癸巳提點鑄錢司言江池殘破遠涉大江乞權就虔饒二州併工  
鼓鑄許之舊制江池饒建四郡歲鑄錢百三十萬緡以贍中都州  
二十四萬池州三十四萬餘饒州四十六萬餘建州二十五萬餘共役兵三千八百餘人其後皆不登此數至  
是併廣寧監於虔州永豐監於饒州是歲鑄錢纔八萬緡順昌  
盜余勝作亂左承議郎通判南劍州王元鼎督兵將捕殺之詔遷

### 一官

甲午詔韓世忠蕩平諸寇連奏大捷已加優擢其告內外諸軍統  
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先史冊時言者以為今日理財  
治兵最為急務如鎮江建康江湖皆以大帥總重兵又命宰執都  
督諸路措置規模已漸可觀望陛下乘此機會更遣侍從官提振  
江上與大將周旋於金鼓矢石之間同力捍禦詔侍從官願行者  
聽於是給事中胡安國言提振者提領振舉之稱必有事權乃可  
今長江表裏悉命宰臣都督執政權領次則有宣撫劉光世在鎮  
江韓世忠在建康侍從官皆往詣軍前若只遵約束即為虛行若  
別授事權又非特命宰執專制闡外之意况人主近臣入則陪侍  
出則扈從今遠去觀闕誠非所宜以臣所見其說不可用也給



事中程瑀論事不合以親老求去罷為龍圖待制知信州給事中  
胡安國言今國執未安朝廷微弱所賴以振頹綱消隱患者衆君  
子耳如瑀志節特持議論剛正有補於時蓋知臣莫若君不待臣  
言而後諭也陛下將多士圖回萬務共濟艱難憐瑀之私處以  
便郡使養其親為瑀計則厚矣其為陛下計無乃失乎况瑀兄弟  
數人居侍奉鄉邦非遠安問易通移孝為忠於義無關詔瑀今  
日下依舊供職 詔江東西福建路帥憲臣同共措置石陂軍賊  
限一月須管勦盡先是石陂卒饒青姚達等作亂湖北安撫司後  
軍統制官顏孝恭掩殺達統領官徐慶射殺青其徒李寶等走梅  
州境上既又聚衆千餘復作亂椎埋建昌汀邵間守臣朱芾以聞  
時神武前軍統領官申世景屯邵武孝恭屯建昌猶不能制左司  
諫吳表臣奏兩路憲臣互相推避不肯專一措置故命帥憲六人  
督捕樞密院又請降旗榜招安 近歲官吏坐贓抵死之人率皆  
貸配故犯法者滋多至是錢塘縣吏樂振受賄當死詔論如律其  
徒始駭懼大理寺丞姚焯因請以振刑名頒下諸州從之 詔通  
進司令檢正官檢察用黃龜年請也

乙未皇伯寧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話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輟一  
日朝 言者論羅編伍之民累蕃寇讖其伎能往往保社相  
聯乘間邀擊賊不敢犯今教路分屯沿海設備縱有百萬精銳之  
師亦不能徧給儻能激勸土豪使之訓習數年之後兵民之勢既



成即黥刺之法可以漸變詔諸州守臣隨鄉土之宜措置

丙申左司諫吳表臣言時方艱危州郡獲全者無幾正賴賢守以循撫之望用藝祖漢宣帝唐太宗明皇故事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代歸赴闕者並令引對一則明示朝廷謹重郡守之意使之盡心二則可以揣知其人賢否與其才之所堪從而褒黜三則自外來者可詢其所以為政與民情風俗之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輔臣進呈上曰郡守民之師帥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從之詔釐務官並免轉對竢來年三月取旨宣撫處置使張浚奏知興元府王庶與陝西都統制吳玠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彥皆以職事不相協和深恐有誤國事臣以便宜將庶與知成都府王似兩易其任庶幾將帥一心相為犄角併力合謀以定興復從之時庶已得罪而似既還成都朝廷蓋未知也

戊戌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是日呂頤浩進呈勝非還任上曰勝非入相三日值劉苗作亂當時調護有功朕豈不知近因罷歸都督士人疏論勝非功甚多惟一二臺諫不與可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蓋頤浩必欲引勝非故有是命頤浩恐胡安國特錄黃不下特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書行安國言由臣愚陋致朝廷過舉侵紊官制隳壞紀綱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待罪五旬毫髮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其處劉苗之時能



調護聖躬即與向來詔旨責詞是非乖異昔公羊氏以蔡仲廢君  
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  
謹於此自建炎改元凡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  
成大非君父之便臣蒙睿獎方俾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  
違經訓儻貪祿位不顧曠官縱臣無耻公論謂何不報遂卧家不  
出 詔選人充樞密院計議編修官到任一年進士通理四考餘  
人五考並與改京官 初命沿海州軍籍定民間海舟每縣分為  
三番各當一年周而復始其當番年分而輒往陀路者抵罪拘其  
船入官論者以海道頻年籍客舟犯隘失業者多故有是旨 顯  
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董正封卒正封耘叔父也

己亥呂頤浩奏謀報敵中造舟簽軍若果侵犯其山東江北人豈  
有戰心如使劉光世張榮設伏兵於承楚要害地邀擊可以大破  
賊衆上曰可招可擊秦檜曰不戰何以休兵上曰朕觀自古中興  
之主何嘗坐致成功 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言自古盛王雖用  
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  
王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位太保俾齊侯  
呂伋以虎賁百人逆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兵  
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勲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  
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本朝鑒觀前代命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  
間舊規猶在及至高侉得用軍政廢弛遂以夷陵陛下嗣承寶位



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單少豈尊君疆本消患預防之計也伏望考祖宗選擇禁旅之法修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詔三衙措置孔彥舟之叛也尚書考功員外郎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雱坐久在彥舟軍中責監興化軍商稅至是傳其官英州羈管詔大理正斷刑治獄丞七員並堂除以吏部員外郎劉岑言逐闕資望甚高異時郎曹理卿之選元豐年雖係部闕見今久無應格之人故也

庚子給事中程瑀言孟庾同都督之命物論良以為允然已迫防秋乞不俟其奏事趣令開府庶合事宜詔庾同韓世忠總大兵至建康訖赴行在奏事尋詔庾更辟官屬事從便宜自世忠以下並節制入內東頭供奉官鄭謨還所寄資為武功大夫英州刺史帶御器械謨頗能書上命書盤庚无逸詩之車攻篇孝經孝治章列于左右嘗以諭輔臣

辛丑左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緊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是也惟此七渡當擇官兵修器械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或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略為之防足矣又十郡之間地不過三千餘里有一州占江面五百里者有占百餘里者遠近多寡勞逸大不均如七處渡口外且每縣分定百里



專令巡尉守之則力均而易守詔以付沿江守帥 初命尚書倉部員外郎成大亨等四人催督江浙諸路夏稅物帛而使者以趣辦為功至有五月初已到行在論者以為擾民於是前所降州縣催督官吏及受納管押等官推賞指揮並罷日乙酉在二月二十三中書言東南州縣鄉兵多因私置紙甲而嘯聚作過熙寧編勅令有若私造紙甲五領者絞乞著為令從之

癸卯上出所書孝經以示輔臣 初置宰執已下待漏院於行宮南門之外 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言通問使朝奉郎王倫還自金國始朝廷遣人使敵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如倫及朱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邵孫悟輩皆為所拘既而金

左副元帥宗維在雲中遣都點檢烏陵思謀至館中具言息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須使人往議宗維貽上書略云既欲不絕祭祀豈肯過於恠愛使不成國書語以王繪甲寅講和錄增入於是皓弁皆得以家問附倫而歸倫至東京與劉豫相見豫遣偽閣門宣贊舍人馬某伴押至境上光世以聞詔倫赴行在

甲辰詔武臣遥郡已上非統兵戰守者並依靖康指揮減本俸之

半靖康元年二月癸亥減三分之一七月辛未又減四分之一內管軍及宗室節度使月廩權

依六曹尚書丞宣使依侍郎觀察使依給舍防團依郎官例支破戶部申明諸路總管鈐轄已下雖號兵官坐請俸給即不應全支從之 初命浙西大帥劉光世屯銳兵五千于維陽光世以乏糧



為詞不奉詔言者屢奏趣之給事中程瑀亦言三國東晉雖各保  
長江實宿重兵於淮南今光世未移兵渡江誠恐真揚楚泗見屯  
不多賊眾或渡淮則淮南為所蹂躪江浙必震時光世方遣人按  
行宜興湖泚之間以備退保護者恐搖人心請令光世拒險抗賊  
詔以章示光世光世卒不為之遣也論不當退保在此  
月丙午今聯書之

乙巳德安圍解李橫自夏來圍德安未嘗攻城會戰惟於城之西  
北隅造天橋成填濠皆畢乃鼓眾臨城鎮撫使陳規率軍民乘城  
禦之規坐城樓為砲折其足指容色不變圍益急糧餉不繼諸將  
請殺牛以代軍食規曰殺牛代食事窮矣因出家財以勞軍士氣  
益振孝感令韓適來告曰縣有粟百斛路梗不能通會大風雨規  
命乘勢呵殿而來賊軍疑其有神卒不敢擊規以書求援于朝未  
報橫遣人來願得府之妓女而罷軍規不可諸將曰圍城七十日  
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眾不亦可乎規曰使橫即退是我以婦人  
求和况得之而未必退乎卒不予時橫填壕不寔而天橋陷規以  
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其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倏忽皆盡  
橫拔寨遁去先一日詔以橫及隋州李道鄧州桑立不受偽檄各  
盡二官後六日朝廷得規奏命江西大帥李回遣兵援之而圍已  
解矣規奏以此月庚戌至行在日歷李回申德安府八月十九日  
解矣解圍而趙姓之遺史在乙巳寔差一日蓋橫夜引兵還丙午  
乃覺之也  
今從遺史

丙午秘書丞李霽試監察御史



戊戌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罷安國以論朱勝非不從力求去勝  
非皇恐亦上會稽印走傍郡乞奉祠詔曰禮義不愆於人言而奚  
恤君臣無間於大體以何傷章十數上卒不許呂頤浩言於上是  
日詔安國屢詔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任  
以同都督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  
乃欲求微罪而出其自為謀則善矣百官相之又如國計何可落  
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右僕射秦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遂家  
居不出

已酉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尚書  
右司員外郎劉棻行右司諫頤浩用二人將以逐檜也

庚戌侍御史江躋入對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上不聽左  
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安國疾疾見君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  
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是日給事中兼侍講程瑀亦罷為龍圖

閣待制知信州自是臺省相繼出矣瑀之罷日歷不書按此月辛  
亥方閣權給事中必以瑀補

外故也今附此詔萬壽觀併歸景靈宮提舉官保靜軍承宣使高世則

令任便居住此以為秦檜當考汀州童子萬頃年十歲能誦經子書上

召見于內殿頃記誦如流自言能詩上指金唾壺為題筆閣不下

上猶嘉其敏命為文林郎仍賜名嚴中興聖政庚戌大理少卿張  
宗臣奏風塵未靜寇盜間作

州郡兵器廢消殆盡作院旬呈之法僅成虛文漕計闕乏不復給  
物料之直工匠散充他役今兵器關少將使數百疲卒束手臨敵  
此必不可宜行下諸路嚴責州郡九軍器物料速給其直工匠不  
許後監司察其減裂者帥司或大軍取索先足本州合用之數方



許給其餘詔從之臣留王等曰軍政之不修莫甚於會之郡目也  
郡國之有兵所以為民人社稷之衛今乃與皂隸雜處轉移執事  
之不暇未始一迹於閱武之場吏亦習熟見聞以或器為長物宜  
其所儲有名無寔而厯存者盡折斷爛尤可傳笑噫以甲仗名庫  
者苟欲備儀注而已耶則誠不必問儻曰民人社稷之衛在焉不  
可以無一旦不虞之備則安得置而弗憂宜太上皇帝以是而力  
責州郡也巡者聖上克遵成訓益勵戎昭中命諸道主兵官專任  
閱習凡器械之利蠹不備者皆有程督將繕治而一新之豈止於  
不虞蓋國家閒暇之時而能不忘舉此然後見聖人之政云

辛亥右承奉郎簽書桂陽監判官廳公事范寅秩以降詔諸盜李

冬至二等李冬至二初見元年二月戊辰詔進二官通判全州冬至二者起於且

章連犯湖廣數郡踰年乃平寅秩致虛子也南雄盜鄧慶鄧慶初見

元年六月甲午吳忠忠初見元年六月甲寅聚眾千餘州兵不能制守臣奏江西統

制官傅樞在南安軍去本州纔九十里願得其兵擊賊詔樞總兵

累年糜費錢糧未嘗立功當躬率所部兵討賊如敢逗遛重寘典

憲既而樞捕忠之黨劉軍一其餘皆平之傳樞擒劉軍一以紹興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田

如蠶乞推賞狀修入樞密院統制范溫以所部至東海軍溫在萊州福島

五年至是食盡遂與其徒二千六百餘人泛海來歸朝論嘉其忠

詔溫以舟師屯青龍鎮屯青龍鎮在九月戊寅降旨是日侍御史江躋左司

諫吳表臣並罷中書舍人陳與義兼權起居郎尚書都官郎中方

閻蕙權檢正諸房公事兼權給事中

壬子龍圖閣待制新知信州程瑀中書舍人胡世將起居郎劉一

止起居舍人張燾尚書左司員外郎林待聘右司員外郎樓炤並

落職與宮觀皆坐秦檜黨為呂頤浩所斥也自是臺省一空矣以此



胡寅撰其父安國行狀參修但寅云呂頤浩出羈等二十餘人以  
應天堯除舊布新之意恐誤蓋豈出在甲寅夜此時豈未出也朱  
勝非家傳云言路論公不知兵胡安國亦以其非所宜上怒與封  
駁者俱逐凡十三人以日歷考之胡安國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  
燾林待聘樓焯張覺潘特疎鄭朴陳淵與秦檜凡十二人此外更  
有楊愿王侏王喚王炳王守道五人而愿守道為計議官或通指  
此二人為十三而檜又

武功大夫柴春知楚州用劉光世奏也

癸丑詔職事官輪對已周復令轉對 右通直郎新江南東路提  
舉常平茶鹽公事王鈇罷坐秦檜親黨也 直秘閣知鼎州程昌  
寓復直龍圖閣賜銀合茶藥詔以昌寓對鼎累年屢以孤軍禦寇  
忠力顯著可復舊職仍遣內侍撫問昌寓為秦檜所黜故呂頤浩  
薦之 諜報金人欲犯川陝輔臣言關外已有大兵惟歸峽係川  
路後門宜屯重兵為備詔張浚措置

甲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秦檜罷為  
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檜與左僕射呂頤浩不諧頤浩既  
引朱勝非還朝復自內批今日赴都堂議事位知樞密院事上欲  
以逼檜會邊王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因劾檜專主和議沮  
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上未許  
前一日頤浩與參知政事權邦彥留身上前復言檜之短上乃  
召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密禮入對出檜所獻二策大略欲以  
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上謂密禮曰檜言南人歸  
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又檜言臣為相數月可使聳動天下  
今無聞密禮請御筆付院上即索紙書付密禮密禮退未至院而



麻制已成翌日制責檜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  
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聽之專  
更責寅恭之效而乃憑恃其黨排擯所憎豈實汝心殆為衆誤顧  
竊弄於威柄慮或長於姦朋檜既免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  
朝堂檜入相凡一年秦檜罷相事迹史極不詳其罷相制今洪遵  
所編中興玉堂制草亦無之王明清以為皆  
檜擅政時焚滅當有此理也能克小歷但云上召學士示以檜疏  
而不云有御札及榜朝堂今從趙姓之遺史按史學士所受御札  
後復取索則姓之所云不誣矣檜自辨奏云呂頤浩都督在外臣  
又奏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好求未幾邊報王倫來歸願浩  
欲攘以歸已獲朱勝非來朝此所云又與黃龜年劾疏全不同不  
知何故檜自辨全章尹而奪之位又出頤浩而專其權昌言二策  
秦檜何人哉既出宗尹而奪之位又出頤浩而專其權昌言二策  
可聳四方及上二策專為金計而自南北自北此何語也而斷然  
與天子言之王居正有言檜自請為相必驚動天下今設施乃止  
於是置修政局所修何政定欲奪同列之權宜乎曾統有何以局

為之訊也既而願浩視師還朝以傾檜御史黃龜年之論奏一行  
檜于是下章辭位矣考紹興三四年間國勢乍張而復沮敵酋既  
懾而復肆者秦檜禍也詔珍禽花木必入臨安諸門降徽猷閣待  
制新知台州王昂為私閣修撰主管江州太平觀亦以秦檜所引

故也 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提舉十閣分嘉國夫人朱氏  
薨朱氏開封人治平間自襁褓入宮建炎末從衛往江西數遭寇  
盜及是年六十餘而薨 夜四更夢出于冒上憂之命大官進素

膳中興聖政宰執言所次分野甚遠上曰今  
天象示謹朕敢不畏天之威也 天心之仁愛人君  
至出災異以謹告驚懼之者乃所以扶持而全安之也人君之得  
失蓋在此而臣下乃採占步之術或推之於鄰國或驗之於將來  
是以姑息愛其君者爾星文變異太上皇帝不問齊魯燕趙之分  
惟知側身以修省而迎臣乃以所次甚遠為言其得失果何啻天  
淵也



乙卯詔防秋屆期建康修火內可罷

丙辰上以星變諭輔臣修闕政 徽猷閣待制賈安宅落致仕試  
給事中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胡松年試中書舍人直秘閣主管  
江州太平觀趙思誠守起居郎尚書吏部員外郎王洋守起居舍  
人思誠明誠兄也 樞密院計議官楊愿罷先已召愿試館職及  
是斥之既而右司諫劉棐論愿初係右職出身乃令換武言者又  
論愿剛嘗匿母喪從林待聘求為給事中詔剛落職待聘自左奉  
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貴監柳州商稅久之愿自陳本上舍登第  
監察御史明橐亦論剛未嘗匿服求遷乃復令改正剛以五年正  
月癸亥得旨

改正同日待聘依赦與本等差遣  
愿以五年七月壬申得旨改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五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九月戊午朔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落職  
時言者論陛下憤中國之未振付檜以內修之事而檜不知治體  
信任非人不以寬大之政輔陛下仁厚之德乃以苛刻為務事圖  
減削過為裁抑人心大搖怨讟在路又引用程瑀等布列要路黨  
與既植同門者互相借譽與已者力肆排擯檜為宰相兼此二罪  
尚何俟而不譴之乎故有是命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秦檜之褫職  
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為移  
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仁伯之文也秦大憾之按此時  
謝克家以前執政領京祠不知制詞何人所作明清蓋誤也尚  
書左司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張覺金部員外郎潘特竦兵部



員外郎鄭朴樞密院計議官陳淵並罷以右司諫劉棐言嘗嘗遊  
蔡氏之門輕脫干進故也朴西安人與特竦皆秦檜所引故棐並  
斥之仍降淵三資與嘗皆黜監遠郡市征大理少卿張宗臣為  
尚書右司員外郎右丞奉即監諸軍審計司張汝舟屬吏以汝  
舟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也其後有司當汝舟私罪徒詔除  
名柳州編管十月已酉行遣李氏格非女能為歌詞自號易安居士

已未罷修政局以議者言修政所講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變  
故也龍圖閣侍制知溫州洪擬試吏部尚書徽猷閣侍制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鄭滋試尚書兵部侍郎詔雩祀上帝復以太宗

配用太常寺卿王居正請也舊以神宗配居正建議而禮部侍郎

趙子畫奏行之新除右司諫劉棐言監察御史李靄係親姑之

子同處言地豈得無嫌詔勿避初保靜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

平觀邢煥自忠州來朝復以為樞密副都承旨煥在遠方盡得其

山川險易比入對首陳川陝形勢利害請幸荆南訓兵以圖興復

上甚嘉之煥引疾不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煥初除日不見今因得祠遂書之

庚申直秘閣提點江淮等路鑄錢王煥右朝奉大夫提舉權貨務

都茶場王炳樞密院計議官王守道並罷坐秦檜親黨為御史黃

龜年所劾也

辛酉以彗星出赦天下應盜官物入已罪抵死者不赦內外臣庶

許直言時政闕失行在和糴軍糧自今並用一色見錢銀絹充糴



本免民間牛稅一年應盜賊嘯聚去處限十日出首免罪補官川  
陝豪戶輦運軍儲數多者與補承信郎至進義副尉陝西諸叛將  
許令自新前罪一切不問 朝奉郎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使王  
倫至行在上嘉其勞詔倫去國五年奉使有稱特遷右朝奉大夫  
充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倫言宇文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  
時虛中子右朝奉郎師瑗奉其母居閩中乃添差師瑗福建路轉  
運判官於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議當再遣使人以驕敵意

壬戌以左迪功郎潘致堯為左承議郎假吏部侍郎為大金奉表  
使兼軍前通問秉義郎高公繪為武經郎假武功大夫忠州刺史  
副之命倫作書與其近臣耶律紹文紹文九年七月為翰林侍制  
不知此時居何官故但云近

臣且附香藥果茗縑帛金銀進兩宮二后又減半又遺左副元帥  
宗維金二百兩銀千兩遺右監軍希尹及賜宇文虛中半之遺耶  
律紹文銀三百兩縑幣百匹而通問副使朱弁已下亦皆賜金三  
省勘問路由東京乃令頤浩作書以果茗幣帛遺劉麟熊克小歷  
云令宰執  
作書與劉豫蓋從日歷所書也按此時豫已僭號不應作書日歷  
紹興三年九月乙丑潘致堯狀元降信物內有退回物色劉大總  
管天淨紗等有旨並赴左藏  
庫寄收劉大總管即麟也致堯公繪各官其家二人賜金帛甚  
厚 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席益試尚書吏部侍郎尋兼侍講兼

侍講在  
丙寅

癸亥執政進呈胡安國請益衛兵上曰一衛士所給可贍三四兵  
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可修鞍馬備器械



乃為先務熊克小歷於此下書遂命楊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按史沂中今年三月己酉除中軍統制已兼帶矣非在安國建請之後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緇知紹興

府初置六部監門一員以右朝散郎新通判平江府董將為之秩比寺監丞即官有缺得兼

甲子直徽猷閣郭偉為淮西招撫使初江東大帥李光聞偽齊王

彥先於壽春鳩兵聚糧奏言廬州王亨濠州寇宏六安謝通兵力

單寡恐透漏過淮則大江之外盡入賊境乞兵五六千人并近上

文臣一員往廬州屯駐未及行光又言本司叅議官宗穎乃宗澤

之子以其父故為諸將所愛又其人亦慨然有忠憤之氣望假以

制置或招撫使副之名詔光別選文臣一員充招撫使光之未奏

也都督府以知江州劉紹先為公淮防遏使未行尋罷紹先復以

為都督府統制光初奏以六月庚辰再乞除宗穎以八月甲午紹先罷防遏在此月癸酉不知以何日除今併附見

詔太師局令丁師仁等造渾天儀後不果成宣撫處置使張浚

遣其兄右承務滉與工部員外郎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宗元迪

功郎孫道夫等四人來奏事因與偽徐王偕來是日至行在上令

王府故吏驗視具言非真詔大理劾治宗元方城人為浚辟客道

夫丹陵人宣和末入太學為上舍生浚使川陝命以官上皆召對

尋詔宗元進秩滉除直徽閣道夫改左承奉郎遣還詔自今

應賜帛者自禁中及二府中丞北使并軍功捕盜收茶鹽錢及數

外每匹令戶部折支錢三千



乙丑觀文殿學士左宣奉大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勝非再相不進官當諸學士綦宦禮失之初命沿江岸置烽火臺以為斥堠自當塗之福山東采石慈湖繁昌三山至建康之馬家渡大城埤池州之鵲頭山凡八所旦舉煙暮舉火各一以為信有警即望之用李光請也

丙寅呂頤浩言得張浚申今歲措置川蜀有備諸將之兵分道守險敵來難犯聞憂國屢遣人來吳玠闕師古軍中金人與夏國頗睽可令浚常通問夏國上曰此與今來欲講和事相妨否上又曰浚孜孜為國人多稱譽但聞蜀中士民流怨人情不喜蓋軍興累年賦調征役不無騷動緩急恐浚失助宜遣人副其事頤浩曰當

如聖訓 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兼侍讀 馬友之死

也其潰卒過均州境上守臣林積仁聞之棄城去詔罷積仁

軍賊李通受都督府招安

通初見正月癸丑

傳崧鄉以通為修武郎本府

親兵前軍統領戊辰以聞

己巳國子監丞李愿為尚書駕部員外郎酬使蜀之勞也 集英殿修撰李擢復徽猷閣待制

辛未監察御史林叔豹為湖南轉運通判陳橐為江西轉運通判

二人之出史不云所以恐是呂頤浩在外時秦檜所除故補外明年十二月叔豹劾章言為御史以朋比逐即指此也

降

授右宣教郎監台州酒務王以寧既貶其母陳氏干張浚乞自便浚以聞會朱勝非為呂頤浩言以寧向在荆湖妄用便宜專殺培



斂害及兩路願浩白其言上曰以寧罪大責輕今又干宣司從之則兩朝廷也乃責永州別駕潮州安置時廣東轉運副使汪召嗣奉其父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伯彥在官所願浩因奏左朝奉大夫新知廣州向子諲輕肆妄作請罷去伯彥長於治郡欲以代之上曰恐外議以朕藩邸之舊云云未協勝非曰漢用蕭曹故人唐用房杜舊僚今使伯彥任一方面未為過舉上乃許之翌日批旨行下按日歷向子諲罷帥乃願浩口奏不云有言章而壬申日行遣乃有臣僚上言纔八十許字不知何也

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新知橫州陳晟除名雷州編管晟客居婺州詐稱戰功冒請真俸為守臣所劾故有是命 宣撫處置使司言見依倣朝廷體制造綾紙度牒為贍軍修城壘戎器之用

或不如則乞給降度牒萬道付張滉以歸俟至即罷詔以五千道賜之 詔自今應批降處分係親筆付出身者並依舊作御筆行

下用三省請也宣和二年正月九日立御筆日限靖康元年正月十八日照依祖宗法並作聖旨行下 是日御筆醫官樊端彥湯藥有勞特除遥郡刺史免執奏言者以為

陛下臨御以來深戒僥倖之弊事有不由朝廷者皆許覆奏所以絕羣小之求今奉御筆恐斜封墨敕復自此始願下三省評議乃

寢前命然用御筆行下如故蓋呂願浩意也日歷九月十五日奉揮更不施行此月丙子呂願浩云云可考 御筆樊端彥已降指

壬申詔諸州武臣非教閱軍陣出師討賊者見長吏如文臣禮論者以天下艱危不可失武臣之心故有是命 御史臺主簿唐輝



守監察御史輝吳縣人也。御筆從官因事得出者並替見任人成資闕故事大中大夫已上補郡者見任人即衝罷言者論前此州郡廣而從臣之員少今也州郡狹而從臣之員多士人失職公帑匱乏皆由此之故乃有是旨。

癸酉右朝請大夫呂源為浙東福建沿海制置使置司定海縣以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張公裕為本司都統制尋命御前忠銳第八將趙琦以所部從行。賜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武功大夫

威州防禦使張俊名守忠仍命以所部一軍赴行在遂以為御前

忠銳第二將

守忠赴行在以此月丁丑降旨其除忠銳將在十月乙巳蓋代趙延壽也今併附見

甲戌端明殿學士顏岐李邴並復資政殿學士責授左中奉大夫

薛昂復左太中大夫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王安中責授寧國軍

節度副使蔡懋並復左中大夫責授秘書少監滕康落分司提舉

亳州明道宮皆以赦叙也右諫議大夫徐俯言昂諂京卡以懷學

術安中附王黼以開邊釁懋厚誣宣仁結怨建禍罪不可貸乞追

寢近恩從之

俯奏在十月甲辰日歷不書安中及懋叙官今以俯章疏增入

是夜彗星沒

乙亥御筆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密禮為翰林學士自靖

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襄鄧鎮撫使司統領官侯進言

見以所部在漢陽軍詔聽湖北帥臣節制進桑仲部曲也用為鄧

州都巡檢使仲為霍明所殺進與其徒亡去後受江西安撫大使

李回招安

回十一月乙卯奏至

尚書吏部員外郎江端友主管台州崇道



觀從所請也

丙子詔近降御筆處分事多係寬卹及軍期等事與前此指揮事體不同並經三省樞密院如或不當自合奏稟仍許給舍繳駁臺諫論列有司申審若奉行違慢止依違聖旨科罪是日進呈上謂輔臣曰今日批降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密院與已前不同朱勝非曰不經鳳閣鸞臺蓋不謂之詔令呂頤浩曰所以別於聖旨者欲上下曉然知陛下德意所嚮也遂批旨行下降授同州管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復武泰軍節度使

戊寅罷鎮江府織御服羅上諭輔臣方軍興有司匱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為先且省七萬緡助劉光世軍費也熊克小歷初鎮江府有歲貢御服花

羅數千匹兵興罷貢至是內藏庫舉行守臣胡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旨劾世將違旨府僚皆懼世將曰某以身任諸公無憂戊寅詔罷日歷紹興二年九月五日鎮江府狀本府未經兵火以前歲貢花平羅六千三百餘匹建炎三年前知府葉煥申明朝廷省罷近於今年六月八日承省劉據內藏庫申復聖旨織造起發得旨令依限起發二十一日進呈上謂輔臣曰鎮江府織造御服花羅可罷當軍興之際有司匱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為先且省七萬緡以助劉光世軍也按此時光世以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明年四月光世移淮南宣撫始以世將代守鎮江其實紹興三年再舉行而世將有請坐是削官事見四年三月己未克實誤也御筆靖康建炎以來上書

授官之人並令免吏部審量時方下詔求言論者以為近歲因上書直言而得官者乃與憲和以前投賦獻頌之人例皆審量故忠正之士咸以為耻未敢盡言故有是命

己卯降授益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蘭整降授海州



團練使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並復舊官

庚辰端明殿學士許翰馮澥宇文粹中並復資政殿學士以赦叙也起居舍人王洋草粹中詞極其稱美洋坐免官而粹中之命亦

格事在十

月辛丑 詔福建市舶司職事令提舉茶鹽官兼領仍移司泉

州移司在十

月辛卯 務要招徠蕃商課額增羨 臨江軍編管人范仲熊

許自便仲熊坐照附苗劉謫嶺外至是始釋之 是日呂頤浩奏

論防秋事宜欲以韓世忠為宣撫使總大兵屯建康諸路帥臣兼

帶宣撫使名者並罷上因論湖南事頤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

善狀上曰朕選任賢才惟恐有遺如綱朕固任用不知有何功可

紀若謂在宣和間論水灾事以此得時望可也權邦彥曰綱元無

章疏第掠虛美頤浩曰綱之朋黨與蔡京一體靖康伏闕薦綱者

皆其黨陳公輔張燾余應求程瑀鼓唱太學生殺戮內侍幾作大

變上曰伏闕事黨再有朕當用五軍收捕盡誅之

辛巳太尉神武左軍都制福建江西荆湖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

為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松江三大帥劉光世李回李

光並去所領揚楚等州宣撫使名其節制淮南諸州如故惟荆湖

廣東宣撫使李綱止充湖南安撫使湖北廣東並還所部自分鎮

以來前執政為帥者例充安撫大使至是右司諫劉棻屢言綱跋

扈呂頤浩將罷綱故帥銜比江東西城大字

日歷載出奏稟及指揮殊不了了蓋頤浩

之意專為李綱設是以松江三大帥雖去使名而依舊統隸元管州運獨李綱正領一路耳今詳載庶見本旨 世忠言



提舉官董旼招馬友曹成之衆得八萬人詔戶部侍郎姚舜明往  
衡邵辰沅等州揀其軍仍應副公路糧食世忠還建康乃置背嵬  
親隨軍皆鷲勇絕倫者

壬午遣使宣諭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川陝向有宣撫使兩淮京西分鎮地故不遣時盜

賊稍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慮守令弗虔請分命御史循行郡國

前一日手詔選強明廉謹不欺之人觀風問俗平反獄頌宣布德

意三省以監察御史明索尚書左司員外郎曾統度支員外郎胡

蒙御史臺主簿施鉅樞密院計議官薛徽言五人為請上皆召見

賜以宣諭吏民詔書御寶手歷招收盜賊旂榜而遣之其居宅官

者仍攝御史 樞尚書禮部侍郎趙子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都

承旨自改官制後都承旨除文臣自子畫始 召責授海州團練

副使合州安置劉錫赴行在承事郎權陝西轉運判官董誥直秘

閣誥已是去年二月甲申先是張浚錄誥功進三官除職名故申命之已而

言者以為大過遂罷遷秩之命誥罷遷秩在十月己丑 殿中侍御史黃龜

年言近旨令臨安諸門差官率兵搜檢往來舟船以察私鹽之盜

乞速賜寢罷以安人心詔三省戒飭毋得接便搔擾

癸未新作行宮南門成 詔大理寺置監門使臣一員用本寺請

也仍用舊制令內侍一員在門檢察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

中大夫夔州路轉運副使劉鑑知遂寧府 詔御前忠銳第七副

將宋穩所部並付公海制置使仇愈



甲申直秘閣范寅敷知岳州自袁植為李允文所執岳州遂無守將寅敷有田在岳之平江參知政事孟庾出使付一郡事至是奏而命之詔淮浙鹽每袋令商人貼納通貨錢三千已算請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論如私鹽律應販私茶鹽雖遇非次赦恩特不原免時呂頤浩用提轄榷貨務張純議峻更鹽法至是畫一行下監鈔畫一日歷全不載會要亦無之十月十八日乙巳右諫議大夫徐俯劄子比降鹽鈔指揮內一項貼納錢三貫文省云云十一月十五日壬申有旨廣南鹽鈔並依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淮浙鹽鈔已降畫一指揮施行三年正月十五日刑部狀檢會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應販私茶鹽雖遇非次赦恩特不原免今參附書入以補史闕但呂頤浩鹽鈔畫一與張浚措畫指揮乃同日而下亦可怪也徐俯劄子廣鹽指揮詳具本月日可以參考是日直龍圖閣宣撫處置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初變鹽法畫榷之做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與茶法大抵相類而嚴密過之初成都潼川利州路十七州鹽井戶自元豐間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為直八十萬緡比軍興所輸已增數倍至是開始令每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應折錢引者每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其後又增貼納等錢蜀中鹽課最盛者莫如簡州舊為課利錢纔千三百緡絹千九百匹銀百兩引法初行歲課至四十八萬餘緡他州倣此自是歲益增加合三路所輸至四百餘萬緡而夔路十三州及隆榮岷諸州官煎者不與焉

乙酉都督府請增辟參謀官已下文臣十七員以孟庾至府故也



右僕射朱勝非嘗因辭同都督之命上章極論利害至數千言勝非為宰相權任已重若更典兵文武二柄盡在其手豈人臣所堪後世不幸姦人居此位建立功業託名濟世將何以處之他日因進呈復奏此官當罷呂頤浩權邦彥皆言方防秋未可勝非又言庾姑存之頤浩所領可罷庾奏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盧知原為叅謀官從之十月戊子

丙戌顯謨閣直學士知興元府王似為端明殿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與張浚相見同治事始浚出使第以宣撫處置為名至是始帶川陝及等路字浚在闕陝凡事雖以便宜行之然於鄉黨親舊之見少所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起謗議於東南大略謂浚殺曲端趙哲為無辜而任劉子羽趙開為非是朝廷疑之將召歸先為置副時似已復還成都而行在未知也朱熹撰浚行狀云謗者謂浚任劉子羽吳玠趙開為非是按浚用玠時人皆以為宜所以謗子羽及開者指子羽驕踞開聚斂耳於玠無所與今刪潤修入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

李廣落職提舉台州崇道觀以言者論光頃為御史不言蔡京之罪及秦檜罷相而光含憤興訕故也先是光嘗遺呂頤浩書稱李綱凜凜有大節四裔畏服頤浩以白上上曰如此等人非司馬光富弼誰能當之頤浩因言光與其儕類結成黨與牢不可破上以為然頤浩白上語在辛巳都督府叅謀官傅崧卿兼權知建康府 集英殿修撰程邁充徽猷閣待制知温州以孟庾言邁在福唐保護下



四州有勞也 集英殿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趙子道鄭望之右

文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季陵並復徽猷閣待制以赦叙也

子道令鑠子宣和未嘗以雜學士為陝西都轉運使坐累免至是

始復之 令鑠錙王世雄子 故寶文閣待制 右朝請大夫浙東福建沿海制置使

呂源復右朝議大夫直龍圖閣 婺州編管人施達移瓊州編管

以孟庾言范汝為殘破閩中逵實禍根罪首乞竄海外以謝福建

荼毒之民故有是命逵中道逸去後改名宜生奔偽齊

丁亥保靜軍承宣使邢煥為慶遠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 皇伯

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權知行在大宗正司事今時為洪

州觀察使安定郡王 是月錄故直龍圖閣尹洙四世孫錫為將

仕郎 此據明年三月戊戌 錫乞岳廟狀修入 初劉忠既為韓世忠所破復聚眾走

淮西駐于蘄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

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遂附于劉豫以忠為登萊沂密等州

都巡檢使忠之將文廣率所部詣江西安撫大使李回降回即以

廣為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充本司統領軍馬 資政殿大學士

宇文虛中在雲中間敵將寇蜀遣使臣相備間行以告宣撫處置

使張浚且贖上所賜御封親筆押字為信兩傍細字作道家符籙

隱語云善持正教有進無退魔力已衰堅忍可對虛受忠言寧殞

無悔虛受忠言者蓋隱虛中之名也又遺其家人書言中遭迫脅

幸全素守惟期一節不負社稷一行百人今存者十二三人有人



使行可附數千緡物來以救難厄昨有人自東北來太上亦須茗

藥之屬無以應命甚恨甚負於是其夫人黎氏奏以練帛茗藥附

通問使潘致堯而致堯已行矣

虛中遣相稱事以紹興四年十二月宇文粹中所奏修入黎氏以十一月甲戌奏

是秋金主晟如燕山左副元帥宗維右副元帥宗輔右監軍希尹

左都監宗弼皆會留右都監也律餘覲守大同府左監軍昌守祁

州餘覲久不遷頗怨望遂與燕山統軍稿里謀為變盡約燕雲之

郡守契丹漢兒令悉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

其妻來告時希尹微聞其事而未信偶獵居庸關上遇馳書者覺

而獲之宗維族槁里命希尹誅餘覲于大同餘覲微覺父子以遊

獵為名乃奔達剌先受希尹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

兵圍之達剌善射無衣甲餘覲出敵不勝父子皆死西京副留守

李處能坐累誅南京留守郭藥帥河東南路步軍都總管蕭慶皆

下獄既而獲免處能燕人遼宰相儼之子宣和末自平州來歸拜

延康殿學士賜姓名趙敏修金人交燕復取以去宗維以藥師家

富於財謂其可以動衆悉奪而囚之宗維次室蕭氏本天祚之元

妃希尹殺之謂宗維曰彼與兄實為仇讎然忍死事兄者蓋有待

也今事既不成他日惟聞寸刃不測可以害兄矣希尹以愛兄故

擅殺之宗維泣謝于是宗維令諸路盡殺契丹金主晟聞餘覲叛

未至燕而歸大赦彰德軍節度副使高景山告知相州杜充陰通



江南先是充之孫自南方逃歸充不告官而擅納之遂下元帥府  
掠治宗維問之曰汝欲歸江南邪充曰元帥敢歸江南監軍敢歸  
江南惟充不敢歸也諸首相顧而笑踰年乃釋西京即雲中大同  
府南京即平州

內樞密使楊朴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九

紹興二年冬十月戊子朔置孳生馬監于饒州命守臣提領括神武諸軍及郡縣官牧馬隸之仍選使臣五人專主其事時言者以為軍旅之事馬政為急多事以來困馬為戎狄所侵盜賊所有其在諸軍者無幾乞講求孳生之利于江東西擇水草善地置監以牧之故有是命 集英殿修撰何志同宋伯友並復徽猷閣待制右文殿修撰李璆左朝議大夫趙子崧並復集英殿修撰朝請大夫衛仲達復秘閣修撰璆開封人宣和末自中書舍人坐朋附蔡條斥去衛仲達華亭人靖康初為禮部尚書寇至而遁坐除名均州居住至是並以赦復之而子崧已卒于



潯州矣

唐斬富順監男子李勃于都市勃偽稱徐王下大理至是獄成  
詔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趙子畫皇兄  
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審問法寺言勃受俸券饋  
遺金銀共計贓絹四千餘匹當杖脊流二千里居役一年詔勃  
依軍法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瓌大理少卿元袞莅其刑保義郎  
杜遠坐資給勃勸停內侍武翼郎趙民彥坐驗視故不以寔湖  
北安撫司將官敷武郎秦清坐護送勃擅留禁兵並除名彥民  
英州濤永州編管初勃之出蜀也道過衢州吏白守臣左朝奉  
大夫汪思溫避正堂以待思溫曰即乘輿至何以待之治具如  
大賓客之儀既就館思入謁出謂人曰帝王之胄自與常人殊  
而舉措不類何也勃之未決也左從事郎田如鼈言恐奸雄假  
尺布斗粟之謠以為嘯聚之釁乞以其獄布天下奏可遂以如  
鼈為樞密院編修官如鼈已見元年六月其建請在九月辛未  
除官在十月己亥今聯書之  
思溫鄞縣人也臣謹按靖康陷二致皇族數云徐王見在祁王  
沒于五國城顯仁后南歸之後去此已久足明  
其詐也  
詔陝西都統制吳玠金房鎮撫使王彥統制熙秦路軍  
馬關師古並賜金帶仍降詔獎諭言者請諸州守臣移罷者  
並先次離任令漕臣擇本路廉幹官主管帥臣則令監司暫權  
從之詔諸路常平司歲舉京官員數令憲漕二司分舉憲司  
一分漕司二分嘉祐舊制郡倅舉京官如守臣之半熙寧乃常



平司至是省提舉官故有此命 徽猷閣直學士湯東野為江  
南東路安撫使兼知建康府言者奏其貪刻罷之

辛卯正待大夫華州觀察使夔州路兵馬鈐轄田祐恭知珍州倣  
務川成例以省經費用張浚請也政和中初置珍思承溱播五  
郡宣和末已廢其四至是浚欲省珍州故以祐恭主其地後不  
果廢 朝議以坑冶所得不償所廢悉罷監官以縣令領其事  
至是江東轉運副使馬承三奏存饒信二州銅場許之二場皆  
產膽水浸鐵成銅元祐中始置饒州興利場歲額五萬餘斤紹  
聖三年又置信州鈇山場歲額三十八萬斤其法以片鉄排膽  
水槽中數日而出三煉成銅率用鉄二斤四兩而得銅一斤云

癸巳詔湖北安撫司後軍統制官顏孝恭以所部還鄂州孝恭初  
奉詔討石陂軍賊余照照為官軍所殺其次李寶等百餘人皆  
就招尋以寶為樞密院准備將 左宣義郎直龍圖閣胡寅應

應詔上書論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求除盜賊信賞罰理  
財用核名寔屏佞諛去奸慝十事大略謂今政事之大莫甚於  
裔強盛而兵甲不振以爵祿與人而人莫肯用命抑又有甚焉  
者今年以來大政幾變矣內則立修政之司外則開都督之府  
今日誦議而明日併廢今日出師而明日召還廟謨成筭其果  
安在今因步雖日蹙譬人之身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江左雖  
微尚跨有江淮之地自古未有欲守長江而不保淮甸者國之



肩江南者國之齒肩亡齒寒其理明甚金人遁三年矣邊徼自  
日有可恃乃反不如前日淮甸數十州地方二千里孫權以來  
所恃以為障塞者今不過置一二鎮撫使以處盜賊一旦有急  
安知不并力助敵為彼先驅藩籬何賴焉軍旅之事大要有三  
一曰選將二曰蒐練三曰教閱今王室危甚繫諸將是賴宜得  
慷慨知兵之士付之重權庶幾能翼戴天子而加以恭今也  
至有不知兵法不習戰鬪內不能與士卒同甘苦而得羣下之  
死志外不能禦服戎盜而書尺寸之功平居赳赳以邀其上  
一旦有急首唱奔潰豈不痛哉今國內空虛養衆非不得已也而偷  
墮冗食十常三四為將帥者以動搖軍情為畏專務姑息故常  
敗事為今之計宜無郵紛紛之論而惟寔效是圖兵不可用者  
悉蒐去之猝有捨攘之變駢以赴敵何患不致死今養兵雖衆  
獨不聞暇時以教閱為事者而貴遊近戚大臣權要拘占役使  
動以百數軍政一壞緩急之際何可復理戰而不捷彼之內其  
足食乎臣願修此十事以承天意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甲午御筆起居舍人汪洋面奏不急之務可降一官初詔群臣條  
失而洋面奏請官五代九國子孫上諭輔臣曰朕虛已求言務  
濟時病如敵國外患及朝廷關失可言非一洋姑應詔肯豈朕  
所望諸國在五季時割據類皆盜賊洋欲封其後是獎賊也洋  
言無取與降一官若後來獻言之人有補治道朕當旌賞



士周拯夏康佐陳康國各上書論時事詔拯召見餘賜帛罷之  
既而康佐等辭賜帛上曰唐太宗固嘗如此本朝久亦不廢茲  
乃待士禮意也其以諭之上詔在已

乙未詔起復徽猷閣直學士王庶語言輕率用意傾險落職提舉  
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始用張浚奏也 右文殿修撰劉觀復

徽猷閣待制責授中大夫秘書少監黃潛厚落分司提舉江州  
太平觀便居左朝散郎提舉建昌軍仙都觀胡安國左朝奉大  
夫提舉建州武夷山冲祐觀胡世將並更竇一赦取旨皆以刑  
部檢舉也既而右司諫劉棻奏潛厚聚歛苛細賣官鬻爵等四

事命遂格棻奏在十月丙午

丙申初置江浙荆湖廣福建路都轉運使以大理卿張公濟充集  
英殿修撰為之自罷發運司頗失上供錢物故呂頤浩以為為  
請 詔統領軍馬官經由及屯駐所在以請受之類為名陵犯  
知通縣令者流三千里將校依塔級法時統兵官在外肆為克  
暴韓世忠後軍統制官巨振過安仁縣答邑尉數十幾死論者  
以為言故立法日歷載所立條不甚明了 河南府助教杜諤  
嘗集春秋傳右司諫劉棻請付之學官從之諤眉山人以春秋  
教授諸王元祐中舉進士不第而卒

戊戌呂頤浩言建康米斗不及三百欲於鎮江上下積粟三十萬  
斛以助軍用上曰若精選兵十五萬分為三軍何事不成且言



取天下兵數不過如此 省兩浙添差漕臣負

已差朝散大夫直徽猷閣知夔州韓廸降三官落職責監資州  
在城稅務坐奏偽徐王不寔也

廖子御筆右諫議大夫徐俯志氣剛方早闔于世其于文學真其  
餘事可賜進士出身故事任子不為臺諫官故有是命 都省  
言江西吉筠州臨江軍上供糧斛累年不至今歲豐稔乞命倉  
部員外郎孫逸同轉運副使韓球催理三十萬斛赴鎮江府交  
納從之 詔自今非監司及松邊守臣毋得再任遠者今御史  
察之時言者以為士大夫貪苟得巧圖因任非國舊制故有  
此命 宣撫處置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宗元張滉入辭並賜五

品服

是日朝議大夫直徽猷閣凌唐佐為偽齊所殺初唐佐

既降

事見建炎三年九月壬子

劉豫因以唐佐知歸德府有尚書郎李旦者

乾封人建炎末避地不及豫使守大名時通問副使宋汝為亦

以豫命同知曹州

事見建炎四年冬末

三人素相厚汝為知豫無改悔意

與唐佐等密疏其虛寔遣人持蠟書告于朝唐佐旦募得卒劉  
全宋萬僧惠欽汝為募民王現邵邦光皆十餘往反尚書左僕  
射呂頤浩之過常州也得唐佐從孫憲授保義郎閣祗候裨持  
帛書遺之憲至睢陽唐佐妻田氏使與館客張約同食憲疑不  
出田氏曰無傷也既而為約所告豫遣人捕唐佐并其家至京  
師憲走得免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斬唐佐于境上今日唐



佐結連江南謀反斬首號令其家屬當從坐貸死送穎昌府拘  
管時萬全惠欽為邏者所得事泄亘亦坐誅先是武顯大夫孫  
安道為應天府兵馬鈐轄城陷不得歸後謀挺身還朝為人所

告而死事聞贈安道忠州刺史為亘立祠名愍忠約江南人也

此以唐佐附傳趙姓之遺史宋汝為忠嘉集葉夢得避暑錄話  
襲顯正忠義五錄及紹興三年三月十六日唐佐妻田氏自訴  
狀參修但諸書各有所差互今並以史為正宋氏所錄云凌李  
遣兵卒劉全采萬僧惠欽皆十餘往返後僧與卒為邏兵所得  
事泄凌李俱族滅此與姓之遺史夢得錄話俱不同田氏自訴  
狀云去年六月蒙射相公差到姓孫凌憲將到蠟彈即時跪領  
後來已將回文去訖不期于八月有一南中秀才詣劉豫陳  
首蠟彈文字于九月十五日追取夫凌徽猷前去勘問其本末  
遂高聲號罵劉豫至十月十三日于界首斬了凌徽猷其狀詞  
皆與姓之所書合所謂南中秀才即張約也按此則李亘之死  
當是僧與卒被獲而唐佐又自有告者特宋氏傳聞不詳耳姓  
之又云唐佐家屬各決眷枕二十由是田氏暨婢妾五人各遭

重決唐佐二子長子已卒次子方九歲兩杖而斃按田氏并男  
定國安國新婦周氏女子六娘小兒祖德所使人五人等並各  
枷項送穎昌府拘管則姓之所謂南中秀才即張約也按此則  
錄云直教文閣凌州人為劉豫守南京遷大名留守後謀歸奉朝  
為豫族誅據會要載亘立廟事亦云偽齊知府事與葉書同然  
應天自陷敵後即亦以唐佐守之或者亘先守大名而後代唐佐  
守應天已而後殺亘亦未可知今不詳其詳且牽聯附見願正書  
唐佐死狀差互已辨之見建炎三年九月唐佐紹興三年三月  
贈官詳其本互已辨之見建炎三年九月唐佐紹興三年三月  
不得其被殺年月以三年三月立廟今附見安道紹興五年贈官  
故曰唐佐事遂為書之當考

孟秘書少監方閣為起居舍人左朝奉大夫張綱為尚書左司  
員外郎綱金壇人尋命綱權監察御史

起居舍人汪洋坐草詞謚美罷為直徽閣猷主管台州崇道觀

事祖在九月辛巳



壬寅詔江南西路兵馬副鈐轄張中彥以所部充都統督府統制  
官仍遣右通直郎都督府幹辦公事楊揆往吉州濟其軍食初  
中彥以討捕駐軍廣州脅制州縣供億以萬計一路為之振擾  
朝廷撥隸楊惟忠李田岳飛孟庾韓世忠李綱皆不稟命經察  
中彥意樂為郡檄令權知岳州中彥果至即械送獄遂行其軍  
中彥初見建炎三年十二月末其令聽李綱節制在今年十月  
壬辰被誅在十二月庚子而熊克小歷于九月乙酉李綱止帶  
湖南安撫使已前書之寔甚誤也今移附存日  
經行狀作張忠彥亦誤

左中大夫洪炎為秘書少監建炎初除是官久不至及是又申  
命之 詔待闕官用右宣教郎知無為軍王彥恢請也  
甲辰詔宣諭官所至有使相及前執政官知判州府者許出謁

是日金國通問使潘致堯至楚州通判州事劉晏與諸將謀  
夜劫致堯于舟中奪其禮幣而去巡檢馬貴知其謀以告守臣  
武功大夫柴春率眾拒戰晏敗走俄而晏兵自子城出春闕死  
錄事參軍劉晟亦為所害晏遂攜所掠國信奔偽齊致堯還承  
州復治行而後出境 此月辛亥劉先世奏至詔留承州聽旨癸  
丑詔先世遣赴行在十二月庚辰贈劉晟  
宣教郎與一資恩澤 乙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都督府

統制軍馬劉紹先從福州兵馬鈐轄朱勝非之謫九江也紹先  
為守臣不之禮勝非憾焉紹先有部曲九千餘人至是揀其壯  
者隸神武中軍而有此命 右諫議大夫徐俯言比降盪鈔指  
揮應商販淮浙盪之未售者每袋貼納錢三千十日不自陳  
論如私盪律臣謂立法太峻于人情有未順恐天下之人謂陛



下為利而不恤乞轉由海道之鹽竈到州縣日為始寄項印肆  
之鹽竈鹽主到日為始自是之後錢有未足者許質鹽于稅務  
而寬其期詔各展十日如錢有未足聽商人於官司質當取息  
三分 武翼大夫江東安撫大使司水軍統制耿進以所部屯  
建康當撫使韓世忠節制進聞世忠來謂其徒曰若分揀此軍  
當相從下海還鄉耳准備使喚李明詣世忠告進結謀順蕃世  
忠命水軍統制張崇代將其軍執進屬吏事聞是日有詔械進  
赴行在已而權主管都督府公事傅崧卿奏進自言無反謀乃  
大理更以其象隸都督府統制官姚端以進隸姚端在三年正  
年二月甲午行遣

丙午徵猷閣待制都督府叅謀官權主管都督府事權知建康府  
傅崧卿降二官落職提舉洪州玉隆觀左奉議郎御史臺主簿  
充湖南宣諭施鉅降一官放罷初朝廷以軍興糧乏出官告度  
牒以糴於民而有司定直太高無願受者會崧卿出使奏崇德  
嘉興二縣能損度牒之直與私價略相當提點浙西刑獄公事  
施炯保明如所奏既而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言二縣有未糴  
者上以詰崧卿崧卿言前所奏事蓋以二縣暗增米直使與度  
牒官價略相當故民不以為病非謂其及額也上又遣監察御  
史李靄按問靄還言二縣未嘗損直上以崧卿為欺乃有是命  
鉅先知嘉興縣坐不自言故絀而炯以觀望亦降兩官責監遠



州市征茲御初奏在今年正月癸丑劉問在七月辛巳命  
御命而使雷體亮在十月庚辰今併書之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  
以專達乎上是天子且目之司也是宜激濁揚清彰善癉惡如  
鑑之明如衡之平而無私焉而乃奏報不實公肆誕慢失職之  
誅庸可逭乎太上皇帝獨運剛斷鑄貶職秩則居是職者誰不  
所戒焉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推監察御史充湖南宣諭代施  
鉅也 罷三省吏行遣文書牒設明年四月塑昭慈神御禮房  
吏以下百二十十有二人增給食錢萬餘緡五次犒設銀絹二  
千四百餘匹兩議者復以為言乃止

丁未以孟冬薦饗太廟于温州是月也先禘祭祠部員外郎神主  
神御提點向宗厚言祭不欲數乞用故事權罷時享禮官授政  
和五禮新儀不從於是禘祭孟饗薦新朔祭兼行於一月之間

非故事也 是日盜張成入醴陵縣右從事郎知縣事程愈率  
土兵射士擊之巡尉曹修躬建皆為所殺愿中刃不死賊亦去  
後贈修建各兩官錄其子久之愈自懇其事於是亦進二資

戊申端明殿學士新知平江府趙鼎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  
府許過関 詔減落糴本関子價直之人賞錢五百千許人告

慶元隨  
勅申明

已酉詔帥臣統兵官以公使酒酤賣者取旨論罪先是李綱為湖  
廣宣撫使請於所在州軍造酒許之及是呂頤浩因進呈言茶  
鹽推酤今日所仰養兵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復則此皆可  
罷不然財用捨此可出朱勝非曰推酤自漢李武時因兵興而



有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革可見久長之利故有是旨 詔  
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鄂州程昌寓併力招捕湖寇揚太時太  
據洞庭有衆數萬太主誅殺其黨黃誠主謀畫誠之下又有周  
倫楊欽夏誠劉衡之徒大造車舡及海鯨舡多至數百車舡者  
置人於前後踏車進退每舟載兵千餘人又設拍竿長十餘丈  
上置巨石下作轆轤遇官軍舡近即倒拍竿擊碎之官軍以此  
輒敗大率車舡如陸戰之陣兵海鯨如陸戰之輕兵又倫欽雖  
各有寨而專倚舟以為強誠衡雖有舟而專倚寨以為固此其  
所恃也韓世忠之在湖南也遣使臣朱寔往招之太不聽命至  
是昌寓以奏乃命趣捕之

庚戌武節大夫果州刺史霍明為江西兵馬副都監

辛亥徽猷閣待制安復鎮撫使陳規陞徽猷閣直學士詔詔規俟  
來春赴行在 左廸功郎孔端朝宣聖之後也上召見特改左

承事郎尋以端朝為秘書省正字

端朝除正字在十二月

壬子都督府統制官王冠盡追所有官降為承信郎赴神武右軍  
自效時諸將之起於羣盜者朝廷盡揀其軍寇兵皆老弱又虛  
張軍數冒請糧食累年故有是命 尚書吏部郎中晏敦復嘗  
以事忤呂頤浩言者論復治吏而不白其長又信朝廷批狀而  
自審於都堂詔送吏部

丙辰權尚書刑部侍郎王衣罷為集英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以



右司諫劉棐論其于刑名屢有出入又嘗舉汝舟每懷憤恨也  
尚書金部員外郎呂廷問請令文思院造斗秤升尺出賣以  
助經費私造者抵罪

是為書右僕射朱勝非上經營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  
萬月費二百萬緡倘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税法聚  
以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  
淮南既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  
六項所以然者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為三軍  
聲言取徐邳而實取淮揚聲言趨京師而實取陳蔡聲言入濱  
海而實取青密使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廬壽直  
搗宋毫豫必成擒矣三憲賊併力南寇今敵使既行未有要約  
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  
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為守將俾自為備則兵  
勢益張如此則不三二年中原可定上納之 偽齊劉豫以知  
康平府李勣為尚書兵部侍郎兼權尚書右丞豫傳云是月以  
勣權右丞范恭  
守左丞按偽齊錄有什一税法進劄云阜昌四年五月權左丞  
范恭阜昌四年癸丑乃紹興三年則恭此年未落權字傳蓋  
也 陽穀令李侁言什一税法利害可采遷監察御史侁儔弟  
也



建炎要錄卷六十

紹興二年十有二月戊午朔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言大臣不可立威宜與諸將論事又言杜充一向威嚴諸將不敢議事其敗以此上曰朕命大臣與諸將會食共議卿持未知呂頤浩曰將相和則國安豈可人情不通自頤浩張浚執政始與諸大將共食于朝堂論者謂諸將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階級之法廢矣朱勝非開居錄云朝廷承堂陛之勢宰相號表責之官動遵典禮不容妄典禮雖不備然大体尚存三年渡江至臨安有苗劉二賊之變副樞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同為勤王之舉聚兵吳門日與諸將議事或犒勞褊裨置酒高會必至夜分欵狎無所不至如是四十日事定造朝呂拜相張拜樞與諸將會集不已酒酣箕踞以至朝譴喧闐紹拏無復禮儀至呼諸將第行以兄事之云幾哥故事志廢識者深惡之

已未尚書工部侍郎韓肖胄移吏部侍郎仍兼工部權吏部侍郎



章誼移刑部侍郎仍兼兵部諡蕭兼工部在丁卯御筆新除尚

書比部員外郎蔣璨直秘閣知台州璨之竒從子也時台州守臣

屢以不才罷會璨名對獻議請帥府望郡皆增置通判一員而易

其名為長史少尹論者以為不可行詔以璨在臨川有聲故有是

命既而右諫議大夫徐俯再疏論璨交結梁師成師成所蓄古今

書畫最為富有常置璨於門下為辨其真偽遂命格臣僚駁璨所

辛亥俯初論璨奪職在此月  
庚午罷郡在辛未今聯書之

庚申執政進呈朝堂所受訟牒州郡有未決者乞付大理上曰宰

相進賢退不肖用治天下豈可以細事為務願呂頤浩曰卿可諭

臨安守臣宋輝令盡心獄訟毋致煩紊朝廷

辛酉詔自今住講日令經筵官輪進春秋口義一篇至開讀日如

舊右承事郎陳正田試尚書屯田員外郎以其父權任諫官言

京下誤國特錄之也詔湖廣縣令闕官處分提刑司限半月具

名申吏部差注限日之任自喪亂以來湖廣縣令皆罪廢或右職

攝之論者以為言故有是旨直徽猷閣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

霖以營田有緒遷一官為左中奉大夫是日盜陳顥破武平縣

壬戌尚書駕部員外郎李愿請望祭程嬰公孫杵曰于臨安從之

乙丑詔江湖閩浙廣南路州縣官吏曰朕以中原否隔狄難歲滋

逖省治兵久淹江表惟是六師供億調度之繁加以盜賊干戈誅

求之苦擾吾郡邑害及生靈終夜以思當食而嘆雖詔書寬恤赦



令蠲除以時而下尚慮奉行之吏便文自營徒掛牆壁使吾惻怛  
哀矜之意不能下究而元元之民靡獲沾其寔惠朕其愍之肆簡  
忠信之使分路循行逮諸郡縣檢察詔令平反刑獄觀風問俗宣  
布德意付之以親扎之歷使舉按必書以稽其殿寂丁寧告戒躬  
臨遣之惟爾在官小大之臣斯亦知朕志矣其相率勵各公乃心  
勤乃職毋荒失朕命務安吾民凡使者之所上聞朕將即其功罪  
示以勸懲隨其惰修加以誅賞爾乃狃于習俗行或不良時冒吾  
禁其洗心易慮務自悔革勿蹈大刑朕言必行惟明聽之勿忽

左承奉郎虞灋為秘書省校書郎先是灋與沈長卿石公揆同名  
試上諭輔臣以長卿策尚懷明附呂願浩曰惟灋答所問長卿乃

于題外別叙四事皆是自外准備公揆文詞荒畧不可與選乃詔

長卿已為李綱所辟令赴任公揆別與差遣灋奕子奕錢塘人工部侍郎公

揆會稽人也長卿見中書舍人兼侍講陳與義言臣竊見陛下憂

勤廢政日昃不食臣嘗深思致治之要不過擇人欲無遺才不若  
素察陛下垂意黎庶不為不切而近郡之守或一歲之間乃至數  
易選擇在廷之臣按察諸路猶或失之至于改命皆以見在人材  
寡少故也若稍修其臺省寺監之缺悉召天下之材聚之朝廷詳試  
以考其能還觀以究其蘊緩急任使豈憂乏人或謂大農之費不  
可增則今州縣添差之官豈不食于民力而于此顧惜之乎自古  
急于人材之代必有搜訪之術今之士大夫雖更數年夷狄盜賊



之禍而流落堙晦散在諸路尚多有之其不願從仕者少而困于無津不能自達者多若使諸郡每一季或半年以里居不仕及流寓之人並列姓名爵里以聞則披籍一覽可以盡知矣詔諸路州軍如所陳開具尚書省度支員外郎胡蒙言方今時尚艱危兵未可戢則理財之政必以經常所入爲先若諸路年額上供常平應干租課與夫摘山煮海之利三者畢集費用自足儻用其一而緩其二至於闕乏不得已乃橫歛暴取以蠹民必矣朝廷比來措置權貨益鈔公私雖已盡利然官兵贍給糴買犒賞賜予之類悉取于此其諸路歲入財賦至行在者寔數甚微臣愚願詔諸監司官凡管下租賦利入拘催起辦未足額不許截撥上供其一路一州一縣物料錢帛應輸行在之數有違者限滿委都省剗刷以聞嚴行懲戒詔以付諸路漕臣

初明州象山定海鄞縣旁海有鹵田三十七頃民史超等四百六十餘家刮土淋鹵煎鹽官未嘗收其課至是浙東提舉茶鹽公事王然姑拘充亭戶盡權其鹽歲爲二百九萬餘斤收鈔錢十萬餘緡事既行乃言於上於是守臣直秘閣陸長民言此乃失業細民旋採薪煉土往來無常明州自兵火之後民未復業今又集舟調夫水防拒勞苦已甚豈宜更置鹽場重其騷擾都省勘會提舉官建明有利無害令憲司具的確利害申尚書省毋得少有觀望既而提點刑獄公事孫近言象山一縣可以置場如然請然之未權也知定海縣蓋文淵嘗以爲言張



守時爲安撫使言小人不曉朝廷之意務在苛刻恐非今日所宜  
事遂寢至是卒推行之淵孫近言置象山場在三年四月九日文  
日歷是日僞齊劉豫召武功郎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至汴  
無之

京以爲大總管府先鋒將此以紹興四年五月七日先是金房鎮撫

使王彥在金州威聲頗著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彥節制商虢陝華

州彥遣屬官高士琨卒諸將以圖商虢至紫嶺與先遇官軍敗統

制官劉琦戰死然先以困迫遂棄商州彥以統制官邵隆知州事

彥明年二月朔以勦殺董先復商州除軍機未知的在何時不知  
彥因董先爲僞齊召去遂乘虛以取商州或先爲彥所困而棄城  
依豫是皆未可知林泉野記稱彥忌其統制劉琦然先亦  
困迫乃降恐誤先歸正在明年正月彥已失商州久矣

丙寅顯謨閣待制江常爲給事中詔以常宣和間爲侍御史言事

無所畏避故用之後五日諫官徐俯論其賣京附黼貪墨著聞不

可污論駁之任命遂寢和安大夫榮州防禦使王繼先主管翰

林醫官局填新勦闕繼先辭不受

丁卯左中大夫致仕胡谷瑞卒谷瑞壽昌人嘗爲尚書吏部郎中

建炎間請老卒年五十三谷瑞爲郎時初得任子息先官其弟朝

廷許之因著令初遇大禮有子者聽蔭補期親

戊辰中大夫中書門下省都點檢魏孝純除名郴州編管先是殿

中侍御史黃龜年劾孝純凶險悖逆御筆送大理治罪孝純具服

冒請俸賜法寺當追一官勒停呂頤浩進呈特有是命

己巳詔太尉韓世忠應得息數如兩府例上謂輔臣曰世忠有功



宜厚賜予朕非遣中使賜幣笏絨坐以寵之矣 尚書左僕射呂  
頤浩屢請因夏月舉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爲  
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七八九未幾敵分三路入寇江浙兵  
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修飭器甲今張浚軍三萬  
有全裝甲萬副刀鎗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  
王瓌軍一萬三千雖不如浚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弱  
頗衆然選之亦可得其半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巨師古皆不  
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  
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况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爲且向  
者邵清擾通泰張其叔徽饒李成破江筠范儒爲據建劔孔彥舟  
馮友曹成等爲亂于江湖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敵之南  
牧莫敢嬰其鋒者近歲張浚獲捷于四明韓世忠扼於鎮江陳思  
恭擊于長橋而張榮又大捷于淮甸良田敵貪殘太甚天意殆將  
悔禍又敵以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体三尺童子知  
其不能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盡信然敵騎連  
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則天意蓋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  
願睿斷早定命世忠張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  
劉光世由徐漕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閻舉乘四  
月南風北去徑取東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饋運大兵  
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爲守敵舉兵來爭其地則彼



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况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爲深惜者也願浩此年而不得其月熊克小歷繫之二月末問恐誤疏稱韓世忠已到行在當是此時若二月則世忠尚在湖南不應云爾也疏又稱後軍陳思恭疑傳寫之誤思恭去年九月已死矣今改作巨師古庶不抵牾

庚午詔自今御筆並作聖旨行下時右諫議大夫徐俯言祖宗朝應批降御筆並作聖旨行下自宣和以來所以分御筆聖旨者以違慢住滯科罪輕重不同也今明詔許繳駁論列當依祖宗法作聖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稱御筆三省奉而行之則合稱聖旨然後名正言順人但見宣和御筆謂不當然不知祖宗御筆不少王廣淵在仁宗朝嘗編類成書以爲後法乞依故事施行上從之

右宣教郎韓亮特進秩三等以叅知政事孟庾言亮從其父勦除賊寇備見勤勞故也 禮部尚書洪擬言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財用不給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以刑名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罪吏告之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罪官按之則相疑曰豈寬縱致然耶故任職者官以不按吏爲得計宜其所在姦吏端權擅勢大作威福臣竊慎之願詔有司立法應官除名者吏勒停官衝替者吏放罷官能自按吏則許免失覺察之坐如此則吏強官弱之風寢衰矣上謂宰執曰朕思此一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舞文爲奸呂頤浩曰緣官不知法致吏得以欺上然之其後刑部言吏犯賊私罪已有正法擬所請難行事



遂止刑部議下在明

戶部尚書黃叔教請做在京法應見緡出

臨安諸門者五千已上收其稅匿不自言半沒官半給告者後二

日詔見緡出門毋得過十千其收稅勿行

辛未廣東經畧使汪伯彥始受命時虔寇謝寶以眾數千攻博羅

縣伯彥遣官兵募土豪與戰各有勝負寶乞就招士民言遠人不

請戰守願從賊請以安人情伯彥以便宜授寶承信郎賊遂散熊

小歷云詔伯彥知廣州未拜會盜數萬侵廣東圍城邑郡人相率

請伯彥討賊伯彥乃出領帥事既而賊亦遁去此蓋汪藻撰伯彥

墓碑之詞非其寔也今以伯彥自奏招安事脩入狀在日歷明年

四月二十八日中興聖政上曰朕嘗思創業中興事殊祖宗創業

固難中興亦不易中興又須頹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墜

者欲舉然大不容易此寔艱難朕不敢不勉臣留正等曰創業

中興殆未可以難易分也蓋削平僭叛混一區宇與夫救溢扶衰

重光基緒自非明聖之主負大有為之志安能辦是功業哉太上

皇帝因論創業之難而深念中興之不易且欲勉強而力行故能

撥亂反正中興炎祚三紀之間方內晏然蓋大有為之志已先定

於圖服之初矣

壬申上諭輔臣曰自昔中興豈有端坐不動於四方者將來朕撫

師江上朕觀周宣王修車馬脩器械其車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

世祖起南陽初與尋邑之戰以少擊衆大破昆陽其下如唐肅宗

雖不足道能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

用兵者卿等與韓世忠曲折議此否如朝廷細事姑待有司卿等

當熟講利害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晚膳過時夜思至四更不寢朕

與卿等固有定議昨日批出可更召侍從日輪至都堂給劄條對

來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呂頤浩等白謹奉聖訓 吏部侍郎韓



肖胄言今日之勢終當用兵如晁錯之論七國以為削亦反不削亦反金人猶是也繼因賜對面奏賊豫盜據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意遣兵將鼓行進討聲言翠華再幸金陵督使過江願賜屠斷克成大勲時願浩亦召世忠至都堂論以焚毀劉豫糧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禮部尚書洪擬獨言國勢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定如唐肅宗之在關中光武之在河內也又邇者諸將雖有邀擊小勝未見雷合電發以取大捷又江浙農耕未盡復淮甸益策未盡通平日廩給尚艱緩急將何以濟又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使千里出戰則彼逸我勞凡此皆可以言守未可以言戰也擬歸語家人曰吾知迎合可取高位然豈以一身之故誤國事耶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兵凶器也有時而致吉戰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夏宣王非兵不能中興于周光武非兵不能以中興于漢肅宗非兵不能以中興于唐國家艱難之初敵騎猖獗直欲長驅東南非太上皇帝親提六師指授諸將挫其銳鋒而奪敵師之氣敵肯為前日之和哉暨金亮渝盟擁百萬之師壓我淮上非諸將角數戰之勝太上決親征之策致彼寇徒自相殘戮聖上纘承繼與師討敵肯為今日之和哉太上皇帝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秘閣修撰知臨安府宋輝言本府酒稅課利乞依揚州例權免分撥諸司應副本府支使竣移蹕日如舊從之

詔吉州權貨務見賣廣南鹽鈔並增貼納錢如淮浙例

癸酉尚書右司員外郎曾統為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唐輝守左

司諫 尚書戶部郎中王衍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甲戌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守太常少卿 右司諫劉棐充集殿修  
撰知台州 江浙荆湖廣南福建都轉運使張公濟言諸路州軍  
財賦出入並許取索點檢如上供錢不足乞以轉運使移用錢依  
條限補解如漕司別作名目支用者許行按劾從之 詔淮浙鹽  
場所出益以十分爲率四分支今降指揮以後文鈔二分支今年  
九月甲申以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用戶部尚書黃  
叔教請也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乃令商人輸貼納錢至  
是復以分數均定如對帶矣 命潭鼎荆鄂帥守李綱等四人約  
日會兵收捕湖寇初綱以湖廣宣撫使赴湖南聞曹成將自邵入  
衡以趨江西而韓世忠所留提舉官董旼親兵才數百人勢不足  
彈壓即駐師衡陽遣使諭成使散其衆成至衡綱召與語俾率其  
餘衆四萬詣建康時馬友之將步諒有兵二萬掠衡山泊吳集市  
綱留統制官韓京屯茶陵以扼賊而親帥大軍自白沙潛涉江諒  
不虞其至遂出降至是以聞詔綱精加揀汰得七千餘人隸諸軍  
此並據綱行狀不得其日按史綱以十綱尋入潭州械右朝奉郎  
一月癸酉奏步諒解甲公參故且附此 綱尋入潭州械右朝奉郎  
知醴陵縣張覲屬吏權攝官以漸易置賍吏稍戢綱延見長老問  
民疾苦皆以盜賊科須爲言乃檄州縣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以  
軍法從事應日前科須之物並以正賦准折又遣統制官郝晟降  
潰將王進於湘鄉吳錫擒王俊于邵陽自是湖南境內潰兵爲盜  
者悉平惟湖寇楊太據洞庭文榜指斥言詞不遜綱命統領官李



建馬準吳錫分屯湘陰益陽橋口以備之湖南無水軍綱乃拘集沿江魚網戶得三千人屯潭州言于朝乞合兵討蕩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兵會之仍權聽綱節制

乙亥賜新除殿中侍御史曾統進士出身時統以故事任子不除臺職又與諫官徐俯連姻爲言詔統元祐石刻名臣之子特賜進士出身統乃受命 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募民如陝西弓箭手法 故正議大夫唐恪贈觀文殿學士以其子瑒言恪在圍城中不獲伸迎奉二聖之謀乃飲藥而死故也中書舍人胡松年奏恪輔政無狀陛下謂其累經赦宥特與復職臣不

敢輕議若曰嘉其死節願詔有司詳考寔狀命遂寢鈺明清揮麈所奏爲張澂已辯之見建炎元年二月癸未注

丙子尚書考功員外郎朱異兼權監察御史充浙西宣諭代曾統行異桐廬人也 右承務郎任申先守尚書考功員外郎

戊寅閩盜范忠掠龍泉縣中范汝爲餘黨也與其徒千餘爲盜犯建州之松溪尉吳某及寶文閣待制知泉州陳戩之妻皆爲所殺至是去而之處州

己卯起居舍人方閏充右文殿修撰知衢州從所請也於是修注官全闕乃命太常少卿黃龜年秘書少監洪炎兼權右諫議大夫徐俯奏監察御史李靄素無行檢詔靄主管台州崇道觀 右通



直郎新通判温州陳稱直祕閣稱机弟也爲韓世忠官屬用世忠請而命之中書舍人胡松年中祕圖書之府祖宗以來非儒學名流不在此選稱雖久在軍中宣力恐于職名非所當得乞于等第推賞外更與董行轉官從之是日宣諭五使劉大中胡蒙朱異明橐薛徽言同班入見上諭曰比所下詔令州縣徒掛牆壁皆爲虛文今遣鄉等務令民被寔惠守令民之師帥縣令尤親于民奸賍之吏必須按發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于歷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乃詔異改浙東福建蒙浙西大中江東西徽言湖南而橐使廣東西如故其分鎮分令鎮撫使選清廉彊明官徧歷所部徽言請州縣已蠲租賦文簿建炎改元已前者並行焚毀又乞所至州縣吏無大過而職事不辦者如漢薛宣守馮翊故事聽臣兩易其任不理遺闕翌日上諭大臣曰近臨遣五使面諭丁寧非往時遣使之比朕欲寔惠及民可依所奏焚毀示民不疑如有合對移官具事因申省取旨初五使將行上命各賜內帑帛二百大中等辭上謂大臣曰朕欲出使無擾一切不受饋遺若不賜予何以養廉耶

辛巳上謂輔臣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對朕戒諭以持法明恕如宣和間開封尹盛章王革可謂慘刻呂頤浩曰惟明克允用刑所先也



壬午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言自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歷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柱下聞見之寔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條而成之謂之寔錄所以備記言垂一代之典也苟曠三十年之久無一字之傳何以示來世望許臣編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詔旨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米擇許之自軍興史官記錄靡有存者藻嘗于經筵面奏乞命史官纂述三朝日歷會朝廷多事未克行比出守湖而湖州不被寇元符後所受御筆手詔賞功罰罪等事皆全藻因以為張本又訪諸故家士大夫以足之凡六年乃成

熊克小歷紹興元年九月初翰林學士汪藻言自元符以來並無日歷此國家

大事願留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至是除藻知湖州詔領日歷如故按克所書止據藻墓誌與日歷不同

藻藻奏疏亦稱昨于經筵面奏未見施行則知藻在翰林未嘗得旨也今不取

詔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每度牒一為錢百二十千以償三副之直是日皇兄在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因朝參失其長女詔立賞告捕癸未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張守言被旨令本州劄修城池按圖記福州城築於晉太康三年偽閩增廣至六千七百餘步國初削平今為民田已久閩土砂礫用石砌甃約費錢七十萬緡米六萬斛今公私困弊請俟它年先是右司員外郎張宗臣乞今泉福州築城以備寇守以為難事遂止宗臣建此議時為大理少卿甲申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敏薨輟視朝二日贈觀



文殿學士敏弟儒林郎叙宣和末棄官爲僧至是敏祖母韓氏言於朝乃復令出任叙出仕在明年六月時流民在至行在者知臨安府宋輝請常平米賑給從之

是月虔賊陳顛等犯梅州圍其城守臣右承務劉安雅命取人刳草研取其汴投之酒醋散於民居賊遣人賫牒索金銀鞍馬安雅遽磔之盜入民居縱飲死者以百數餘多昏迷不省賊疑懼遁去

圍遂解安雅四年六月丙戌減三年磨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十有二月丁亥朔詔閩盜范忠竊發令神武前軍左部  
統領申世景御前忠銳第六將軍德忠以所部二千逮捕之母致  
滋長如不即撲滅其帥守監司及應敢捕盜官並重寘典憲既而  
虔州復告急乃命忠銳第一將張守忠以精兵二千會之權聽守  
臣宋伯友節制賊遂平世景以勞自武功大夫加榮州刺史忠初  
一月戊寅世景除遙刺在明年正月甲戌 初婦人易氏為亂兵所掠後在劉超軍中  
久之從商人張德易嘗見同掠內人頗能言宮禁事遂自稱榮德  
帝姬宗室成忠郎士倫送之至荆南時朝請即荀敷夫通判府事



鎮撫使解潛以敦夫女嘗在宮掖俾驗視之苟氏以為然潛遂遣

官部送至行在過衢州其從者怙貴執辱官吏一郡騷然守臣汪

思溫曰是亦一徐王也上命崇國夫人王氏等驗認果詐遂與赴

大理易呼曰我與主上親同氣何無手足情耶至是大理奏獄成

詔易杖死德黥隸瓊州士倫敦夫並除名敦夫漳州苟氏千里外

編管臣謹按崇德帝姬道君皇帝長女在東都降曹晟靖康陷金

后後位居住是明易黃州布衣吳伸上書曰臣竊觀陛下有孝

悌之大德而二帝之問不通敵國之陵不已土地之風日削國用

之富不饒盜賊之鋒未戢此五者其故何哉臣竊謂今兩國之難

未解尋峙之形已分使者雖數十輩金帛雖數十萬能免偽齊之

盜乎此遣使之無益明矣陛下忍小耻太過示小敵太怯視疆場

太輕任藩屏太易寄託非人而土地之產多曠姑息太厚而殺戮

之威不張此五者雖國之急務然猶未足為陛下之輕重臣復見

國勢如累卵之危生靈有塗炭之厄臣曉夕為之寒心不識陛下

欲復祖宗之故業乎止欲為東晉之南據乎臣竊謂復祖宗故業

則陛下有萬世垂統之基若止如東晉之南據則不過有百年之

世祚然尚恐土地日削社稷日危亦未必安於百年也說者必曰

朝廷賴偽齊以為藩籬以捍金人臣竊為不然外敵之患患在手

足中國之患患在腹心不識偽齊今不為盜能保其子不為盜乎

能保其孫不為盜乎不識偽齊俟金人既定之後去僭偽之大號



還土地之故疆乎為復割據中原久假而不歸乎若曰臣無伐君則武王為何而并天下若曰國可竝立則隋高何為而滅叔寶繼使劉豫止欲割據豈不為姦雄開基又况自古南北雌雄之勢但見以北并南未聞以并北者也臣竊聞立國之所以重三大學本籠絡天下之英雄今悉罷去而劉豫乃為學校以延多士今諸軍士卒皆河北山東人迺來如劉光世軍中一月之糧或闕其半各懷去心而豫大張形勢廣示富饒省刑薄斂彼思鄉之人聞此豈不動心南北往來商賈如織厚增其利售我物貨閉市無征阜通無禁朝廷事無巨細徃徃皆期而知此無它從商賈之使者然也誘陛下之英賢則謀謀可得而策誘陛下之士卒則戰聞可得而知矣凡此三者悉有離心則陛下國勢日以危孤臣又聞金人重兵悉趨陝西志在吞蜀萬一不幸蜀有變動彼將順流而下水陸並進則陛下豈可復有乘桴之行乎偽齊有實無聲若即伐之如摧枯拉朽爾不亟平之非特為子孫患臣恐為陛下憂也臣觀東南之地本非帝王之都歷考古今未有卜世之以者况吳越之地形勢尤薄萬一未復神京而建康古都亦可暫鑾輿無久于海隅也臣觀古帝王之興兵權未嘗重假於人今陛下親御之衆不如藩鎮之多臣竊憂之願陛下簡治甲兵躬行天罰若猶豫不斷金人得蜀必復立僭偽割據成國陛下土地止有東南因循苟安恐成大禍願陛下以歸命侯長城公之言為戒也臣又見近日沿邊



州軍多用武臣為守或起於卒伍或招於賊徒毒心不改謀逆猶存近置安撫大使正如唐之節鎮文臣為之則不知兵者有焉武臣為之則貪污寡謀者有焉設有寇至皆是提重兵以自衛臣竊觀周以同姓之親而昌唐任異姓之權而亡為陛下計莫若以公邊之郡十州之地建一諸侯以同姓之親者主之且耕且戰足為屏翰金枝玉葉布在四方足以伐敵國之謀絕亂臣之望臣前言願陛下伐齊者策之上也不得已而建諸侯者策之次也捨此二者復有秘策當俟對天顏而後面陳非紙筆得以盡也臣竊見鄺食其與唐儉為死間事與今日頗相契合陛下以臣言可采臣願為食其唐儉出使偽齊謀說將定陛下興師從而伐之臣雖遭鼎鑊之烹猶生之年也臣竊自料臣死有三陛下怒臣狂愚之言而殺之通衢臣亦死陛下用臣狂愚之言而遣之死間臣亦死陛下不聽臣言它日或如王蠋自經於木枝臣亦死有此三者必死之道臣願為聖宋之鬼不忍為異國羈旅之民也伸書九千餘言其大指如此疏入詔赴都堂審察遂以伸為將仕郎伸補官在十月乙卯戊子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辛炳為侍御史趣赴闕已丑百姓張本杖脊送千里外州軍編管坐念詩譏諷及談說本朝國事為戲也

庚寅廣東經略使言海賊柳聰已受招詔補承信郎充經略司海上捉捕盜賊聰為盜久有舟數十徒黨數百人往來廣福雷瓊欽



高南恩諸州境上至是愈熾帥臣汪伯彥言已遣官說諭歸業故有是命尋又官其徒七人然聰居海中出沒如故久之乃定明年已酉其徒七人並補官四年二月戊戌廣東經畧使季陵申自汪覲文招諭柳聰了當目今無餘黨今併附見

辛卯尚書祠部員外郎鄭作肅為監察御史直徽猷閣淮西巡

撫使郭偉權知盧壽春鎮撫司公事偉將至廬州上奏言權鎮撫使王亨嘗受偽命欲閉門拒之上命神武後統制巨師古將兵與

偉會而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以忠銳二千潛舟由巢湖以入遂

執亨奏至乃有是命左從事郎王之道特改左宣義郎以和州

鎮撫使趙霖言其保全須濡之功也之道初見建炎三年十月左朝散郎新

知江陰軍趙詳之言陛下甄別廉污以示天下然縣之吏猶聞抵

冒以干典憲今犯贓之人播紳所不齒赦令所不宥計贓網緝不

滿十五匹絞其法禁非不重告戒非不明也然未聞立安察官之

法臣乞為法制著於令甲諸監司按察官計部內州縣之數視舉

官法於部內有犯入已贓不因按發因事冒呈每一人降一官或

展磨勘三人加等至於貪贓狼籍所犯數多取旨竄黜將見持節

按察之官仰承風旨加意督責必不容貪污之吏叨在部屬而廉

慎之風馴可致矣事下刑部詳之又奏乞令經筵官兼講諸史上

諭大臣曰朕觀六經皆論王道史書多雜霸又載一時押闔辯士

曲說遂不行

癸巳禮部尚書洪擬請依元祐法兼用詞賦經義取士已而御史



曾統以為未湏兼經可止用詞賦上曰古今治亂多在史書以經義登科者類不通史呂頤浩言均以言取人第看所得人材如何耳臣嘗見太祖皇帝與趙普論事書數百通其一有云朕與鄉平禍亂以取天下所勅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上曰唐末五季藩鎮之亂普能消於談笑間如國初十節度非普謀亦孰能制輔佐太祖可謂社稷功臣矣

甲午御筆申嚴銷金之禁上因覽韓琦家傳論咸里多依銷金事且聞都人以為服飾者甚衆故禁之 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充湖

南安撫使李綱罷初綱為宣撫使請擇人攝所部守貳理為資考朝廷從之又乞所差權官到任其吏部先差下人雖到更不放上

內有材能之人別行辟置劉棐為右司諫言此乃藩鎮跋扈之漸

若以任之將使軍民獨知有綱不知有陛下知有宣司不知有朝

廷非國之利非綱之福疏入不報棐又言綱靖康中力主冊僖結

餘伊都之議又令姚平仲夜劫敵柵遷迫之禍皆自綱發之不報

棐又言綱與吳敏誣上皇欺淵聖謂宣和傳授出於已意寄居福

州招納賄賂移文江西增益制書事見七月庚午方命矯制不恤國事章

四上右諫議大夫徐夫亦奏劾綱至是檢會棐奏以綱提舉京西

崇福宮命吏部尚書沈與求為龍圖閣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

州仍詔綱俟與求至乃罷綱嘗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

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



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未及行而綱廢政日面奏李綱與

臣同寓福州招納賄賂受統制官辛企宗米三百石陛下嘗諭汝文畏綱黨終不肯遵奉聖訓當考

言論通州歲支鹽二十萬袋近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喬仲福王德市私鹽

做官袋而用舊引貨於池州人不敢問今歲緣此支鹽僅三萬袋

有害鈔法尚書省言茶鹽之法朝廷利柄自祖宗以來它司不敢

侵紊今養兵大費多仰鹽課若將左容縱侵紊非獨妨客販即養

兵大費必闕乃詔光世詰仲福與德之罪後有犯者捕送臺獄重

行賤竄夜行在臨安府火燔吏工刑部御史臺及公私室廬甚

衆乙未旦乃滅賜神武中右軍忠銳弟將五馬步軍修內司救火

卒三千人錢各一千令戶部出米二千斛賜民之不能自存者

丙申呂頤浩等上疏待罪上曰朕一夜宮中恐懼不寒而慄應合

寬恤賑濟等事卿等可速條具施行乃降親札曰惟天降灾彰朕

失德當與卿等共思所以謝天謹其勿有請時吏部案牘悉為火

所焚乃詔應陳乞遷官任子者但有官私印押文字一件可以照

驗即許召保陳乞用侍郎權尚書席益請也此月辛丑太常博

士趙霈言國家以宋建號用火紀德今駐蹕以來未舉大火之祭

望詔有司舉行從之詔省浙東沿海制置司時言者以為浙西

沿海制置使仇愈置使許浦鎮別無措置但責巡尉分地而守州

縣官皆可任此事然控扼山東海道尚為不可廢者呂源在浙東

尤為端閑乃詔源俟來春結罷其海舟令明州守臣兼領尋命愈



移司定海縣併浙東領之此日丁未降旨

丁酉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上面諭俯有合奏稟事不拘早晚及假並許入俯嘗勸上熟讀漢光武紀上書以賜之曰卿近進言使朕熟看世祖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之為愈也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惡甚無足觀者但欲知朕不廢卿之言耳

戊戌詔臨安民居皆改造席屋毋得以茅覆蓋行宮皇城周回各徑直留空三丈毋得居左宣教郎洪興祖為秘書省正字興祖擬凡子也嘗為太常博士以內艱去及是與左承事郎孔端朝左文林郎張炳左從事郎周林四人俱召試上覽策謂大臣曰興祖所論謹直切中時病當為第一遂與端朝並除正字而炳林令吏部與諸州學官秘閣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衛仲達卒是日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趙鼎始至建康視事時叅知政事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太尉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皆駐軍府中軍中多招安強寇鼎為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庾世忠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懼民既安堵商賈通行焉

己亥淮西巡撫使郭偉罷集英殿修撰知江州胡舜陟復徽猷閣待制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兼知廬州朝論以偉擅執王亨懼其生事故命舜陟守之仍令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暫權廬州舜陟明年三月到右朝請郎知徽州孫佑直秘閣知江州兼沿海安徽佑北海



人也 龍圖閣學士新知潭州沈與求力辭湖南之命且言不習

軍旅必致敗事乃以與求知常州時龍圖閣直學士折彥質在廣

西即以彥質為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仍令李綱俟彥質至乃罷

與求猶稱疾不已遂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熊克小歷十一月已

己沈與求除知潭州與求乞祠改提舉太平觀按此時李綱未罷克蓋誤也尚書右司員外郎李與

權言今兵勢稍振然所試亦不過鋤平寇盜群飢烏合之衆而已

若不簡練恐未能以臨大敵望用古今上中下駟之法立為三等

壯勇武藝精熟者為上壯勇可教藝者為中僅能被戴者為下賜

賚請給各視其等如此則上兵得選不混於不能之間中兵欣羨

亦復勤於訓習下兵執役不增招其額非獨省費亦激勸之道詔

神武諸軍相度後不果行 詔八路轉運司除攝官及應辟人外

其闕並權歸吏部候邊事寧息取旨以本部言員多闕少故也

庚子秘閣修撰知臨安府宋輝罷以殿中侍御史曾統再疏論其

救火無術罪戾至多又受人內東頭供奉官符輔之請求縱釋私

酤故也仍以輔之送大理寺先是宗子不同寓居餘杭縣輝遣兵

掩捕得其私醞旋又釋之及究治輝自言與輔之不相識蓋右修

職郎新益管縣令刁靡與不同親厚以書囑簽書寧海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李勤責出之於是追之二官降勳二官靡一官並衝替

仍劄輝照會輔之三年正月乙亥行遣今併書之輝四 詔斬江

西兵馬副鈐轄張中彥于潭州用帥臣李綱奏也中彥事已見十月壬寅



辛丑給事中賈安宅試尚書工部侍郎中書舍人胡松年試給事

中太常少卿黃龜年為起居舍人故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知

陝州李彥仙贈彰武軍節度使故起復靜難軍承宣知慶陽府揚

可昇贈感德軍節度使張浚言可昇詐降以誤敵事竟卒為所害

故錄之晁公邁撰彥仙傳乃稱彥仙仕至拱衛大夫詔諸制勘

公事徒罪已下並令宣諭官酌情斷遣以聞四川分鎮路分令宣

撫鎮撫司遣官結絕以權刑部侍章誼言諸路制獄二百餘遠者

數年不決干繫日久故有是命明州奏高麗國遣知樞密院事

洪彛叙等六十五人來貢詔起居舍人黃龜年接伴而吏部侍郎

席益館之高麗人卒不至熊克小歷于十二月甲辰書高麗遣人入貢蓋誤高麗人實未嘗至也

士寅左承議郎張致遠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即成州置院類試陝西發解進士得周漢等十

三人浚承制賜漢進士出身餘同出身癸卯以聞詔令尚書省給

黃牒趙姓之遺史姚岳京北人避地入蜀張浚欲收陝右士夫心

雜犯黜落一二人而岳岳為榜首由是陝右流寓進士三十餘人

皆過省按宣撫司所奏岳岳乃第十一人非榜首姓之恐誤然所云

流寓進士盡作合格理容有右朝散郎李元湑充御史臺檢法

之今附見此更求它書參考官用殿中侍御史曾統奏也時臺中全闕長貳上特命統辟之

甲辰詔張浚罷宣撫處置使依舊知樞密院事徽閣直學士知夔

州盧法原為龍圖閣學士川陝宣撫處置副使與王似同治事先

二日命駕部員外郎李愿往川陝撫諭因使持詔召浚還朝且令



與叅贊公事劉子羽主管機宜文字馮康國俱還仍以親兵千人  
護送時法原奉祠居蜀浚承制以法原代韓迪言于朝閱四日遂  
有是命尋詔浚于國有功久勞于外令學士院降詔召赴樞庭仍  
命學士撰蠟書十通付宣撫副使王似書填賜諸叛將書略曰昨  
宣司叅議劉子羽弄權用事不通人情今已召張浚還朝更命王  
似無復嫌隙其早自歸浚聞乞祠不許賜叛將詔語揚氏編年有  
在下本令學士撰蠟書在戊申今併書之之它書蓋無也降詔召似  
詔李綱未罷宣撫使以前刷下二廣錢物  
令湖南安撫司取撥應副支用先是綱遣官剗刷廣西常平一司  
帑歲得錢七十八萬餘緡米十七萬餘斛金銀八千餘兩朝廷以  
湖南殘破之後慮乏軍儲故令取撥焉日歷有此指揮今以明年  
三月四日都省勘會指揮

增入其所刷錢數以明十二月  
廣西提刑董弁具到數附見

尚書省言諸路寺觀常住田多

荒開詔僧道能措置種蒔及稅租無拖欠者並差撥住持 是日  
上謂大臣曰近引對元祐臣僚子弟多不逮前人亦一時遷謫道  
路失教元祐才皆自仁宗朝涵養燕及子孫自行經義取士往  
往登科後再須修學所以人才大壞不適時用

乙巳呂頤浩言近遣郎官孫逸督上供米於江西聞已起三綱則  
三十萬之數可集矣上曰所補不細江西漕臣必待遣官趣之則  
失職為可責朕面諭都轉運使張公濟俾先理常賦若常賦不入  
反務橫斂非朕恤民之意也 觀文殿學士知廣州汪伯彥罷右  
諫議大夫徐俯言伯彥公議不與衆惡所歸軍民不悅付之方面



必致悞事故彥伯遂罷一右金吾衛上將軍提舉西京崇福宮朱孝孫卒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孝孫淵聖后兄也靖康中自節鉞換授

已酉尚書吏部郎中周隨亨充川陝撫諭官與李愿偕行各進一官賜白金五百兩仍命隨亨宣押王氏盧法原赴撫司治事

庚戌孟庾自建康來朝樞密院計議官李誼與遠小監當坐漏泄朝廷机事故也先是誼奉詔往青龍鎮未還有旨召從官至都

堂集議會常州進士李觀國上書及其事輔臣召問謂從誼得之

故有是命此以紹興五年三月一日臣僚上言修入奏稱誼以十

議十八日詔方回誼回時覘國已上書矣集議事十一月十一日侍從集

事日歷全不載不知所議云何當求它書參考詔福建轉運司

移福州提刑司移建州以言者論漕計在以益課應副諸郡福州

瀕海之地置司為宜故也時轉運判官徐宇以建州殘破不欲居

乃以私書遺呂頤浩言其事頤浩進呈遂兩易憲漕之地為元降

已見七月辛巳按日歷此日行遣止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季陵知廣州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眾數千僭名號作亂

朝廷責帥司收捕陵入境密誘叛人曾袞令以功贖罪不旬月擒

之屬吏請奏功陵曰討賊帥職也惟補袞承信即充歸善巡檢而

已辛亥司封員外郎鄭士彥言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國家承平

時禁軍教法甚嚴况今艱難而諸州徃徃冗占以將迎為急務教



習為虛文望詔有司申嚴故事每州選兵官專主歲終較其精粗

而賞罰之詔以付諸路帥司 右文殿修撰江淮荆浙都督府恭

謀官盧知原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 泗州得偽齊宿州牒有

犯廟諱御名者邊吏審於朝三省奏若行退回恐往復稽滯乃命

以黃紙覆之 襄陽鎮撫使李橫敗偽齊于楊石店遂復汝州先

是偽河南尹孟邦雄發永安陵此據熊克小歷鎮撫使翟宗憤不能平思

出奇以擒之知虢州董震亦與偽將先密謀以所部應宗時襄陽

糧乏橫不能軍乃引兵而北敵自入中國少熊抗之不意其猝至

橫至汝州城下守將武德大夫彭玘以城降熊克小歷載李橫復汝州在明三月蓋不

知其進兵月日也日歷載橫捷奏云十二月二十五日敗偽齊于

揚石店故繫此日熊歷又云橫軍中乏食朝廷所給皆州縣虛椿

之數按此當是明年還軍後事此時襄陽 是日金人犯商州初

乃分鎮地分朝廷未嘗有所給也今不取 左副元帥宗維在雲中使陝西經略使薩理干哀五路叛兵與偽

齊四川招撫使劉夔入寇辛炳劾張浚疏稱王萬叛去此時在軍中蓋誤萬年即王喜也此時為拱衛大

夫威州刺史宣時秦鳳路副統管吳璘以兵駐和尚原敵懼不得

進欲以奇取蜀乃令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窺仙人關以要吳玠別

將以游騎出熙河綴閉師古而大軍由商於入寇師古與別將遇

敗之薩理干至商州斥堠將望風退走守將邵隆度不能守即退

屯上津日歷三年三月十九日宣撫司奏金人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自長安引兵犯金商辛亥二十五日也閉師古以是月

秦今附見此更不別出 壬子尚書左司員外郎張綱請命郡邑月具禁囚存止之數結罪



申提刑司歲終較其多寡量行賞罰從之

癸丑左朝奉大夫張錞追二官勒停永不與知州差遣錞守太平州坐軍變故有是命

甲寅叅知政事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落權字言者論淮南多閑田而耕者尚少今安復鎮撫使陳規措置屯營田深得古者寓兵于農之意望倣其制下之諸路詔湖北江東西浙西屯田令帥臣劉宏道韓世忠李回劉光世措置都督府總治詔都轉運使移司常州

進士汪大圭張致平伏閔上書論時事三省言靖康初曾因姦臣鼓唱太學諸生伏闕致京城紛擾殺害劫掠甚衆理當懲戒乙卯詔近年未嘗因言責人惟伏闕事不可不戒可令臨安府押歸本貫大圭徽州人致平成都人也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觀平觀耿延禧復龍圖閣直學士延禧上疏自訟為蔡京徒黨王賓鄧庸所改故有是命

丙辰慶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邢煥薨于行在上將臨其喪言者以為駐蹕吳越以來持重戒謹有所不出至於肺腑恩澤之侯豈足以勤乘輿况方春不宜臨弔加賜銀帛二千匹西以其弟閣門宣贊舍人蓋臣添差浙西兵馬鈐轄令湖州量給葬事後謚恭簡煥三年十一月追封是日知鼎州程昌寓令兵馬副總管杜湛率將士冒雪入沅江縣境盡焚賊寨奪舟取糧熊克小歷鼎寇楊么衆至數萬是月詔鼎澧鎮撫使程昌



寓遣兵討之按此時昂州已罷分鎮克所云誤也

是冬虔賊謝達犯惠州圍其城守臣左朝奉郎范滌聞賊且至募鄉豪入保子城城外居民悉委以啗賊達繼其徒焚掠獨葺蘓軾

白鶴故居奠之而去滌遂盡取賊所殺居民首以效級州人怨之此以洪邁弗堅志及明橐劾范滌章疏修入但邁以為達陷州城與橐所奏不同恐誤蘓軾白鶴故居亦在城外邁不細考耳

初偽齊進士薛筇嘗詣金國上書言事金人執之以歸偽齊筇至汴京復以醜言訐豫欲令繫頸以組與大臣同詣闕下臣子之

義雖死猶生或得以全其宗族若夫緩一時之誅忘終身之患他

日受擒與妻子磔身東市悔無所及豫大怒欲斬之偽相張孝純

救解得免此據偽齊錄張孝純上本朝書增入不得其年孝純書在五年之秋而又云召筇至門下者二年故泰酌附此

末年

是歲宗室賜名命官者十有八人 大理寺言斷大辟三百二十

四 戶部奏兩浙路主戶一百八十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口三百

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客戶三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八口五十

三萬三千六成都府路主戶八十萬八千八百六十一口二百三

十四萬七千四百一十七客戶三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口九

十二萬一千六百一十九



建炎以來卷六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

歲次癸丑金太宗晨天會十一年偽齊劉豫阜昌四年

春正月丁巳朔上在臨安

江西安撫大使司將官李宗諒誘奉新戍兵以叛進犯筠州統

領官趙進擊却之宗諒奔潭州 是日權河南鎮撫使翟琮及權

知虢州董震以山寨餘衆入潭関後二日琮入西京偽齊留守孟

邦雄方醉卧遂俘其族以歸

熊克小曆稱琮以丁巳朔入西京據琮奏乃在初二日今從之

已未命諸路憲臣兼提舉常平司公事用戶部尚書黃叔敖請

也時論者以為自罷提舉官以來諸色田宅所收租課錢物詭冒

失陷虧損國計不知其幾乞委提刑司根括事下叔敖叔敖請諸



路提刑各給勅兼提舉常平等事許倅差幹辦官一員諸州令  
主管官管幹故有是命 詔婺州年額上供羅並權折價錢時  
宣諭官朱異至婺州而州人言每歲輸羅兩數太重異請損其  
半戶部因令折錢自建炎中詔減婺羅為三萬匹至是計臣乞  
復崇寧之舊守臣王居正三上章且遣其屬詣都堂白宰執仍手  
疏五不可以聞乃詔依已減定之數王居正事能克小曆附去年  
附見然戶部所申乃云年額羅二萬匹  
末而日曆無之因朱異奏請  
又減於建炎已減之數不知何也

庚申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孫琦特追  
三官坐不察官兵冒請錢糧為安撫大使劉光世所劾也孫琦恐  
應衛兵去為  
盜者當哉 大理評事山陰石邦哲言近偽徐王李勃偽帝姬

阿易之來遣使迓之絡繹于道有以見陛下之親睦既察其詐遂  
正典刑又有以見陛下之明斷臣聞漢光武之誅王郎雖或者疑  
其為成帝之遺體而猶誅之蓋惡人之惑衆而偽者莫辨也唐代  
宗之訪母后嘗曰寧受百欺冀得一真蓋懼人之避罪而真者莫  
至也今李勃阿易之事既已鏤板播告四方尚恐皇族有自金國  
脫身南歸宜令州縣驗實許以推賞不得隱匿庶茂本支詔禮部  
編牒諸州如其請 是日襄陽鎮撫使李橫破穎順軍降偽齊知  
軍事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蘭和後二日敗偽齊兵於長葛縣  
辛酉開封府免舉進士張松壽特補池州文學以江東西宣撫  
司選鋒右軍統制董政言其嘗至辰州招降曹晟有勞也



壬戌右諫議大夫徐俯兼侍讀 詔宰執侍從官自二月朔日  
依令繫金帶宣和後寇難作拮聚金幣以遺敵和有旨宰執侍  
從許以花犀帶入朝二府正透從官倒透為別蓋權宜之制也  
至是以高麗貢使將至乃詔許服帶如舊仍以左藏庫所有假  
之

癸亥左承直郎大理評事趙公燿為左奉議郎公燿轉對請令諸  
處鹽場具見逐年祖額增虧申嚴賞罰故有是命 度盜陳頤  
圍潮州不能下是夜拔柵遁去復還江西尋命神武前軍左都  
統領申世景以所部二千自閩中往擊之

甲子命尚書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大軍錢糧用同督都  
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請也時諸軍屯建康者歲用錢糧五十

餘萬皆戶部財計故命舜明領之總領名官自此始庾又言應統  
大小將帥並聽節制自令軍期及錢糧事並先申督撫毋得妄有  
申明庶幾號令齊一庾又言降受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通  
曉軍務請以為參議官從之朔日庾發行在 右承務郎孟思誠  
特進一官思誠庾子也為督府書寫機宜文字上召對庾力辭而  
有是命 詔御前忠銳第七將徐文以所部屯定海縣聽沿海制  
置司節制 尚書右司員外郎張宗臣試大理卿 左朝奉大夫  
知封州熊大啟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大啟應詔上書言利害  
故就用之既而右諫議大夫徐俯言其不材老繆命遂寢 是



日李橫復穎昌府先一日橫引兵至城下偽齊京西北路安撫使趙弼固守橫率將士急攻之至日城陷弼巷戰不勝遂遁去劉豫聞橫兵至急遣先鋒將董先使拒敵先出京城殺擄數百人奪騎數百走翟琮軍琮以先為鎮撫司都統制董先事以五

所奏

乙丑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曹歲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

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應為吾士師

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地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

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臺屬憲臣常加檢察月其所平反刑獄以

聞三省歲終鈎考當議殿最中興聖政臣留正寧曰人主有好生

之斯民固有以小罪而陷深文者猶吾內入於機穽也太上皇帝  
中興之功出於仁慈盜賊雖流毒於天下而不能使民心解携而  
去蓋不忍人之政素有心結之也時方艱難既以救吾民於水火  
而兵革休息又恐其隕性命於酷吏之手聖心亦已勞矣為吏者  
安忍高下三尺而傷中和之政乎紹興初宰相故以大理卿高誼  
知蘓州太上帝曰大理人命所繫獄官多慘刻少恩誼儒者奏  
諫平恕勿令補外劉大中宣諭江西而歸擢為諫官已而曰大江  
西與獄頗多若置之諫官恐州郡觀望  
遂改除祕書少監聖慮深遠願如此

江淮荆浙都督府參議官 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言得劉光世

牒鎮江府所撥贍軍苗米近已兩次應副奉使一行及韓世忠軍

兵往還食用全別行科撥三省勘會鎮江府一郡財賦雖有旨聽

取撥助軍緣止謂酒科之類況日收不下數百千兼本月錢糧既

有定數即未審此錢何用有無赤曆已割下提利司取會其苗米



係上供之數不合占留方今行在贍養內外官兵常恐糧儲不足若不體認急關但巧以名色占破如此雖竭一路糧斛亦無由應副足備乃詔世忠往還所給糧令漕司償其數餘不行如奉行有違合于官吏並當重行竄責 左宣教郎趙子偁添差通判湖州 徽猷閣待制何志同卒 是日金人陷金州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召本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州吳玠金均房州鎮撫使兼本司同都統制王彥利州路經累使兼知興元府劉之羽會于興元約金人若以大兵取蜀即三帥相為應援子羽聞敵至諭彥俾以強弩據險邀之彥習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子羽言介意金州之西有姜子閔乃承平時商旅由子午谷入金洋之路金聲言取姜子閔路入漢陰縣故彥頗分兵守之既而薩里干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境上召漢陰統制官郭進以三千人乘流夜發遇于沙隈敵捨騎來攻戰數十合敵見官軍少晡時步騎並進塵埃蔽日進力戰敗死彥曰敵所以疾馳者欲因吾糧食以入蜀耳即盡焚儲積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川彥退趨西鄉會後遣幹辦官既接持手書督彥清野來會彥遂踰西鄉 劉豫以其臣周光為京西安撫使

初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在江州軍中糧乏江西安撫大使李高分其軍之半萬二千屯于江筠州臨江興國軍而命飛以餘軍即吉州屯駐言于朝丁卯詔飛即以兵赴行在



已巳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席益試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  
中書舍人兼侍講陳與義試吏部侍郎

庚午詔太宗正司自廣州還行在以嗣濮王仲湜兼判大宗正事  
奉濮安懿王神主及諸宗室俱行 言者請宣諭五使所至毋得  
受理匿名文書從之

辛未入內東頭供奉官幹辦皇城司馮益還所寄資為武功大夫

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 進士李康仲特補將仕郎康仲之母黃

庭聖女也始上召庭聖子相赴行在至荆渚而死黃氏請以其夫

已命未調之官祿康仲上特許之仍詔餘人毋得援例朱勝非開

聖豫章人善詩律書法蘓軾薦入館仍兼史院又薦修起居注  
而蘇轍方秉政以為庭聖無行不可建中靖國中除吏部郎中

亦不及赴紹興初今上偶喜其字畫呂相頤浩因薦渠族弟叔教

徑登瑣闥終於版書其甥洪炎以曠疾久廢亦降名命至不能

對除中書舍人行詞中繆改授待制有徐俯者亦黃世也嘗位

省郎附內臣鄭謨入拜太諫又拜內相又拜簽書樞密院事黃

氏親族以致外姻或遷官或白身命 賜劉光世兩鎮節度使印

官殆無遺餘皆云以庭聖之故也 尚書工部員外郎袁正功獻

及別賜寧國軍旌節自是以為例 渾儀未式成進呈太史司令丁師仁等請折半製造許之初京東

渾儀凡四坐亞道儀在刻漏所皇祐儀在翰林天文院熙寧儀在

太史局元祐儀在合臺每座約重二萬斤此據太史局所中云爾

儀景德中曆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失

於簡畧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

僧一行之法頗為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親為

王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渾儀送朝物法

與此差不備講求附見 城被皆為金所索揚州之脂也呂頤浩收



得渾儀法物二事獻諸朝金索渾儀據欽宗實錄云爾而順浩又奏到渾儀法物二事豈金但取其一半當考

至是折半計用銅八千斤有奇既而卒不就三年十一月甲戌可參考 詔私

販茶鹽再遇大禮赦亦不合原免先是浙西提舉官夏之文言

茶鹽係一司專法慮不應引用海行條大理卿張宗臣權刑部

侍郎章誼皆言妾得允當於是行下 修武即都督府親兵前

軍統領李通既受招事見去年九月戊辰數月不解甲至是督府命通以所

部中和州行至廬江之王家市通為徒中王全所併其下劉德率

眾圍舒州都督府申通以正月十五日被殺故附于此 是日雨雹而雷

壬申詔左文林郎方慤許參選慤桐廬人深明禮學政紳中嘗

獻所著禮記解義遂賜上舍出身至是法當討論權吏部尚書席

等言慤所進解義今行于世與進賦頌直赴殿試者不同故有是

命

癸酉初復大火之祭配以闕伯歲以辰戌月祀之用酒脯此即趙需所請

或可移附去年 三省奏淮東久闕帥臣乞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

太平觀湯東野知揚州充淮東安撫使右承務郎鍾離濬嘗任高

郵縣丞熟知本路利害特遷一官通判揚州仍命神武右軍授湯

東野兵十人以行賜米六千斛黃金二百兩白金三千兩為養兵

之用武功大夫明州親察使知揚州史康民改充浙西路馬步軍副

總管以所部屯鎮江先是劉光世不肯渡江朝廷以寇賊既平而

民未歸業田疇不耕者眾故復用文臣



乙亥武功大夫袁州防禦使襄陽府郢州鎮撫使李橫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新除鄧隨州鎮撫使李道依舊知隨州先是朝廷遣成忠郎邱坦持告賜二人而道畏橫之強終不拜左承議郎通判襄陽府趙

去疾等因言四州人馬不可分擘且勢分力弱恐誤事機故有

是命

熊克小曆於去年冬末書霍明殺桑仲及李橫授襄陽等州鎮撫使皆無本月日且差畧殊甚今不取

丁丑中書後省言百官定謚乞惟特恩賜謚者命詞給告條如故事出敕從之吏部員外郎王庭秀面對言吏部四選自渡江以

來案牘散失品官到部無所考驗止憑保官審實不容無弊竊見

朝廷遣使宣諭諸道欲乞令立式下所屬州縣取責管下見任及

及宮觀寄居待闕丁憂停替責降安置編管官除曾任侍從外每

員具夾細脚色家狀五人為保結除名之罪知道考驗詣實籍為

三本一留州一留轉運司一候使人回日送部其在軍下令主將

保明注籍一留軍中一納樞密院一送部三省百司有官及入品

吏人令御史臺取責編類一留所屬一留本臺一納部仍令吏部

榜諭品官將來到部聲說於某年某處注籍訖本部據籍照磨無

差誤即與判成堂除舉辟亦從本部恭照曾實係籍方許放行差

道庶幾銓曹按文覈實吏胥不能為姦而偽冒之徒無所容跡詔

本部勘當後不行武功大夫康州團練使京東山寨統領范溫

自青龍鎮以所部赴行在上召對賜金帶衣甲遂以溫為御前忠



銳第四將溫除忠銳將在

二月

戊寅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請以所選水軍五百人編置第六將許之時中軍纔五千人也

乙卯詔太史句依舊頒降諸路轉運司曆日其賣到淨利錢赴權贖物

尚書工部侍郎賈安宅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先是

右司諫唐輝奏安宅在靖康末嘗欲從莫倚倚敗乃乞休致仕明

受之際葉夢得率湖州寄居官偕往勤王安宅持不可事見建炎二年三月

安宅家居與富人張子琛交結為之占田詔安宅勒住朝參令分

析安宅自辯甚恚而理終屈呂頤浩庇之令御史臺定奪且命毋

得挾情親望誣人功罪御史曾統等言安宅不曾與夢得偕行且

交結子琛有實故有是命輝言不已乃降安宅為集英殿修撰奉

祠 詔翰林醫官十二科通以四十三員為額

庚辰用禮官議歲以春秋二仲遣宗室環衛官於法惠寺行望祭

諸陵之禮時庶事草創位牌但以白木黃紙為之紹興末乃改作

此據三十年十一月居廣所奏

辛巳翰林學士綦宏禮言祖宗時凡節鉞臣寮得謝不以文武並

納節別除一官致仕熙寧間富弼以元勳舊相始令持帶節鉞致

仕弼猶力辭不敢當者久之其後相繼者則曾公亮文彥博也他

人豈可援以為例邪近楊惟忠升煥致仕不復納節換官恐違舊

人豈可援以為例邪近楊惟忠升煥致仕不復納節換官恐違舊



制詔三省樞密院討論以聞遂命自今如祖宗典故後不果行  
降音依典改在三月謚陳過庭曰忠肅

壬午起居郎趙思誠試中書舍人祕書少監洪炎守中書舍人直

徽猷閣知桂州許中奉詔市戰馬得十四匹而弱不堪用上命

降中二官樞密院因請即邕州置買馬司馬必四尺二寸以上每

百匹為一綱令即臣提舉收買選見任官管押毋得差舛丁土丁

其沿路諸軍毋得截留自是歲得千匹雖道斃者半然於治軍亦

非小補今年二月辛卯詔禁衛神武三衛諸軍御前忠銳軍執

親兵並支雪寒錢

甲申命進奏院月以賞功罪事鏤板付天下復舊典也其後不

果行 詔復即官番宿之制

乙酉謚聶昌曰榮慤 減民間蠶鹽錢初祖宗時賣民間蠶鹽政

和三年詔氏間不願請蠶者輸鹽錢十之六渡江後不復于蠶而

差損其直至是又申明之建炎三年十一月左朝奉郎提舉台州

崇直觀李光貶秩二等初光在建康以軍衣不足借用上供絹至

是下本府責償且令具當職官姓名來上江東安撫大使趙鼎謂

光為大帥直移文有司取而用之誰復敢議安可併及它官遂止

以光聞因奏漕司不時應副且迫於軍衣不得不爾擇禍莫若輕

非其罪也光之罪行及臣矣時呂頤浩方怒光故卒抵其罪懋克

載此事於今年二月本且云是月下本府具當職官姓名今年正月本府甲寅得旨具當職官姓名今年正月本府奏到克實誤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克又云始朝庭既怒得鼎奏乃簿光罪此亦據鼎行述所云其實  
本府當職官各降二官乃去年先降旨今但照光而不及餘人則  
用鼎奏并行述差誤  
今修潤令不抵牾





建炎要錄卷六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二月丁亥朔陞桂州為靜江府以上嘗領節度故也  
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席益言魏晉而下甄別人物專任選曹  
至唐而銓法密矣然不盡拘以微文激濁揚清時出度外故杜淹  
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韋思謙坐公事負殿高公輔遽擢為監  
察御史國初猶存舊制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南  
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以驗  
加獎則是尚或任人而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釐改典選者一切  
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幽滯無復聞焉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



材行可取者許長貳具名以聞從之 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守胡  
州周例教糶軍糧於民戶而土居左朝請郎通判無為軍顏經  
投匭訟藻廢格赦令跋扈不臣事下宣諭官胡蒙蒙具以聞經  
坐貶二秩經言不已傳其官 經傳官在三月己未  
者抵死官吏失察流三千里 不以原赦

右諫議大夫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  
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桓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  
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書名以貶之戊子俯乞編之記注  
己丑言者論中軍虛費四事一日冗兵二日虛費三日廣作名目  
以收使臣四日招集遊手以充効用大畧謂或有一軍不過三二

千而使臣至五六百又効用之給倍於上禁軍今乃以供雜役望  
詔統兵之臣與應副錢糧官同心體國愛惜財用立定使臣員數  
選汰効用詔樞密院申嚴行下 右承事即徐端益知漢陽軍端

益陽翟人 此乃本中之父建炎元年四月先見者自是一人 自分鎮後漢陽未曾守至  
是始命之 是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權  
邦彥薨于位上將臨其喪其家辭而止特贈七官為左政奉大夫  
輟視朝一日賻銀帛千匹兩邦彥無子有女適右承事即韓穰乃  
詔所得恩賜皆以三分之一給其女邦彥秉政幾一年碌碌無所  
建明克位而已

庚寅詔以法惠寺為同文館初議以臨安府學館高麗使人言者



奏雖在兵間不可無學且恐為麗人所窺乃改除館以待之既而麗人言至洪州洋內風敗其舟卒不至知鼎州程昌寓遣將攻夏城寨寨據並江東西北各阻陂湖惟西南半面有平地賊設重城壕其外設陷馬坑官軍屯於寨下以守之

辛卯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徐俯為翰林學士尚書考功員外郎任申先試監察御史都督府統制官王進改充江西安撫大使統制官以所部二千自饒州移江西屯駐初置廣西提舉買馬司於賓州俸賜視監雜司凡買馬事經畧司毋得預仍命撥本路上供封樁內藏錢合二十七萬給欽州鹽二百萬斤為買馬費先是提舉峒丁李棧與帥臣許中有隙坐停官中遣屬官任彥輝代

領其事移司賓州至是邕邑劾用蒙賜投醮上書以為賓州去橫山寨十二程道遠不便又鹽絲價高公私多弊改良馬不可得上網其言遂以左朝請大夫新知建昌軍李預提舉廣西買馬仍召見遷官而後遣行預江陰人也歲撥買馬錢在此月甲午蒙賜上書在辛丑除李預在甲辰置司賓州在庚戌撥監在壬子預遷官在三月癸亥今聯書之熊克小曆云撥本路上供錢七萬給為本按日曆所撥乃上供錢七萬給提刑司封樁錢及韶州歲額內藏庫錢各十萬緡十一月壬申預奏內藏庫封樁錢並無現在之改撥贍學經制錢十萬許之仍詔通其餘見取粟各計三十一萬應副買馬支用按監二百萬斤約計二十四萬緡又有錢十七萬緡實計四十一萬克蓋誤也國子監丞蘇良治為尚書都官員

外郎良治與呂抗善故願浩用之是日陝西都統制吳玠與敵遇于真符縣之饒風關先是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陷即遣統



制官田晟守饒風關拒敵來路且馳檄召玠時宣撫司未有行下  
玠日事迫矣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直裰閣主管機宜文字陳遠  
敵請曰敵舉國而來其鋒不可當宣撫既命分守各有守地何苦  
遠赴萬一不勝悔之無及玠不聽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  
少止子羽移書曰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勇也公不前  
子羽當往玠即復馳與敵遇玠軍纔數千人益以洋州義士萬三  
千人玠先以黃相遺薩里干撒離喝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  
決戰各忠所事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吳玠爾來何速耶張同  
玠傳誌補遺金帥撒離喝最好釋氏僧于長者最所尊禮至得  
燕其妾妾雜坐飲食而仙人闕尼某少畜于是僧忠烈於是置尼  
私第日已施利厚給已而使尼手書言忠烈所以待已意惟汝可  
報及客許高爵且啗以金于喜諾吾謀之往者皆館于方丈往來

不絕撒離喝不疑也於是金人情偽凡至寨之事吾舉得之費士  
戮蜀口用兵錄亦載此事且云至是玠知金將犯金洋云云按史  
金人以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趨金商而玠以今年二月五日登  
饒風關相距且四十日不得云先知今姑附此更須詳考  
時金房鎮撫使王彥自西鄉以八字軍來會諸軍見援至稍弛玠  
怒欲斬壕寨將而壕寨將走降金人告以虛實且言統制官郭仲  
荀地分雖險而兵寡弱易敗乃縱所掠婦人還山寨而自蟬溪嶺  
遶出關背夜以輕兵襲取之仲果退走敵既得山寨遂乘高下闕  
饒風以精兵夾攻王師之背王師盡却玠斬之不能止凡六日關  
陷

壬辰起居舍人黃龜年進起居郎尚書左司員外郎張綱為起居  
舍人 尚書右司員外郎李與權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吏部員外郎王庭秀守左司員外郎劉岑為右司員外郎

癸巳都司檢詳官奏下營田法於諸路行之悉以陳規條畫為主

其江北無牛之地仍用古法以二人拽一鋤凡授田五人為甲別

給菜田五畝為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悲

以歲課多寡為殿最 左通直郎楊揆直祕閣知楚州禁州自錢

破後久不置守樞密院言揆才可用遂除職而命之 此可見王明

斬秦檜事繆誥已見 仍令都督府以兵千人授揆之官尋詔兼沿

建安三年十一月丙午法 揆兼沿淮安撫 勅停人謝亮復右朝請大夫知

筠州以奉使之勞也左司諫唐輝奏亮庸繆不才又法當討論後

旬日遂罷其命

甲午降授武功郎樞密院聽候使喚耿進特送處州羈官先是韓

世忠奏進有反謀下大理法寺當進對其徒有下海歸鄉語比私

罪徒追一官罰金使臣李明聽聞不審誤告世忠當死罪杖世忠

上疏言無以懲後遂遷明一官而絀進 世忠奏進反事見

丙申乾化縣土兵作亂先是閣門祇候劉瑾以禦寇之勞乃就知縣

事瑾日縱土兵剽掠人甚苦之會瑾改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去撫

大使司以右承事即黃象先為代象先與瑾不協每裁抑之是日

象先出郊飲酒土兵有盜民園蔬者象先統以屬吏其徒篡取以

去象先怒後八日密遣土豪鄧容等以兵掩土兵寨盡殺其孥焚

其居而去時岳飛討虔寇朝廷命瑾以所部六百人為鄉導在虔



吉間守<sup>臣</sup>候延慶以象先屬吏言于朝象先生罷去

丁酉饒風閣陷兵吳玠收餘兵趨西縣王彥收餘兵奔達州彥

潰兵走通明縣破之四川大震

王彥奔達州吳玠功績記云爾彥潰兵破通明惟劉長源奏議

及之蓋他書無有也

戊戌詔要郡次要郡守臣帶兵馬鈐轄路都監者並罷以言者論虛文無補也

己亥御筆臨安自兵火後民地為官司軍營所占者其預買絹皆除之翌日輔臣言上戶往往以免下戶不能自陳宜遵詔旨蠲放上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四者凡施惠當先及下彼豪法難立法抑之猶能侵細民不可不察也 是日撤離喝入興元府經畧

司劉子羽焚其城而遁初饒風閣陷子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子羽亦退屯三泉縣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牙蘗食之遺劄書日子羽誓死於此與公訣矣時玠在興州之仙人關為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慶下由間道與子羽會于三泉敵虜游騎甚迫玠夜視子羽方酣寢傍無警呵者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子羽慨然曰吾死命矣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約玠共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金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其後耳若相與居下敵必隨入險反守徐取間道則吾勢日蹙大事去矣今經畧既下玠當由興州河



池遠出敵後褒斜山各如行鼠穴敵見玠遠出其後謂將用奇  
設伏邀其歸路勢必狼顧吾然後據險邀擊可使遁走此所謂  
善敗者不亡者也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

壁壘凡十六日而成其衆稍集既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入至

於是軍勢復振張同傳誌補遺曰劉子羽自漢中西適謂忠烈曰  
破之未晚忠烈不從則又日以羽書邀從約入共兵按子羽留玠  
當是其守蜀口耳非欲同趨閬中也不然子羽胡為留三泉耶諸  
書跋子羽大甚今不取

唐子詔伯宗特除和州防禦使賜單名從王今學士院擬二十八  
字進入自擇煖字以名之 吏部員外郎權監察御史江南東

西路宣諭劉大中言昨岳飛提兵洪州頗有紀律人情恃以為

安業今盜賊未息而飛既去則民不安農務失時欲望速賜選兵

前來免致盜賊滋蔓詔以湖南安撫司統制官韓京為江西安撫

大使司統制官將所部千五百人自衡州移吉州屯駐 詔官兵

所過州縣並具人數及所款錢米與支用寔數中尚書省尋命官

軍所過毋得調失此月皆用江東西宣諭劉大中奏也 左迪功

郎梅汝能為進武校尉汝能初以注列子授官法當審量用權州

徒縣日嘗有捕盜功而改命 詔三省都錄事自今不許赴御史

臺故事通直郎以上遷官皆赴臺謝惟兩省侍從官則否至是御

史臺令省史皆謝而朝請大夫中書門下省都錄事魏孝

弼等言舊例無之但文案散失不見故事遂有是旨蓋呂頤浩



開陳欲以抑御史也其後願浩去位卒改之九月丙子

辛丑詔天章開神御二十五位且望節序帝后生忌辰依舊逐

位排設內應用羊肚者以他物代之上以每位當用一羊故有

是旨且諭大臣曰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呂願浩曰

陛下奉先盡祀而仁恩及于微物天下幸甚詔廣東諸郡盜

賊所過被掠之家捐其稅用中書舍人趙思誠請也

壬寅宗室瑗為貴州防禦使此據當時

癸卯樞密院言自來軍賞轉資禁軍副都頭廂軍副指揮使等

給降宣命禁軍十將以下三衙給帖令統兵去處既許軍前給據

補轉資級欲並中朝廷改給付身方行支破請受從之

甲辰詔諸州經摠錢並委通判拘收用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孫近

請也舊委守臣椿管而常為侵占移用至是始革之

乙巳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知泉州 詔諸路

漕司移用錢每季具支使科名申戶部本部察其違法之甚者按

初以聞仍令諸州季具漕司取撥之數申戶部用議者請也 是

日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偽齊兵于伊陽初孟邦雄既為鎮

撫使翟琮所執而邦雄之党梁進者復為劉豫守龔琮所寓

治鳳牛山寨琮設伏擊之盡殪吉端氏人也梁進事不得其日

九日敗孟邦傑于伊陽改繫此言七月按史言以二月十

庚申補武功郎闕門宣贊合人 丁未知成都府王似始受川陝宣撫處置副使之命先是宣撫



處置使張浚見似除書上疏言都統制吳玠參議軍事劉子羽有功于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與似連姻聞浚論似非才不悅或告右僕射朱勝非以浚起意平江時常有斬勝非之語勝非又毀之浚由是得罪時浚承制以子羽為宣撫判官與似同治事大事多與子羽謀之似充位而已曆二年九月丙戌知興元王似為宣副十二月甲辰又除知夔州盧法原成都續託似二年閏四月自成都移興元六月遷成都十二月遷顯直再任今年二月始為宣副張深代似知成都五月初到任蓋道阻降命不時至故似二月始聞命子羽為宣判見于常常同初疏而浚子羽行狀墓誌皆不書惟宣撫司案牘中有之今摺取附見

度賊周十隆率眾犯循梅汀州己酉詔統制官趙祥韓亨申景

### 王進合兵捕之

庚戌襄陽鎮撫使李橫為神武左副軍統制京西招撫使初橫既進兵偽齊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添差鄭州兵馬鈐轄牛臯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各以所部兵與橫會橫以便宜命臯為蔡唐州鎮撫使玘知汝州言於朝故有是命仍賜橫武翼印以下告三百逐以臯為左武大夫安州觀察使賜橫空名告在此月橫又言臣已起兵撫定尅復神京請命重兵宿將進屯淮西按兵勿動以揚聲援詔同都督江淮荆湖諸軍事孟度淮東宣撫使劉光世江東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徽敵閣侍制廬壽鎮撫使兼知廬州胡舜陟改充淮西安撫使應本路鎮撫司並受節制時論者



口為鎮撫兵皆烏合之徒其帥守與夫僚屬率多肆貪殘之風咸無子惠之德故民之復業者少宜稍選沿江諸郡長民之官責以勞求勤相之任於是淮東已復置帥臣故改命舜陟 初集英殿修撰葉煥知池州募官兵得三千人號曰敢身分為五軍然所募多烏合不逞之徒煥不能制是日左軍反右軍擇甲將應之兵馬都監華旺大呼令釋甲左軍以諸軍不相應遂焚天主樓而遁煥撤池州統制官王進以所部追擊叛兵過江而潰事聞上謂大臣曰此事雖由小人喜亂亦守臣馭之失宜呂頤浩曰請先抽出過敢勇且分汰其餘眾乃議守臣之罪於是煥坐落職奉祠事聞在三月戊午煥奉職劉忠餘黨犯分寧武寧二縣江西大帥司遣統

在六月甲申

領官武經郎高道修武郎司全合兵討平之後各遷一官二人遷官在十

一月戊子

辛亥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兼侍講席益參知州事新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徐俯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樞下執政一等至是特詔鈞禮又例外賜以金帶

壬子降授右朝散郎提舉浙東茶鹽公事王然罷仍貶秩一等先是宣諭官朱異論然置明州三縣鹽場特沿海下戶一例拘籍其間有不願結甲及雖結甲而不願貸本錢至有憂畏而自縊或持仗而逐保正者言者亦論其擾民故有是命

甲寅詔自今守臣到任半年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



因以察其材能 翰林學士蔡憲禮兼侍讀給事中胡松年兼

侍講 集英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檀倬秘閣修撰邵

溥並復徽猷閣侍制倬建德人宣和末嘗為給事中生王黼

黨廢至是始復之 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馬咸名對請申

嚴鞠獄於本狀外別求它罪之禁頒之中外上納其言遂以咸

試大理卿 右中散大夫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罷仍貶秩二等

先是康國獻羨錢十萬緡上不受宣諭官來異左司諫唐輝論康

國拋糶民戶米麥踰年不償故有是命 王明清揮塵後錄云韓橫

叔夏為司諫奉使江外 回赴堂白事徐康國為兩浙漕亦以職事入謁中書康國自謂

駁歷已久率多傲忽既詣省候于廊廡以待朝退一綠衣少年

已先在焉天尚未辨事康國初不知為叔夏也貌慢之偃然坐

胡床雙展兩足下火端子上目視雲霄久之始問曰足下前

任何處綠衣曰乍脫州縣時方事之湖外方以獻利害得審察之

命因以求任使者康國疑為此輩易之曰朝廷多事之際隨材授

官乍脫州縣者未易遽干要除堂吏過與之揖康國且詫于綠衣

曰此其中奉也某在此儻非諸公調護亦焉能久安耶語未終至

相下馬遣直省吏致意康國曰適以韓司諫奉使迎得旨有所問

未及接見更引綠衣以登四首揖康國始知為諫官驚悵恐仰脚

感端予翻空更引綠衣以登四首揖康國始知為諫官驚悵恐仰脚

更臣所目觀而罷洪邁夫豈丙志紹興初韓叔夏璜以監察御史

宣諭湖南歸有旨令指都堂以職事自宰相時朝廷草創官府儀

范尚疎畧兩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簡樸稱先在客次視韓綠衣

居下坐殊不顧省久之乃問曰君從甚處至此韓答曰自湖外來

徑曰今日差遣不易得雖見廟堂於事亦何所濟少馬朝退有省

吏過廡下徐見之拱而揖曰前日指揮其事已即時奉所成吏方愧

謝望見韓驚而去徐固不悟繼復一人至其語如前俄有趨避而丞

相下馬直省官抗敢言請察院徐大駭急起謝過方冬月燈燭在

前神湯所為身任使者婿事昏徒遂罷韓璜以建炎四年九月

所見初之以為身任使者婿事昏徒遂罷韓璜以建炎四年九月

月除監察御史是年出使湖南治鍾相去言紹興元年四月除

諫十一月送史部是年出使湖南治鍾相去言紹興元年四月除

二年五月因進銷金屏風事降二官乃中丞路久矣元年四月除

二年五月因進銷金屏風事降二官乃中丞路久矣元年四月除

二年五月因進銷金屏風事降二官乃中丞路久矣元年四月除



相聞通累年為史官不知何以差誤如此

左承議郎襄陽鎮撫司參謀官趙去疾

來獻北土名見以去疾為朝散大夫直龍圖閣仍命有司以米五

千斛餉橫軍朝廷未知金房鎮撫使王彥之敗詔彥以軍食路

橫時宣撫處置使張浚念非王庶不可修葺興元庶以左通議大

夫責江州未行乃復起廣為參謀官使詣巴州措置梁洋一帶庶

至邑急散榜梁洋境上招其軍民不數日遠近來會巴之北境即

米倉山下視興元出兵之孔道始敵破金商無所得已失望散離

喝至金牛鎮不見兵疑有伏自以深入恐無歸路又聞庶在巴州

吳玠陽為軍書會諸將欲斷敵歸路敵羅得之懼會野亡所掠食

少盡乃引兵還興元 詔劉光世韓世忠赴行在奏事以將易鎮

也

乙卯劉光世遣統制官鄭瓊等以為人屯泗州為李橫聲援

偽齊劉豫奏偽太后翟氏于東平是月豫開貢舉得進士羅誘以

下四十八人誘海州人也

三月丙辰朔禮部尚書洪擬兼權吏部尚書

丁巳浙西提舉茶鹽公事夏之文言去歲賣鹽增鈔錢五十萬餘

緡所煎鹽增八百七十餘萬斤詔之文與其屬官皆遷官

戊午賜貴州防禦使印 初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

言本軍月費錢二十七萬緡朝廷及漕司纔應副十六萬七千有

奇雖有取撥鎮江一郡財賦之名而兵火之後所入微細欲盡撥



歸漕司祇乞貽教應副都有言浙西提刑司具到鎮江酒稅課利  
田賦以紹興元年計之總為一百餘萬貫石匹兩兼本府水陸要  
衝商賈輻湊若諸色稅課悉歸公上則比之前日不無增羨乃如  
先世所奏財賦並令漕司拘收酒稅令兩通判措置遣入內東  
頭供奉官詹思殿祇候趙愿往京西勞李橫軍 詔兩浙諸州和  
買物帛聽以三分折納見緡用戶部請也

己未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州縣武臣添差甚衆一郡有至三四十  
人貪汙不法民受其弊望自今惟忠義及有功劳於國之子孫朝  
廷特加優卹者許添外差餘並禁止若以負多闕少自當稍清入  
仕之門以息官冗民貧之弊詔除案外令吏部開具中尚書省

中書舍人洪炎兼權直學士院初炎因朔日轉對言趙姓出於  
少昊而原廟之祀止及於黃帝黃帝子孫蕃衍盛大王天下者蓋  
非一姓獨少昊及太祖開基以來未有大顯者望命諸儒討論一  
正禮典以盡尊祖之義事下禮部後不行炎章疏以辛酉降出今併附此

庶申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隨州李道領榮州團練使以樞  
密院言道能察軍情不受鎮撫之命理宜褒賞故也

初命神武後軍統制兼都督府都統制巨師古以所部萬人屯揚  
州至成孟庾奏留之不許 名湖州唐太子太師顏真卿廟曰忠  
烈用守臣江藻請也 台布衣蘇庠起行在庠丹陽人也父堅元  
祐中為太府卿庠少能詩不事科舉徐俯薦其賢於上令赴都



堂審察周辭乃命鎮江以禮敦遣赴行在序表明不至 淮西安

撫使胡舜陟至廬州時潰卒王全王全初見正蹂境上督府檄招之

全拒不從聞舜陟入境遂與其從來降詔以全為承信即釋其少

壯之士五百人隸淮西軍籍王全以是月前郡將王亨籍官通之

在民者亡慮數萬緡舜陟盡蠲之享又托名贍軍令市販輸禽物

物苛歛民擾且怨行旅幾絕陟亟罷之流民稍稍自歸舜陟發粟

貸民俾濟農事俾秋登乃償會歲大穰所收至倍公私皆給焉

癸亥詔前降鎮撫司差官按察即縣指揮並罷以殿中侍御史曹

統言分鎮之地平時既無監司按察而一旦遽加繩削則將不可

勝誅乞俟戎馬既平定更選肅使布宣德意故有是命 詔推貨

物都茶場除提領官并左右司外其餘官司並非所隸毋得勾喚

吏人及取索文字以提轄官張純言本務係朝廷庫務依法不隸

省寺故也於是權貨事戶部不得預日曆無此數旨今以今年十

見帝同論蓋法事張本

甲子資政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知洪州李回落職提舉江州太

平觀四老而慢其下多縱弛帥師屯兵數萬皆招收潰賊既無所

憚又軍食不足恣其所為郡民夜不解衣惟恐生變宣諭官劉大

中至江西奏回專權廢法且縱其子右宣教郎深預政交金及多

辟親黨攝官凡二十餘事朝廷初疑太多再下大中審實大中言

十中之一二事耳有大于此者於是江西轉運副使吳革韓瑛並



罷而深勒停回素與呂頤浩不諧回是不復而卒 端明殿學士和建康府趙鼎為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鼎過信州舉人汪洋方志學之歲裁書謁鼎喜遂與偕行洋玉山人也 京西招撫使李橫傳檄諸軍收復東京是日以其文來上畧曰偽齊僭號自速剪平國運中興王師已進西壓淮泗東接海沂駟騎交馳羽書疊至我則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又曰金商之兵出其先荆湖之師繼其後若能納款則仍舊員執迷不悟則後悔難追朝廷嘉之後五日詔橫自武功大夫兼州防禦使特遷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

丙寅詔讀書習射童子求試者九人惟習射有今名見餘賜帛罷之上因謂大臣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蓋繇昨嘗推恩一二童子欲求試者雲集此雖善事然可以知人好惡不可不謹也直秘閣知江州兼主管沿江安撫司公事孫佑言本州對岸自舒州至蘄黃數千里間盡為荒榛既非所統稍有動息別無所據其非控守之計請蘄黃二州軍期控守事務並從本司措置從之仍詔大率聽江西帥司處置寇賊令湖北帥司應援其岳州係長江上流要控扼之地守臣亦令帶沿江安撫俟盜賊寧息如舊丁卯省沿江三大帥官屬員 詔自今臣僚上殿毋得輒輪私事及有疏求對畢仍申閣門照會時直龍圖閣呂源自浙東使還賜對乞改正過名為言者所劾故有是命 襄陽鎮撫使兼京西招



撫使李橫獻金人之俘二十有二詔女真達呼拉等四人處死其勃海漢兒分隸神武諸軍

己巳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李擢試尚書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黃唐傳試給事中秘閣修撰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孫近為秘書少監並限三日赴行在是日頽昌捷奏至詔李橫再進翊衛大夫加賜空名告身二百令京西山寨並聽橫節制劉豫聞橫入頽昌遣使詣左副元帥宗維求援橫等軍本羸盜雖勇而無紀律見敵所遺子女金帛乃縱掠數日置酒高會敵聞而易之豫遣其將李成以二萬人迎敵金遣左都監宗弼援之擊於京城西北牟駝崗橫等軍無甲皆敗走敵亦不敢深逐也頽昌

昌復陷參議官穀城譚世則為賊所執令其臨漢江招橫橫不答世則遇害

庚午右承事郎陳正彙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正彙黨人瑾長子也崇寧中上書訟蔡京罪流海島者十餘年上聞其名召見將用之正彙稱疾求去乃有是命初大理正劉藻乞借官許用蔭贖刑部請係朝廷許便宜從事實因功勞先次擬補官之人犯賊私罪杖非重害者及公罪徒並贖從之

辛未故直徽猷閣知應天府凌唐佐以死事贈徽猷閣待制上命其從孫閣門祇候憲徃頽昌津致其家且賜金五十兩為道路費先是唐佐妻子皆為劉豫所囚李橫入許始知其狀言于朝遂命



收卹之而道已梗矣 初命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督捕虔寇而  
飛言軍無春衣乃出戶部帛萬五千賜之仍令吉州權貨務就賜  
錢三萬緡為行軍費於是飛有衆二萬四千餘人詔江西廣東湖  
南三漕臣濟其軍食 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為武功大夫高州  
刺史

壬申開門宣贊舍人神武中軍右部統領韓世良帶御器械詔  
貴州防禦使瑗育在宮中不可與諸宗室比特給真俸從內東門  
司供納

癸酉命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朝謁昭慈獻  
烈皇后櫛宮以將再期也 左承務郎通判潭州張棖坐與孔彥

馬友交通下吏計贓抵死以昭慈外親免編配送韶州收管棖妻  
趙氏宗室女有美色彥舟之敗也掠其妻以去至是抵罪 東流  
令王鮪坐贓抵死除名編管新州自是贓吏罕復醜配矣

甲戌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庭秀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  
間豈無廉介自將沉於下僚者望命五使所至以廉潔清修可以  
師表吏民者具名來上參以公議不次陞擢以厲士風從之 直  
秘閣主管萬壽觀呂抗呂撫並改在外宮觀任便居住以其父  
願浩言京祠當奉朝請於班烈間不免與百官相見恐致嫌疑  
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劉子羽共玠王彥饒風嶺勦殺金人

丁丑進士聞人武子特補從政即孟庾之使閩中也武子以容從軍歲



奏至是得官 江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言近旨諸軍不得互相  
招收請自今官兵已受宣劫者並於紙背書寫軍號用印以為照  
驗詔從其請自今批勘官吏失察者徒二年

初惠州鞫囚黃四等七人有司以為強盜當死司士曹兼管左推  
勘公事孟師尹錄問駁正無罪及是上聞之特遷右宣教郎知營  
道縣既而有司言師尹嘗平反死囚五人復命遷一秩師尹遷秩  
在明年正月乙

左朝奉大夫知藤州侯彭老獻贖贖錢千萬上批其奏  
付三省曰縱有寬剩旬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上者  
刻剝取媚朝廷特降一官以懲妄作所進物是還翌日徐俯又  
為言彭老遂罷彭老延慶兄也 詔衢州守臣汪思溫追捕事

魔為首之人重寘于法毋得張皇搔擾先是衢州妖民余五婆居  
開化之九里坑傳習魔法新除秘書少監孫近在浙東恐其為變  
請命嚴衢州守臣捕治禁止故有是命時江浙州縣溪山僻之民

更相傳教各有主首願為徒侶之人即輸錢上簿聽其呼蒸和  
置軍器羣起舉事里正恐其累已匿不告官由是其徒轉熾既  
而近又言江浙山谷之民平時食肉之日有數所以易于食菜  
今者一檠株連黨與則其眾不可勝治乃命為首者取旨論  
罪其餘皆釋之御史曾統亦言開化連接徽嚴二州之間地嶮  
而僻其人勇悍喜聞不可不早為之圖望捕為首三人法外行  
遣自餘徒黨一切出榜釋其罪疾免致反側坐變從之而亂已



作笑統奏在四月庚子今附書之

此為今年五月繆羅事始

成寅內侍賈翊青監英州宜安鎮鹽稅日下出門 親衛大夫

寧州觀察使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韋淵提舉亳州明道宮以

淵引疾有請也 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言家無居第乞令臨

安府蓋屋去間為皇后宅上不許命以官屋假之

辛巳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兼知泰州張榮兼知承州王

林並以所部聽帥司節制以湯東野有請也

壬午太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江南東西路宣

撫使韓世忠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朝

廷閩李橫進節師議遣大將以劉光世兵不練而世忠忠勇故

召見而遣之仍賜世忠廣馬七綱軍士甲千副激賞銀帛三萬匹

而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為年歲之用命戶部侍郎姚

舜明往泗州總領錢糧賜世忠甲在三月甲戌支錢糧在癸未

申倉部郎官孫逸詣平江府常秀饒信撫州督發軍食直秘

閣提舉廣南市舶宗穎添差都督府叅議官 右宣教郎通

判和州賈直清提舉淮西茶鹽公事兩淮舊為分鎮地至是始

命監司 言者論軍上所至發掘冢墓及借取平民首級之弊

詔以付神武諸將 宣撫處置司同統制官楊政率兵入偽地因

糧攻討是日至水洛城與賊遇乃還

癸未左朝奉大夫提舉建州武夷山冲佑觀故世將復徽猷閣待



制知建康府 直徽猷閣知靜江府許中降職一等時中原士大夫避亂者多在嶺南上教詔有司給其廩祿中言本路諸州賦入微薄請禁居官毋得居沿邊十三郡見寓止者皆徙之仍毋給其祿上惡之乃有是命 詔今後賊吏依祖宗舊制斷訖令刑部鑒板行下以兵部員外郎劉景真有請也 大理正劉藻請諸路獄案情犯未圓者除命官外更不取會令刑寺悉行兩斷委憲司遣官審問定歸一斷事下本寺本寺奏如所請其不可定歸一斷者即上朝廷酌請處斷施行從之

甲申右承議郎新通判温州陳桶直祕閣賜五品服桶為韓世忠所厚故上召斷而申命之 詔自今進士策問及銓試選人時議並

以上書為題一首既而言者以為文具遂不行四年二月辛亥禮部侍郎陳興義中

請不行今

并附此 初江西安撫大使司特官李宗諒燕筠以所部叛

于筠州引兵侵瀏陽諸縣李綱為湖南安撫使遣兵擊降之詔宗

諒筠戮于市其衆分隸諸軍按宋史緊轉運判官陳敏識黜監嶺

南諸州市征以言者論其頃在分寧首欲降敵也



建炎要錄卷六十四

宋李心傳撰

紹興三年夏四月丙戌朔李橫奏已還軍汝州有邊機事欲輕騎  
諸行朝奏稟詔俟邊事稍定日赴行在是日端明殿學士江西  
安撫大使趙鼎至境上視事鼎言臣本由拙直受知於陛下亦以  
招怨於人昨蒙陛下除臣知建康外鎮責任之劇無逾于此然足  
食足兵帥司之事也而臣無生財之長策但以漕司應副不繼屢  
丐於朝廷而已勞未安集守臣之職也而臣無及民之實利但以  
豫買價小不均疊聞於陛下而已至於僚屬所取皆州縣無聞之  
人郡政所先唯鹽米聽斷之物此皆臣已試之效也何足取哉臣



素苦脚疾而江西最號卑濕萬一浸加即不能支惟陛下憐臣孤忠除一宮觀詔不許

丁亥直薇猷閣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右宣教郎知無為軍王彥恢並罷先是霖奉詔遣歷陽令苟紳至無為軍宣諭遂按彥恢不法而彥恢亦劾霖姦賊准西安撫使胡舜陟言霖本賊吏之魁今已老病而彥恢年少妄作兩州吏民皆不安若請悉免官治罪從之然議者以霖為鎮撫而彥恢以屬郡按之非也其後獄具霖坐率民出防城錢有司當公罪杖罰金事遂已霖罰金在十月武

翼即閣門宣贊舍人知虢州董震為武節大夫貴州刺史權商統陝州鎮撫使用李橫請也震又言敵偽犯蜀臣見調本軍三千人

自豐陽而西絕敵糧道萬一四川將帥不能堅守墮敵姦計思之寒心今山東富庶如昔金人重兵亦不在彼望朝廷乘此機會興

師深入可以破偽齊之巢穴兼牽制金人取四川之兵矣時震以貢士党尚友為幹辦官遣來奏事詔特補文林郎而荆南鎮撫使解潛言橫已還鎮而四川總領財賦趙開邊羅將士飢餓望下湖南北濟師保護蜀口乃詔宣撫司應副軍食潛奏在此月尚友河

南人也江東西宣撫司統制官中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杜琳翊衛大夫昌州團練使劉寶拱衛大夫文州團練使岳超等八人並進遂郡二官先是琳等以平寇功各進二階韓世忠言但得虛名不增廩祿故皆改命尚書左僕射朱勝非以母魯國太夫人楊



氏夏去位日曆四月己丑中書門下省奏朱勝非母楊氏今月二  
復舊官若在二月丁亥初二日也熊克小曆勝非四月己亥起  
半年方起復熊克恐誤特詔賜卹如舊禮出殯日令太

常即都門贈祭

戎子上謂大臣曰沈與求席益前為吏部長貳甚有能聲今乃不  
如凡注擬吏率沮難以邀賄賂今員多闕少又重以水火盜賊去  
失士大夫失職者眾償非痛哉吏姦安得注擬無壅可召洪擬等  
諭之翌日上又言議雖累歷亦恐失於濡緩益日擬甚用心前此  
與求為尚書有所覆實責任待報迂久不決擬曰罷之人以為悅  
上日治吏以法使之畏威乃不敢舞文呂頤浩曰其次莫如猛誠  
如聖訓 尚書省言浙中去歲大豐近年未始科率今韓世忠移

泗上恐饋餉不繼欲給空名官告勸誘士姓廣蓄之家博糴米五  
十萬斛料十五萬斛委江淮等路都轉運使張公濟兩浙轉運副  
使梁汝嘉措置尋命戶部員外郎徐玘通判臨安府兼權倉部員  
外郎邵相偕行公濟等言米直總為二百五十萬緡詔空名官告  
內改給銀帛二十七萬緡品搭充糴本其後纒糴四十萬斛相宜  
興人也遣兩郎官在此月甲午品搭銀細在丙申今聯書之 是日百官入朝以近昭慈獻  
烈皇后大祥權罷舞踏

也丑韓世忠言近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以為屯田之  
計沿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  
奏如世忠議乃蠲三年租田主自訟則歸之滿五年不言給佃人



為永業於是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尋又免科配徭役 駕

部員外郎韓膺曹轉對論刑罰輕重國祚短長繫之望追法仁  
祖舊章凡獄官失入死罪者終身罰之雖經赦宥永不收叙上

曰此仁祖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乎乃命有司中嚴行下膺

曹肖曹弟也熊克小曆以膺曹為刑部郎中蓋誤給事中黃唐傳言承流宣化責在

守令今郡守之任患在不久縣令之選失之太輕乞自朝廷立法

自今郡守未終更非實有故者不得輒請宮觀凡大邑非歷官有

顯績及曾經朝廷陞擢者不許除授以次小邑亦令吏部先選通

判以上資序次選曾任知縣無過犯人既重其選必假之權凡文

移自上而下有不便於民者聽以已見立議中監司郡守即有沮

抑徑中尚書者兩更大邑有善狀者得選除郡守兩更小邑有善

狀者得選除通判凡守令治行尤異者並不次擢用庶人思自奮

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不然徒責州縣奉行詔書而望其治效臣未

見其可輔臣進呈上曰縣令於民最親不多非其人呂頤浩言漢

以九卿為郡守即官宰百里今縣令但以資格差注上曰豈在官

資崇卑唯在得人乃詔吏部看詳申有其後權吏部尚書洪擬等

言歷官有顯績即無定法其朝廷陞擢之人若非責降無緣却歸

部注擬又如小邑須選嘗歷縣無過人即新改官未歷縣人無可

入差遣亦與舊法相妨議遂寢吏部看詳在五月庚午

庚寅徽猷閣直學士安復鎮撫使陳規為顯謨閣直學士知池州



兼沿江安撫使顏守德年七年賊不能犯至是召還入對首乞  
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遂以右  
通直郎鎮撫司幹辦公事韓之美為直祕閣知德安府仍以安復  
二郎隸湖北帥司自是不復除鎮撫使矣規入對在三月癸未熊  
克小曆載規赴召於七  
月未間實  
甚誤也 詔神武諸軍將統領官闕依已降旨保明具奏終降  
敕劄如直行差填及額外增置當重寘典憲以樞密院有請也

右奉直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郭康伯為淮南轉運副使  
兼權淮東提刑填復置闕康伯以寓居揚州辭詔勿避日曆康  
漕在四月庚寅而免避本貫在三月  
甲戌且附此必有一誤

辛卯起復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浙西安撫大使兼

知鎮江府劉光世為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屯鎮江時光世與韓  
世忠更戍世忠至鎮江城下而姦細入城焚其府庫光世擒而

鞠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訴于上江東統制官王德請于光世  
日韓公之來獨與德有隙耳當身往迎見之其下皆不可或請

以騎行德不聽謁入世忠大驚謂德曰公誠烈大夫曩者小嫌各

勿介意因置酒結懽而別熊克小曆庚寅浙西大帥劉光世為江  
江而姦細入池州城潛燒倉庫使於池州置司世忠已至鎮  
置司九月方移池州此時光世自鎮江即至建康世忠何為焚  
池州倉庫蓋光世未離鎮江而世忠先至城外

是以遣姦細入城也今從趙姓之遣史修入是日金  
去興元自金人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劔南諸州皆為徙  
治之計宣撫處置使張浚亦下令移潼州軍聞之皆憤或取



其榜毀之利州路經畧使劉子羽遺浚書為言已在此敵必不

南浚乃止薩里干留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去興元子羽與吳

玠謀以兵邀之於武林閣不及斜谷路狹惟可單行故凡所掠獲

悉棄之於路熊克小曆三月壬午子羽與玠謀遣兵邀敵於武林

興元在此日張浚奏北亦云四月九日訓浚遣統制官王俊復

洋州興元府時新罹兵革軍食益艱浚命取糧於因郡什邡丞

眉山孫坦當督運請發常平倉以行遂先諸郡而至薩甲干既還

鳳翔乃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子羽玠子羽盡斬之惟留一人

使還曰為我語之欲未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遣薩里干

書以大義責之薩里干乃止

壬辰移都督府於鎮江照應江淮兩軍機務於是建康府權貨務

都茶場亦移于鎮江時朝廷以韓世忠時出師聽之妙簡僚佐乃

以徽猷閣待制知處州宋伯友為徽猷閣直學士充參謀官直祕

閣湖南提點刑獄公事呂祉陞直徽猷閣與直祕閣陳楠並充參

議官始世忠之過括倉也伯友待之甚密故薦用之既而世忠不

渡淮伯友祉皆改命 浙東宣諭朱異薦在宣教即簽書鎮東軍

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義烏縣令閻邱昕右承義郎知龍泉縣

汪汝則左奉議郎知瑞安縣熊彥詩右從事郎知嵯縣姜仲開政

績詔並進一官呂頤浩言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上曰此所以為

公使有罪雖卿之親亦不當貸所松陽人也諫成彥 是日神武

諫已見



副軍都統制岳飛以大軍次虔州

癸巳執政奏事上色不怡久之曰昨夕暴雨朕通夕不寐恐於  
蚤麥有傷徐俯曰暴雨不言燥麥久則為害矣上色稍和詔  
禮官重別討論昭慈獻烈皇后謚號時登任即鄒况上書言其  
兄浩直諫事且乞雪慈后元符之謗前二日上諭輔臣曰此哲  
宗朝事言之毋傷乎徐俯曰陛下母事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  
知其謗已笑上曰昭慈勲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本朝  
盛事俯曰宣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欲正后生元子繼萬世之統  
以哲宗少年戒之在色不欲其多近嬪媵小人陰連宮掖因是得  
行媒孽遂至廢后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之罪是日上又以為言

遂詔有司更定謚號翊日詔况引對上曰况浩之弟故欲擢之俯  
曰浩自有子柄呂頤浩曰柄嘗為李綱客然朝廷要當以其父故  
前拂用之不然則終陷於綱黨不能自拔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  
之為御史使言聳動四方亦足為國家之光也中書舍人權直

學士院洪炎以足疾不能朝罷為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俸賜  
如舍人例既而言者謂爵祿公器人主不得而私若炎文采可用  
候其疾愈造朝再加進擢孰日不宜今乃越等而予之祿士大夫  
竊議以為乃有不釐務中書舍人兼炎博通典故能以廉節自守  
必不敢受此無名之祿上乃寢前命炎再乞外祠許之諸炎請  
以舍人在此月庚子臣僚言在壬寅慶遠軍承宣使神武前  
炎改崇道在五月庚申



軍統制王瓌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兼淮南宣撫司都  
統制仍詔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御前忠銳將崔增李捧等  
並受韓世忠節度於是世忠始去神武左軍都統制專為宣撫  
使世忠解都統制不見月日按世忠三除宣撫使並帶都統制  
入衙自此却不兼帶當以與王瓌巨師古官稱相犯故也今  
此附 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徐秉哲卒于漳浦縣詔令歸葬  
詔自今三衙管軍並給全俸

甲午詔神武中軍官兵並進秩一等以其扈衛四年而無出入功  
賞故也於是統領起復武顯大夫康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朱師  
閔等六百九十四人皆遷官師閔等遷官在五月丙寅按  
於水軍內選五百人為第六將去此未久不知何以  
紹興二年已前到軍人乃有此數也賜知唐

州胡安中敕書撫諭先是安中以勢孤援絕附于偽齊至是知隨  
州李道招來之故有是賜左奉議郎知嚴州顏為條上便民事  
乞嘗得解及應免解人並免丁役許之其後太學生亦免生丁役  
在十五年 二月戊子

乙未詔博羅補官人不作進納仍與免試注官用戶部尚書黃叔  
敖請也 是日宣撫處置司訓練官杜福邀敵于興元南龍潭降  
女真漢兒軍四百六月辛卯  
奏至

丙申勒停人陳杞復朝請大夫知泗州杞為韓世忠所愛故起廢  
用之世忠又言浙東兵馬副鈐轄劉綱淮泗土人熟知地利乃  
命綱以所部聽世忠使喚 是日偽齊將李成以衆二萬攻



虢州陷之鎮撫司統制官謝臯與敵遇舉刃示敵曰此吾赤心也汝宜視之遂剖心以死權鎮撫使董先率餘兵二千奔襄陽臯開封人也

戊戌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所遣統領官劉深以兵至鼎州時鼎寇楊公衆益盛借號大聖天王旗幟亦書此字且用以紀年又以兵二萬人寇公安縣彥質言公之勢不減曹成望朝廷勿輕此賊乃命彥質督潭鼎荆南兵討之是日湖北統制官顏孝公亦以千九百人至鼎州之城外

己亥昭慈獻烈皇后大祥命參知政事席益祭告于几筵殿上素服親行撒几筵之祭用牲幣

庚子百官集議改謚曰昭慈聖獻用祭已詔書也既而議者以為本朝諸后謚號皆連帝謚今昭字與宣祖昭憲皇后謚號相犯請命禮官改正朝廷難之事遂止臣僚建議在五月辛未詔復五帝日月

之祀用祠部員外郎鄭士彥請也其禮祀四方帝以四立日黃帝以季夏之土王春秋分朝夕月禮如感生帝 湖南宣諭使薛

徽言奏彬道州桂陽監去年旱民乏食詔戶部剋刷本路諸州米二萬斛付提刑司充賑濟命未至徽言即諭漕臣發衡永州米賑糶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民賴以濟五月己卯放罪 修武郎閣門祇候

候知孝感縣韓適進一官知復州 詔陳瓘孫大方向言政可求以為右迪功郎大方正彙子 閣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七將徐



文以昇師屯明州謀為變朝廷命神武中軍中部統領官朱師  
閔以兵二千往龍衣

日曆但書朱師閔往福州屯駐代中世

景赴行在此據趙壯之遺史修入五月

已丑詔世景依舊福州屯泊丙寅詔師

閔發歸本軍可見二人初非更戍也

辛丑資政殿學士知泉州謝克家移知平江府 監察御史任

申先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集英殿修撰都督府參謀官

歐陽懋充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徽猷閣待制新知建康府胡世

將移知鎮江府充浙西安撫使 是日荆南統制官羅廣以所部

三百五十人至鼎之城西而軍食不繼於是潭將劉深鄂將顏孝

恭皆因所部去後二日廣亦引兵北還由是不克討然賊徒屢抗

多被殺人心頗搖乃肆為赦立鍾相少子子義為太子自揚太以

下皆臣事之

壬寅詔昭慈聖獻皇后同姓親遷秩二等異姓一等甲辰封起復

鎮潼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醴泉觀使孟忠厚為信安郡王制

日載考濟陽之始王維由元舅顧如隆祐之盛烈特鮮近親蔽自

朕心用作爾社丙午封哲宗美人慕容氏並為婕妤皆用后

大祥推恩也 入內東頭供奉官幹辦御藥院陳永錫為武顯大

夫入內內侍省押班 尚書右司員外郎劉岑請訪四方遺書

以實三館從之 童子彭興祖五歲能誦書劉穀五歲能騎射

二人皆神武右軍小校子也都統判張浚以閣上召見于內殿以



興祖為右迪功郎較為進武校尉皆賜袍笏二人名見在

三月辛未

錄故太師文彥博孫緯世等三人並為迪功郎緯世父太僕卿  
維中建炎中從上渡江至湖州而死至是用守臣汪藻請而  
命之

丁未工部侍郎李擢言昨知平江府所聞民間利病五事東南有  
逃田皆湖浸相連塍岸久廢無人耕墾者且以平江言之歲失  
租米四萬三千餘斛願委官相視可以疏導耕墾者招誘東北流  
徙之民給本施工與免三歲之租其決不可施工者監司復按除  
其舊額平江陷敵之民所棄田三萬六千餘畝多有舊佃戶主之  
諸縣悉已立定租課除常賦外餘以三分為率一給佃戶一以上  
供一拘籍在官俟其歸業併田給還二年不歸即依戶絕法今三  
年矣陷敵之民豈不願歸顧力未能脫耳望且更展二三年以俟  
之平江水鄉不可植桑柘故祖宗舊法無和預買絹帛舊本府粗  
米歲三十四萬餘斛既取其所有不責其所無徃因毛友陳請分  
臨安之數抑令歲輸數萬匹逮今累年未嘗取數于民今戶部裁  
去歲租米十六萬五千八百餘石悉充上供不許輒用然兵食米  
祿月費七千餘石所不可闕望借撥漕司移用錢三二萬緡造酒  
取贏充收糴軍糧錢本主田多瘠薄有司拘以舊籍民已告窮願  
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後皆以次施行惟



和買如故 擢此奏見平江田租事甚詳著此為李椿年經界張本或可削去繫詞附入 偽齋

登萊沂密都巡檢使劉忠在懷仁縣為其部下王林等所殺傳首行在詔以林為修武郎開門祇候充樞密院准備差使其徒九十

三人授官有差 林等授官在六月戊戌忠死不得其日欲趙姓之遺史附此候考 神武副軍都

統制岳飛遣統領官張憲王貴分道擊虜寇彭友李滿獲之飛自至虜州日破一寨賊徒震恐友等先據龍泉至是乃敗

戊申詔諸緣宣諭所按發置獄除正犯人外並放工嘗諭大臣曰向遣五使宣諭意在利民至亦賊吏所當深知然所在多置獄橫

及無辜非朕本意此後惟謹擇監司不必每事遣使故有是命

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高士曠為保寧軍承宣使權管客省四方

館閣門公事士曠初召見乞落階官上曰士曠以宣仁近屬故稍

優之然躡等亦不可高爵厚祿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

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此曹何厭之有雖與之

正任承宣使又望節鉞矣 武節大夫明州觀察使浙西兵馬鈐

轄史康民將所部至行在以康民為御前忠銳第九將 詔自今

大軍所過並令本州通判充錢糧官自入境隨軍至出境上 西

南蕃武翼大夫歸州防禦使瀘南夷界都大巡檢使阿永獻馬百

有十二匹瀘州以聞詔押赴行在阿永乞第子也元豐間乞第既

效順願歲進馬以見向化之心官以銀繒賞之所得亡慮數倍



其後阿永所中之數歲增不已政和末始立定額每歲冬之後  
蠻以馬來州遣官視之自江門寨浮筏而下蠻官及放馬者九  
十三人悲勞掣之帥臣親與為禮諸蠻從而至者幾二千人皆以  
筏載白棧茶麻酒米鹿豹皮雜瓊蘭之屬博易于市留三日乃去  
馬之直雖約二十千然揆以銀緜之直則每匹可九十餘千自夫酋  
已下所給馬直及散犒之物歲用銀帛四千餘匹兩益六千餘斤  
銀則取於夔之涪州及大寧物帛則果遂懷安凡馬之死於漢地  
者亦以其直償之此其大畧也 邕州進士呂懋特補忠州文學  
充廣西買馬司准備差使初提舉峒丁李柝既罷經畧司更委通  
判賓州任彥輝就本州買馬道里迂遠大里馬遂不至及是朝廷  
復置司買馬懋上疏請招來之仍諭諸蕃中馬及三百匹賜錦袍  
銀帶如有出格之馬依溪峒搭價收買不可循其舊例每蕃令提  
舉官以綵帛為信如遣劫用入蠻許借官錢多市藍緜結托山獠  
及諸蠻令開拓道路庶幾諸蕃忻慕曲盡招馬之術疏入遂授以  
官俾行其說馬

初樞密院計議官薛徽言之出使也請所至州縣視吏之能否苟  
無大過而止不勝任者兩易之詔徽言其事因聽旨事見二年  
會權桂陽監陳如頃與平陽縣主簿權縣事陳發朋比為姦斂民  
錢數萬緡徵言廉得之即移如頃而罷發已酉呂順浩奏以如頃  
等屬吏仍令徽言分析上可之



唐成詔江東宣撫劉光世月給公使錢七百五十緡光世初乞依  
韓世忠例呂頤浩言世忠既移軍淮甸則建康為近裏州郡與前  
日事體不同由是減半 武顯大夫湖南安撫司統制官任士安  
為閩門宣贊舍人以帥臣折彥質言士安討閩賊降步諒有功且  
老於兵間而後進皆位于其上望除一閩職以為激勸故也時湖  
寇方盛而湖南諸將惟士安與吳錫所部僅萬人彥質賴以為用  
故有是請於是知鼎州程昌寓攻夏城寨七十餘日久而水漲攻  
具無可施援兵不至是日昌寓乃班師

辛亥左朝散大夫趙康直為都督府隨軍轉運判官 左奉議郎

張延壽主管江州太平觀延壽為侍御史以夏去至是免喪而有

是命 大理寺丞姚焯言兼并之家困廩動以萬計而力耕之民  
得食無幾望令有司參酌每畝以二稅役錢為準除外不得過若

千倍以抑兼并舒貧弱事下戶部不果行 是日御前忠銳第七

將徐文叛奔偽齊文以所部屯明州城東赤師閔將至文覺之夜

以所部泛海舟而遁未明至定海縣忠銳第八將武德郎趙琦以

本軍沿海拒敵文乃去沿海至置仇恚率諸將追之不及

去之日紹興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趙琦乞推賞狀云去年四月二  
十六日夜陰文作過辛亥二十六日故附於此

壬子起復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再起復以光世丁內

艱故也仍賜白金千兩 武德郎王繪為閩門宣贊舍人添差  
紹興府兵馬鈐轄繪仲通子也上以其父使金不屈而死故錄之



仲通靖康末以拱衛大夫  
平海軍承宣使死燕山

詔韓世忠全軍渡淮毋失機會

癸丑武德大夫榮州團練使曹成為右武大夫尋復遷一階領

忠州防禦使先是神武左軍提舉官董收承制進成橫行邊郡

三官都督府以為言故改命成進邊防在五月丁丑今併書之

曹成已就招成自榮州團戶部尚書黃叔敖言自渡江後來諸州

有未補發上供及估剝虧官錢物並限半年補發如違合提刑司

取勘從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要錄卷六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五月乙卯朔上諭大臣曰朕省閱天下事日有常度每

退朝閱群臣及四方章奏稍暇即讀書史至申時而常程皆畢乃

習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日如是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為

君德明矣夫戶樞之不蠹以日運也筋力之人少疾以氣血無壅

也況乎天下之大一人臨之勤亦不可以已也而明實生焉漢之

君惟能勤訪公之所賢奏事講論經傳而致中興之盛惟其為臣所

蔽使不得閑又不觀書而兆於亂故不勤則無為明也不已於勤

則亦不已於明也太皇太后詔諸路宣諭官所為人才並俟

終更令入對當不次陞擢以勸能吏左文林郎王闈除名全州編

管闈吳縣人嘗以朱勳薦為秘書省正字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十輔出一美妾呂頤浩欲之俄聞以貲取去頤浩大怒宣諭官

胡蒙即劾其不法頤浩奏遣大理寺丞姚焯至平江按治坐詭立

官戶減免助軍錢特責之其所欠租稅悉令以其田土計置納入

官四年三月右朝奉郎新浙東提舉茶鹽王暘勒停以左司諫

唐輝論其妄占民田也暘平江高貲宣和中以交權倖得三品服

至是併奪之左承奉郎林儼獻書二千卷詔官其家一人尋以

儼監西京中嶽廟日曆不書儼差遣此據儼乞增入詔諸路提刑司起

發諸州建炎以來禁軍封樁闕額錢赴行在日曆無此今以八月

考當甲辰手詔所云附入

丙辰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權河南鎮撫使翟琮為利州觀察使

河南府孟汝鄭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武功郎權河南鎮撫司馬

步軍都總官董先為武功大夫吉州觀察使河南鎮撫副使權提

舉商虢陝州軍馬張玘為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權兵馬

鈐轄起通為武顯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商州先是琮擒孟邦雄遣

幹辦公事雷震來奏上大悅遂有是命琮言道路梗澁緩急無兵

救援請亦隸宣撫處置使張浚許之遂詔有司以米二萬石餉琮

軍且命董先及李橫牛皐彭玘會兵牽制時朝廷方嘉橫敢勇向

前命橫等直至京城或往往長安與宣撫司夾擊江西安撫大使

趙鼎奏襄陽居江淮上流乃川陝襟喉之地以橫鎮撫誠為得策

今聞橫皐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偽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

向



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衆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川陝路  
絕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哉近有自襄陽來者言橫正緣乏食無  
無衣則其出兵固非得已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食足則不  
假他圖然後責其守疆待敵不得因以利出兵則可久之計矣上  
覽賜奏始憂之於是蜀口敵騎已退而董先牛舉皆失守南奔朝  
廷蓋未知也初宗軍及今與宣司夾擊在丁未琮乞隸宣司在戊  
季橫夾擊在四今聯書之能克小屠載琮除觀察使在四月初詔  
月未寔甚誤矣命工部侍郎李擢提舉製造渾儀 初馮氏據  
湖南始敷彬道永州桂陽監茶陵縣丁錢絹米其後丁有逃亡而  
不除其數民極以為患至是湖南宣諭薛徽言奏道州丁米萬七  
千餘斛乞以其半敷之田畝半取之身丁事下漕司相度未幾守

臣右朝散大夫趙坦亦以為言乃命田畝敷三分之二今年八月

詔博糴米斛以度牒官告償其直者中糴數多之家多給官告  
數少者給度牒博糴事祖見  
四月戊子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

林適卒 是日徐文以舟師過青龍鎮遂至海門縣盡棄南舡掠

民間淺底湖舡放洋而去沿海制置使仇愈都統制閻皋神武中

軍統領朱師閔合兵追之不及文所部復歸者千餘人詔隸神武

中軍與師閔俱還行在恁坐貶二秩五月  
壬午

丁巳故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翟興以死事僧保宿軍節度使

遣樞密院計議官任直清往襄陽商虢河南撫諭仍賜河南鎮撫

司黃金百兩為祭告諸陵之費直清本鎮撫司營田官其  
除計議日月未見當考



戊午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張公裕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  
兼沿海制置副使朝廷將罷仇恁故有是命大理少卿元克言  
律令煩多非明察詳審而熟於憲章者未免有失故四方請讞比  
擬繆誤者十常二三舉此驗彼則得自論決者槩可知矣望令刑  
寺官具法令引用有可擬者為之推原法意申明以頒天下俾郡  
縣無承用之駁而姦吏絕因緣之市以廣陛下欽恤之意詔刑寺  
看詳如其請

己未命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統所部三千人往嚴州措置盜賊  
初遂安民繆羅以匿妖民余五婆為官兵所捕遂率其徒據白馬  
源羣出拒敵事祖見三知嚴州顏為遣兵馬監押從義郎王宏將

射士保甲六千餘人捕之事聞乃命沂中行以神武右軍都統制  
張俊兼權中軍統制中書舍人趙思誠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  
州太平觀從所請也權河南鎮撫使翟琮權陝虢經畧使董先  
言今歲臣等首同李橫東擊偽齊京城震恐復以無援引兵而歸  
思之痛迫臣等所管之地東至鄭州西至京北南涉偽境北臨大  
河亦得兩國虛實但西南去宣司三千餘里東南去行在四千餘  
里外無應援內乏糧儲勢力孤絕望選委重臣於行朝宣司之中  
屯駐一司以為聲援詔報以已令韓世忠充宣撫使領大軍屯淮  
南

辛酉詔築第百間以居南班宗室仍以睦親宅為名故朝請大



夫歐陽棐贈直秘閣以元祐黨人故也中堂修之子元祐吏部郎

河南布衣王忠民特以宣教郎忠民穎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

史尤明以刑名靖康以來教言邊方利害於朝累召弗至上渡江

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以為迪功郎不

受興徙治藥州忠民避地南下遇商鞅鎮撫使董先于內鄉留之

軍中事以師禮忠民以為豫備立著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遣人

達之金帥又鏤版印圖散于敵境及偽齊以斷天下之疑至是翟

琮薦其忠節于朝遂命先津遣赴行在錄故樞密副使包拯曾

孫嗣直為迪功郎用淮西帥臣胡舜陟請也

壬戌詔奉使官左承議郎潘致堯武經郎高公繪赴內殿奏事致

堯等言金人欲遣重臣以取信後三日以致堯為尚書兵部員外

郎公繪為浙西兵馬都監先是朝廷以果若縑帛遺劉麟假道麟

不納致堯等復持還此月乙丑得旨付時呂頤浩已定議出師而恐

與和議相妨事遂中止應童子舉張揆為迪功郎揆饒州人年九

歲能誦書為古風詩孫子論上親試而命之

癸亥呂頤浩奏事因論祖宗兵制上曰祖宗制度自朕家法至於

仁宗臨御最久恩澤及人最深朕於政事間未嘗不繹思仁祖庶

幾其髣髴也何補也朕家法進寶錄則曰祖宗規摹此朕家法更部條

法創之可也而曰祖宗謂仁祖臨御最久德澤在人最深朕於政事

專以仁祖為法景德繼契丹講和故事今日可以遵行命以真宗

賢評進仁祖為法是而景德繼契丹講和故事今日可以遵行命以真宗



戶部言來歲大禮已下左藏庫自今日收錢十分為率椿出一分專充償給之用從之

甲子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晁公為言妻任氏受求珍金銀臣並不知法寺斷私罪杖乞改正過名詔改作公罪

乙丑侍御史辛炳入對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官當減今福建八州而添差至百八十餘員理宜改正詔付吏部炳又言願宣諭大臣自今勿廢公見之禮則必無乏材之歎詔三省通知監察御史鄭作肅言通判出於帥守之門則於州事無所執守視過咎無敢刺舉今藩屏之權已重於此尤所宜謹乃詔諸州通判見任守臣所辟者並罷

丁卯尚書吏部侍郎韓肖胄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

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胡松年試工部尚書充副使

史云上命朱勝非擇副使勝非言故事當用武臣時方艱危不宜專拘舊制遂薦松年按史此時勝非丁憂未還朝遣史恐誤今不取

詔肖胄官子孫七人松年五人上中節二十九人皆遷官四等

白身人子初品官下節七十人各遷四資三節人共賜裝錢二千

三百七十緡銀三百八十兩帛千五百十匹探請俸兩月又別

給贍家及食錢加賜肖胄錢萬緡黃金三百兩綾二百五十匹為

私覲費賜金錢在戊辰三節人轉官資至給贍家銀在辛未使副與恩澤及裝錢在壬申賜綾在壬午今併書之

時肖胄子子右奉議郎協提舉浙東茶鹽乃詔肖胄長子右通宜

即彬松年親屬右朝奉郎田積中各於寄家處添差通判彬臨安



積中平江自是以為例二人添差在此日庚午

安化蠻蒙全劔聚八百人楚宜州普義寨廣西經畧使許中遣兵馬鈐轄羅選統宜融平觀西郡兵擊之戊辰以聞是日神武中

軍統制楊沂中以大軍至洞廬縣而魔賊繆羅與其徒八人已就

招日曆五月庚午嚴州秦王宏批下繆羅等八人而六月丙申楊沂中申乃云繆羅已就嚴州招安明非捕獲也今從後奏當考

詔沂中速往招捕餘黨宣諭官胡蒙請榜諭其徒能自守者免罪

給賞許之既而沂中捕斬其徒九十有六人詔沂中以舊官領保

信軍承宣使將士進秩有差胡蒙建請在五月己卯沂中申到在此月申遷官在七月庚辰

亂之始作也鳳林巡檢保義郎章甫淳安尉右迪功郎曹作肅指

使保義郎徐詹皆為所害後各官其家一人十月丙申甫等贈官與恩澤

己巳起居郎黃龜年起居舍人張綱並試中書舍人秘書少監孫

近行起居郎偽齊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權給事中馮長寧

尚書右司員外郎許伯通同修什一稅法及阜昌敕令格式是日

書成凡條法三十一件隨法申明二十二件諸律刑統疏議阜

昌敕令格式與什一稅法兼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其進劄大畧

云宋之季世稅法為民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

恃其高資擇利兼并售必膏腴減落稅訖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

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貿易俛首聽之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

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綱拘囚至於賣妻鬻子死

徒而後已官私攤逃戶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



法小估大折名曰實直巧詐欺民十倍撻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  
無至於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  
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貪虐相資誅求不出朝行寬恤之詔夕下  
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群起為盜其大指如此此據為齊錄

庚午詔免岳州今年稅使用守臣范寅敷請也寅敷時已丁憂尋  
詔起復寅敷起復在丁丑

辛未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李興權試大理卿尚書左司員  
外郎王庭秀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駕部員外郎韓膺胄  
守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岡為右司員外郎膺胄  
以其兄出使故遷 左宣教郎江端友守尚書祠部員外郎主管

温州神主尋詔端友兼權大常少卿充神主神御提點端友權少卿在此月

壬午 湖北安撫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顏孝恭為貴州團  
練使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郝景等千二百九十四人並進官有  
差以平右波盜饒青之功也

壬申言者論五使所至訟牒紛起其間有有久負屈抑不得自伸  
至於因緣嫌怒虛誕不實者十蓋八九望令有司具中朝廷特寘  
嚴憲從之

癸酉京西撫諭任直清辭行

乙亥天中節韓世忠進生鹿上不欲却諭輔臣將放之山林以適  
物性 樞密院言已遣使詣大金議和恐沿邊守將輒發人馬侵



犯齊界理宜約束詔出榜沿邊曉諭如敢違犯令宣撫司依法施行

丙子左朝奉大夫知永州黃陞與其州官文武六人並罷以湖南宣諭薛徽言劾其贓汙不法也 是日金房鎮撫使王彥遣兵復金州初金兵既還彥遣本司統制官武節即許青以所部千三百人出漢陰縣偽京西南路安撫使周貴迎戰青引兵橫擊大敗之貴僅以身免遂復金州又敗金兵于洵陽乃棄均房去時軍食益艱張浚乃以彥兼宣撫司叅議駐兵通州而留統制官武功大夫格禧以兵三千守金房是役也宣撫司幹辦公事右朝散大夫高士瑰以功加直祕閣將佐軍効義兵三千四百七十人受賞有差

日曆四年四月己酉王似等奏至

丁丑右奉議郎鮑胎遜知黃州仍命以江西湖北兵千人之任賜白金二千兩為軍費貽遜奏右迪功郎李敏功為判官從之賜銀

並在六月丁亥

左中奉大夫王聲英州編管坐權知岳州受賂當絞也

仍以其獄示諸路州縣

戊寅殿中侍御史曾統試祕書少監 左宣教郎李長民守監察御史左修職即程克俊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歐陽興世登士即鄒況並特改京官先是四人俱得召對上問輔臣曰長民性行比兄正民如何呂頤浩對二人皆淹博文詞則長民優上曰陳襄薦司馬光等朕得其黨以示從臣而正民以為光等皆不合時宜



者士大夫笑之徐俯以長民家世趣尚對且言正民之父景淵長者持論平正不以元祐為非臣嘗戒長民當繼父志上曰顧長民材行如何爾元祐之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偏用餘人亦不可偏廢惟賢則用之又問况何如人顧浩等對以浩之弟上曰浩固賢今更當議况之賢否爾顧浩曰陛下既賜之對矣故事選人賜對當改秩上可之席益曰陛下以正民之過而廢長民雖已知浩之賢而又問况之賢否可謂至公矣上曰朕未嘗偏有好惡况用人乎克俊已見興世修孫也既而侍御史辛炳言况本非士類鄉評無聞玷辱名臣之後望授降等差遣從之况與知錄縣丞在八月臣等曰用人之道與聽言同聽言而不釋蔽於先人之私牢不可破此害理之大者也求才必於名門先賢人父兄之後葉為可用

而不加察焉不為善用人者矣夫人才將焉取哉取於踈賤而賢則用之取於世族而賢則用之踈賤非無人才而氣賢成就之為難世族非必多才而事業見聞之有自抑遠者多見遺近者無不錄能使大臣知之薦之天子而用之也往往寒賤為左膏梁為右耳彼其承籍風烈之薦之天子而用之也如十六才子者是矣不才如崇勸之道也不偏於用舍則求賢審官也問李長民之性行更議鄒况之賢否雖大臣所嘗薦論而時容吁弗若此以知人之難也孟子論用賢之道亦曰未可者三然後察之蓋賢哲羣才之鑒惟明則精也一不用明焉殆矣新除尚書司勳員外郎朱震依舊主管江州太平觀震初為胡安國所為故引疾而有是命

已卯詔淮南宣撫司統制官解元以所部留屯泗州朝廷既遣韓胄等行乃俾元退屯盱眙且戒以勿侵齊地宣撫使韓世忠請留淮南兵馬都監劉綱以五百人屯泗上而大軍悉還鎮江



詔元以二千人戍泗州餘留屯江北 湖南宣諭薛徽言上左

承議郎通判永州劉延年初陽令張登治狀上問延年何如人輔

臣皆言不識上曰古人求賢如不及然人故未易知雖聖人猶難

之大臣既不識何由知其賢否通判非如縣令之不可數易也乃

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徽言又奏擅發錢米賑糶飢民燕

責上釋其罪因詔自今宣諭官合用錢物並申朝廷違者重寬

典憲延年赦從子也嘗權興國軍巨寇李勝以迎奉神御為名將

徒眾數千人擊舟入軍延年御之有方勝屈伏而去江西人至今

稱之散青江人嘉祐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新知郢州曹成爲

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紹興府駐劄日曆成自正使左朝奉大夫

知衢州汪思溫左奉議郎知嚴州頗為並罷思溫仍貶秩一等坐

失察妖民余五婆為變也以尚書吏部郎中李大有知衢州尋詔

以為捕獲繆羅復令居官以責後效後又進一官大有清江人也

孫翹撰汪思溫墓誌知衢州時有諫議大夫被召過郡或請致豐

魏公曰諫官御史當如部使者之禮不敢也既去又緒言謂公

薄已公曰諫大夫辭受天下所瞻而子敢以我為簡乎歲餘嚴睦

盜起公聚兵境上塞其隘秋毫不犯盜平而諫議公道在樞省初

誣詔復故官秩二等罷歸御史中丞辛炳道三衢得公寬狀疏辨其

罪又此乃都省所劾非樞密院奏也日曆五月九日癸亥侍御史

辛炳有本職公事進退在思溫未罷前十月今乃云未幾炳道三

衢得思溫寬狀亦誤矣觀所云恐未可全據今且附此更須詳之

為左奉議郎與通判差遣軫政和初中進士第為國城尉以捕盜

之勞換右職至是請復文階而有此命 是日川陝等路宣撫處



置副使王似至閬州

庚辰江西安撫大使趙鼎言岳鄂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鄂州雖有帥臣及軍萬餘其間大半皆烏合之眾以至器械未備萬一有警難以枝梧欲候度賊既平令岳飛以全軍往岳鄂屯駐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南一廣亦獲安妥詔候飛平江西湖廣賊畢聽旨時朝廷聞李橫失利乃詔橫等逐鎮屯駐非奉朝旨毋得進兵趙鼎奏李橫事宜或可移附此日

辛巳罷宣撫司便宜黜陟日曆不載此據成初張浚既受黜陟之命事重者出救行之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徐俯大不平指以為僭及是浚還行在而王似等代之故有是旨朱勝非開居錄

以為僭及是浚還行在而王似等代之故有是旨朱勝非開居錄

驚也故前云奉教命今兩省錄黃是今人所受之教乃尚書省教也張丞相浚頃以知樞密院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得旨以便宜行事事多出教余在朝廷日見之前云其司以述事因右語云奉教如何未以街押字黃紙大字皆過於勅席參益徐副樞密俯太教初不思奉何教問渠向自建康出使未出國門已行便宜事亦類此故承議郎胡端修贈直秘閣以元符上書入籍故也常州人元祐尚書右丞宗愈子元符上書邪上尤甚第四人黨籍餘官第七十一人







部屯揚州淮南宣撫使韓世忠令移屯泗上師古稱疾不出世忠

怒劾之詔統領官高舉將其軍還行在熊克小曆韓世忠欲令聽

罷之按日曆今年四月癸巳得音令師古聽世忠節制非世忠欲

乙酉詔以臨安獄多淹滯命察官一員詣府監視決遣事大者趣

之發州進士張志行賜號冲素處士志行東陽人以學行為鄉

里所推大觀中教舉八行不就浙東宣諭朱異言于朝故以命之

志行年幾七十矣詔自今給降空名官告綾紙今官告院各立

字號吏部置籍其書填官司限一日申部注每半仍具已未書填

總數申部用權侍郎鄭滋請也自渡江來所降度牒甚衆而無其

籍至是始申明之

丙戌復置六部架閣庫自崇寧間何執中為吏部始建議置吏部

駕閣官其後諸曹皆置凡成案留部二年然後畀而藏之又八年

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人以為便迄宣和再置再省至是都官員

外郎蘇良右奏復之遂命本廳郎官兼良右建請在四月辛亥十

丁亥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侍郎胡松年入辭肖胄言今

大臣各徇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議乃權時之宜以濟艱難

他日國步安強軍聲大振理當別圖今臣等已行願毋先渝約或

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間而緩之也

肖胄母文安郡太夫人文氏聞肖胄當行為言韓氏世為社稷臣

汝當受命即行勿以老母為念上聞之詔特封榮國太夫人以寵



其節文氏彥博孫也肖曾等奏左朝請即秘書丞環中為左朝議大夫充書狀官從之文氏進封命提舉修內司楊公弼更作行宮南北臺門

戊子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許翰薨于吉州韓以今年七月丙辰

轉官致仕七月辛巳贈官度支員外郎權監察御史胡蒙宣諭日曆附傳乃在去年誤也

浙西還上命蒙先以御寶手曆及所申明利害進冊未上是日入

見蒙出使七閱月所按吏八人二年十一月庚戌海監丞董克三

諧保義郎監湖州稅務趙庠之三月甲子承節郎漆差監震澤稅

務趙公遜四月壬辰浙西提舉茶鹽公事夏之文五月丁巳昌化

令黃壽並放罷取勘左文林郎玉闈五月丁卯行遣薦士六人

三年四月丁未左朝奉郎知吳縣宮聲右通直郎知晉陵縣曾仍

五月戊寅左朝奉郎知崑山縣俞考興右朝散郎知常州俞侯庚

辰右承直郎知於潛縣樓瑛並遷官論者以為蒙所言皆呂頤浩

九月壬申布衣李杞補官衣李杞補官風指也後半月擢蒙為右司員外郎蒙除右司在甲辰

庚寅宣撫處置使張浚奏捷且請俟過家上冢畢順水赴行在上

曰頹敵自退兩蜀無虞呂頤浩曰臣深以為憂今疆敵敗散皆陛下

聖德所致所有張浚更取旨上曰可速其未王似盧法原督使

趣赴任仍降詔撫存蜀中并興元金洋問民疾苦時似已至司治

事而行在未知也是日德音熊克小曆作曲赦蓋誤降川陝闕殺情輕死罪

因釋流已下吳侖閣師古將士令宣撫司第功以聞王彥特放罪

復往金州控扼應歸業人戶積欠稅役等皆蠲之四川得解舉人願赴南省者給進義副尉驛券自軍興後創行法度科歛見為民



病非為軍須所急者仰以便宜一面任罷夔峽州縣權免商稅及力勝一年時浚方論却敵之功將佐幕官皆以便宜遷秩起復

鎮西軍節度使涇原秦鳳經畧使知秦州陝西都統制吳玠為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寶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參議官程唐進秩

一等徽猷閣待制參贊軍事權宣撫判官劉子羽陞寶文閣直學士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彥進保大軍承宣使兼宣撫

司參議榮州防禦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副總管統制熙秦軍馬閣師古為秦州觀察使落副字榮州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副總

管同統制軍馬楊政為明州觀察使知慶陽府兼節制成鳳州軍馬康州團練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統制和尚原軍馬吳璘為榮

州防禦使知秦州兼節制階文州軍馬朝請大夫直祕閣通判鳳翔府陳遠猷為左朝議大夫

饒風之敗宣司賞功也書皆不見王以為敵雖深入而亡失士馬之多前此未有實同敗而卒任全蜀者鑿諸將勤力棄過錄功用熙陟聖旨進秩行賞有差授公保

涉春遂道去還與元然張公已因於護公亦被罪也是歲除寶文閣直學士據此則子羽除寶直當在此或除宣判時朱勝非所謂

張蔭以授宜除官至雜學士殆指此也日曆今年一月丁未程唐轉官回授九月丙子楊政陳遠猷轉官同日成州團練使田晟陞

階成秦州制置使而功蹟記玠十月庚子有旨吳玠已除利州路具退師之後蓋宣司便宜所授以不見本月初因使皆併繫於饒

浚書曰即未可去蜀第留宣司當為開陳如所請浚不願既而法原亦至閣州浚遂與子羽及參議官左通議大夫王庶主管機宜



文字兵部員外郎馮康國昂州團練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

俱東以左承議郎李良臣提點降賜庫良臣掌庫以明年四月十九日良臣申明劉錫

狀修入武經郎問門祇候如長寧軍甄援權隨行幹辦此

明年五月十九日罷朝議大夫知瀘州蘇覺提舉成都府玉局觀

而以唐為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題唐之除日曆不見瀘州知州

瀘州未唐自知邵州觀察使永興軍路經畧使郭浩知興元府本

知府題名浩今年七月到任未知浩此時為何官題名稱彰武軍

節度使蓋誤直秘閣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兼隨軍轉運副使

張深知夔州未用浚奏改知夔州癸尋又以左朝散郎利州路

提照刑獄公事馮檝權樞密院計議官與偕行檝權計議官據

十二月檝論遂寧府絹估劉子整銜如此他書蓋無有也日曆紹

興八年正月十九日御史中丞嘗同劄子伏見檝論事張浚僅同

僕隸頃歲浚罷宣撫還朝檝無以為倭乃作疏頭抄歛屬官監司

群守錢物以獻于浚取于屯人者多而自取者少幕中不平紛爭

而止三月六日辛卯臣僚上言近嘗彈論馮檝之罪已蒙施行四

川自靖康以來七年上供皆因軍興諸處截用檝獻策於浚再行

科厥會朝廷訪聞降旨揮而罷蜀人畏之切骨按同所云皆此時

事今並附此其有無當考隨軍轉運副使張澄統本司西兵

赴行在權主管軍馬據澄明年五月十四日乞繳隨軍物色狀修

張澄統本司兵萬人出蜀詔趣至行在據日曆今年九月乙亥浚

其到將帶本司兵馬四項數多者止五千人統押官亦無澄名數

內有五千人又已得旨遣還此所云良臣綿竹人也中興聖政是日

統本司兵萬人恐誤今修潤附此當考上謂呂頤浩等

日為法不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而人不能犯太重則法不行

太輕則不禁奸朕嘗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切令之日必行軍法

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

責在中制所以法可行臣留正等曰法為天下平也於不可得而重不可

得而輕惟其當而已矣故法之立也固已服人之心於不抵罪之前而



矜惻但不忍以行之則下知有恥而義足以禁其非也苟惟不然加之急刑有死而已人苟自棄則死非其悔奈何以此懼之哉國家仁恕為治惟願寧用事之臣制重錄以行倉法至於一錢以上坐徒劉摯謂徒為暴刑難正其罪蘇軾譬之子弟有銖兩之過父兄施斤鈞之罰皆謂其不可行也法嚴而不可行無乃有悖於事情有不合於先王之法乎法不可行而存之無乃有害於事於國體者乎視宮中禁切之令雖軍法無益則吏錄之法宜用中無然後決可行也

辛卯沿海制置使仇愈罷

壬辰江南東西路宣諭官劉大中言建昌軍軍學教授李彌正玉山縣丞張絢清修廉潔文學過人詔並進一官赴行在彌正

第詢丹陽人也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李膺知虔州生令益商獻

納贖軍錢為提舉官所劾下吏當罰金詔膺奪職貶秩一等佐吏

九人抵罪有差賜王似宣撫處置副使印從其請也

癸巳監登聞鼓院廖邦傑罷以侍御史辛炳論其移疾廢朝也此

洪擬言關政事寶文閣侍制提舉建州武夷山冲祐觀陳戩卒

甲午神武前軍統制兼淮南宣撫司都統制王瓌為荆南府潭陽

澧岳鄂等州制置使時鼎寇楊公復犯公安石首二縣先五日命

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會荆鄂潭鼎統制官辛太崔邦弼任安杜湛

之衆往討之彥質數請濟師乃命瓌總舟師以行遣忠銳第一將

崔增神武後軍統領高進以所部五千從瓌又命韓世忠劉光世

各以舟五百與之仍持五月糧以行凡湖南北兵並受瓌節度時

知岳州范寅數遭囚報以策于湖南安撫使折彥質一議戰兵大



畧謂楊公初起有寨二十舟三百九十兵八千餘人今首尾五年其數必倍然糧倉闕乏器械鮮少官軍之一可當其十今約水陸各萬人可以取勝一水軍萬人探聞岳州見管正義兵八千揀點精銳可得五千潭州帥府若選五千兵可足備不必遠召荆鄂之兵足矣二議戰舟云賊有車舡如陸戰之陣兵鯁頭舡如陸戰之輕兵官軍亦當用此今以水軍萬人分五軍每軍二千人用車舡二隻每隻容正兵二百五十人將佐稍工百人鯁舡三十隻每隻容正兵五十人并棹夫押隊共八十二人各令附帶錢糧多隻天石其行常與鯁舡一進一卻進必有所取却必有所誘亦計之上者也三議兵器云賊有鏡鈎拓叉竹為之柄若以快刀裝其頭刃彼無能為矣其勝賊之具弓矢為上鈎鎗次之手刀又次之又擇十人為牌砲手使居前列牌以衛我師砲以擊賊徒回議棹夫云戰兵恃其各善汨沒則緩不及事當使戰士亦諳棹夫之能則必安而可用今所責甚重棹夫宜與戰士同賞仍使士卒汰其不能便令乘載人兵習其擊刺使戰士習熟波濤若履平地何賊之不勝乎五議形勢云岳州抵接賊寨比諸州最近如潭州遣發及會合荆鄂舟師皆合經由于此但專令潭州攻討么賊舟師必發皆由于岳而岳屬他路况岳有土人可募以為前鋒者緣本州關之不能集事乞將岳州依舊隸湖北路其討殺楊公事于本州者權令帥師節制於上供米內支撥一萬石六議錢糧云昨湖南帥師



會合岳州荆南兵馬令各帶錢糧就行支遣各緣關乏乞專委  
湖南漕臣一員權兼充湖北轉運司專切應付又議時月云攻討  
水賊須自十月霜降水落之時港汊分隔則易為擒又當分築甬  
道安置砲坐多發巨石攻其附近八議攻討云武陵辰陽縣界臨  
江南岸有夏誠劉三楊公下水北上秣等寨各據陸向水維舟岸  
側其鼎州見與夏誠賊寨對壘而賊於鼎江南北分布寨柵二十  
所岳州去賦武陽口等寨甚便止一日可行故鼎州為陸兵之地  
岳州為水兵之地如使陸兵萃于鼎州攻討夏誠楊公以禦其前  
繼使水軍進自鄂州以乘其後使腹背受敵進退無據賊將安往  
彥質以聞詔下其議命王瓚行之已而瓚請招安金字牌上日近

丙申詔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蔭赴行在士蔭為金所執至河  
北遁還東都之再陷也士蔭復没于金及是渡淮南歸士蔭兼恭  
憲王宗愈孫濮王生宗愈宗愈生房陵公仲暉仲暉生士蔭詔江浙諸州絲帛及折

折帛錢並以七月中旬到行在有不足者守貳並行竄黜用戶部  
請也

丁酉詔武顯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遷一官再任仍賜  
金帶

己亥罷沿海制置司以海舟三百付明州守臣李承造總領和州  
防禦使制置副使張公裕同總領仍命公裕居定海縣以總領海  
船所為名左武大夫福州觀察使卒道宗再追一官坐頃在軍



中受賄補官不實也

庚子給事中黃唐傳言陛下將以武邊亂畧而所用非所試願詔有司稍復武選之格酌三歲科舉取人之數以三分之一待武士互保應舉如文士法其程試先以射藝決去取次以兵策第高下中第者注縣尉它日有統兵官關並先選武士事下兵部論者以為非急務遂不行

辛丑進士歐陽凱士特送洪州編管凱士嘗上書論時事前四日上諭輔臣曰頃上書人間有狂妄者朕多留中不欲真罪今凱士狂妄之甚若不懲戒且慮扇惑羣聽亦害政之一端也可以其書付從官議罪來上仍宣示臺諫議上故斥之 右奉議郎知彭澤

來盜賊踵起蓋黃潛善等專務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公眺梁江湖罪惡貫盈故命討之何招安為但令燬破賊後止戮渠魁教人貸其餘可也乃給黃榜十道自公及黃誠劉衡周綸皮真并近上知名頭領不赦外脅從之後一切不

問如徒中自併及頭首當議優與推恩遣者增高及附帶錢糧在議在戊戌燬諸金子牌在七月壬戌此月丁酉彥質奏實數八制官巨師古以千二千亦隨燬去誤也日曆在燬所申有小曆詔統官高進等下官兵二千餘人並係巨師古下舊人各願隨燬前去克不詳考之耳其實師古此時已勒停編管不在軍中克誤甚矣安非自備龜鑑我高宗之所區處羣盜者又有道焉聖訓嘗曰招是聖意之法命之於官是誘之使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立功之人義四方之他人應能開心易慮散歸田里罪犯勿問是聖意之至於招者然也他日謂宰執曰民窮為盜多緣守令不良以擾之若安



其田里肯為盜乎人宜諭江西平盜之策惟日擇憲帥以壓服其  
心任守令以勸課其業蠲科役以優足其力是又不招不討思以  
彌盜而使之無盜寧

非萬世之龜鑑乎  
考功員外郎胡蒙言州縣之職令尤近民人之才否固不因京官  
選人而增損但選人在官日淺若未練歷又多投合上位應副寄  
居意在干求必於改秩惴惴然惟懼忤物安能抗勁節任直道以  
行已乎欲自令已往萬戶已上縣盡差京朝官每三五員再赴都  
堂審察然後頒降救命則冗散疲懦者必汰而天下幸全皆得材  
能之士不待督責而相先於政績矣事下吏部後不行 徽猷閣  
待制李正民知吉州以軍行政歲中科率民錢至百餘萬緡宣諭  
官劉大中奏請黜之正民先以應辦軍儲遷一官至是寢其命

縣楊汝明追三官許參選俟轉至承議即止汝明宣和初以上書  
得官實納粟也吏部引陸知微例為言故有是命時方審量濫賞  
而以左右司領之呂頤浩當國時有所縱舍左右司員外郎王岡輒  
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何謂也法  
者天下公共之法大臣行法與眾棄之尚誰怨前日論甲黜三官  
且至乙矣輒貸不問今日復論丙如甲公秉國鈞於天下具瞻之  
地不平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熙浩嬰然王岡事據孫觀撰墓志  
以今年五月除左司頤浩罷乃去故因汝明追官附此但觀以為  
討論宣政誤恩却誤此時已罷討論濫賞但令吏部審量耳  
是日都省批狀諸路私煎盜賣鹽並依通州已得科罪用提轄推  
貨物都茶場張純請也時呂頤浩更淮南鹽法亭戶私貨者不以



多少杖脊配嶺南雖赦不宥事見去年十二月一會准東提舉茶鹽郭楫言

非亭戶而與軍民交易者未有明文事下權貨物於是純言亦合

一等科罪願浩奏從之至是浙東提刑司申明亭戶盜賣刑名純

言上件指揮雖緣通州管下有犯臣僚起請諸路亦合一體施行

願浩不復奏陳徑以批狀行下自是斷配日多民間家破蕩產不

可勝計矣願浩批狀事日曆不載今以紹興三年十月十一日臣

都省批狀指揮本月十八日也非亭戶一等科罪指揮在今年三月癸亥今并附此更案別出

壬寅端明殿學士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張深知成都府充本路安

撫使初深以老疾丐免張浚命深五日一赴司視事會成都關守

有詔浚具名奏差浚承制授深至是中命成都續記深以五月八日

中侍大夫忠州防禦使荆南鎮撫使解潛言已滿三年請罷去

詔令再任

甲辰翰林學士綦密禮上昭慈聖獻皇后改謚議 尚書右司郎

中王珩為宗正少卿填復置闕日曆及都司玉牒所題名珩除宗

以奉常兼宗卿至此始除珩也日曆十月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

員十二月內戶部相度狀並同疑行罷後又不除人至庚戌乃降

旨 祕書省著作佐郎孔端朝守都官員外郎 徽猷閣待制知

臨安府盧知原充都督府參謀官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

陞直龍圖閣知臨安府以左司諫唐輝言知原為政乖繆也章再

上詔知原以本職奉祠知原以是月癸丑提舉 詔舒蘄黃三州

仍舊聽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節制及應副錢糧先是淮安西撫



使胡舜陟乞節制三州人馬許之趙鼎言江西與淮西相接今三州撥隸淮西萬一上流有警則松江一帶並無軍馬應援故有是旨

乙巳左朝奉郎監尚書六部門孫蓋轉對言自靖康軍興以來議和好則忘備禦之方言拒敵則絕通和之議閱時既久屢失事機天下至今憤痛屬者再遣樞臣銜命出疆臣恐和戎之議未成防秋之備遂弛敵情不測事當過慮望睿戒邊臣中申嚴戒律詔付沿邊守帥初韓世忠之軍建康也詔江東漕臣月給錢十萬緡以酒稅上供經制等錢應副至是劉光世移屯又增月椿錢五萬六千緡轉運判官直祕閣劉景真等告之于朝詔通融應副自呂頤浩

朱勝非並相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蓋不得用所椿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於民大為東南之患今江浙月椿錢蓋自紹興二年始月椿錢諸書不見事始日曆十七年八月上諭秦檜卿未還朝朱勝非等創起月椿按史檜以去年八月免勝非代之五月勝非丁憂七月起復明年九月罷起月椿未知的在何時以事考之當是今年四月除二宣撫時今因江東漕司申明附此或可移附四月

丙午詔內外從官各舉室一人以備器使先是右承事郎知太宗正丞謝伋條上宗室五事曰舉賢才以強本支更法制以除煩苛擇官師以專訓導繼封爵以謹傳襲修圖牒以辨親疎始岐獻簡王仲忽為宗官多所建白論者為立法太嚴自渡江後南班宗室



纔六十三員學官久闕襲封之典遂廢宗正有寺無官故及言之

時已用假議復置宗正少卿因有是命惟襲封不行用假議復宗

月已亥王所罷右朝請大夫王唐右奉直大夫李昕並通判荆

南府用鎮撫使解潛請也此又與前此鄭作者建言守臣辟通判

丁未詔即駐蹕所在學置國子監以學生隨駕者三十六人為監

生置博士二員時中書舍人黃龜年入對上奏言雖車駕東巡序

序在遠而博士之官未命養教之士未充殆為闕典遂命禮部條

具其後進呈上曰學校固教化之原然當治戎飭備之時為之則

近於不急乃命留俟焉上詔在七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引兵發

鎮江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屯登雲門光世懼其扼已改途趣白

鷺店世忠遣兵千餘襲其後光世覺之乃止既而光世奏世忠掠

其甲士六十餘人且言世忠身為大將當國家多事之時正宜謹

慎共濟大事而乃不循法度強奪戰兵若非臣彈壓嚴切必致兩

軍相挺上貽聖憂樞密院言近兩軍中奏各有五招過官兵詔同

都督孟庾體究發還如無實迹行下逐司照會上尋遣使和解仍

書賈復魁恂事賜之日曆七月丁巳劉光世奏臣六月二十六日

張而熊克小曆乃云世忠率軍馬離鎮江故附此日光世所奏甚誇

襲其後蓋為世忠諱也今參酌附見是日沂王樞駙馬都尉劉

彥文在五國城告變金人遣使按問金人初欲邀二帝過河駙馬

都尉蔡絳力辨其誣彥文等生死金人尋以潘致堯所持奉兩宮

金銀藥石來上上皇見之流涕謂羣下曰荷天眷命未妄趙氏中



興之主出而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惟藥材留以備用餘皆分  
賜從行親屬官吏王若冲北狩行錄云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  
間之於萃王植駙馬都尉劉彥文首告謀反金國蔡條是日  
以為然翌日遣條度河以詢虛的既濟則千戶董按打曷者已  
陳兵河濱二解發往彼帳前矣盡得所陳之詳條歸太上即令  
率親屬及一行巨僚合議除白鏐以病不能出餘皆預焉先此已  
聞有不測之議至是而皆聳慄條曰吾儕前日不死國難二帝  
播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間捐軀報效正  
在今日條身以貫高自處願諸公盡力以殉急難少有退避者神  
明殛之言辭慷慨既坐皆泣下莫不懷奮發欲直之心至七月中旬  
彼遣兩使前來勘問太上遣植同條往見來使堅欲太上渡河對  
辨又遣徐王棟宋邦光再往至則尚執前議乃請淵聖行及信王  
榛駙馬都尉向子房內侍王若冲同往條寔從之再三力懇彼使  
方許明日至行宮之東條所乘之馬而引問馬羣臣力拒往反詰  
問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承誣枉案上復遣前使以諭太上一面  
處置太上曰二子悖逆難陳証告天倫之屬豈忍為之使日若如  
此自有宣命並死之使歸條上疏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上嘉納之

戊申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樞密院准備差使王林以所部充御前

中銳第十將劉光世部曲也忠銳第九將史康民薦其才自承州

召還而有是命

己酉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自虔州班師此以紹興四年四月二  
十五日大理寺劄子修

庚戌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提舉修國史時未有日曆中書舍人張  
綱請用祖宗故事命大臣典領起居郎孫近在秘府亦以為言至  
是始命頤浩尚書吏部郎中川陝撫諭周隨亨卒于閬州詔贈  
直龍圖閣官其家三人賜銀帛百匹兩令宣撫司致其柩隨亨贈  
出月丁



壬子古宣教郎王忠民至行在宰相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力辭新命且言臣為大金舉兵攻自上大金國主三表為辦理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求名祿上不許忠民以告寘于積中藏之七寶山下既見所奏留中力懇求去遂依商號鎮撫使董先于軍中 罷澧州歲貢竹篋

癸丑賜潭州度僧牒二百為修城之用潭州自為敵所破城壁皆壞李綱以為汗漫難守請截三分之一未及城而綱去至是安撫使折彥質言于朝詔監司相度其後諸司言潭州城圍二十二里九步西臨大江東南兩壁並依山勢不可截損惟北壁地皆荒閑欲截去城地七里半新城圍計十四里半有奇奏可後亦不克城

諸司再奏在十月庚戌

自陝西既陷賈馬路久不通至是榮州防禦使知

秦州節制階文軍馬吳璘始以茶綵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馬來市而馬復通蓋起於此於是宣撫司承制受蕃官趙繼志武翼郎

閣馬宣贊舍人

七年正月丙戌降告川陝宣撫司以三泉縣為大安軍

清揮塵前錄太祖立極之功西屬未下益州三泉令問道馳騎齊賀表率先至闕下大喜平蜀後詔令三泉縣不隸州郡遇慶賀許發表章直達榻前紹興初四川制置司建言性縣為軍失祖宗之指矣按宣司陞軍以今春敵騎至三泉而止故因以為控扼非因直達表章也以武臣種友知軍兼縣事文臣為判官兼縣丞

七年閏十月三十日吳玠劄子修入是夏金人所命知慈州劉慶破丹州義士孫韓於山寨降其卒三千人盡殺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七

宋 李心傳撰

紹興三年秋七月甲寅朔資政殿學士新知平江府謝克家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呂曠浩引之也 浙東福建宣諭朱異言建州觀  
察推官林安宅清廉守正嘗面折范汝爲詔循二資令入對安宅  
候官人也

丙辰呂頤浩言行宮北門未成而後夫少欲於忠銳第八將范溫  
麾下擇不堪出戰二百人助役且令溫自董之上問其故席蓋曰  
役夫出入禁闈非素所撫循無以彈治上曰不可四方聞之以爲  
使將帥舍甲兵而事營繕非今日整兵經武之道蓋曰聖慮深遠



非臣等所及 武秦軍節度使權生管殿前司郭仲荀兼權神武後軍都統制 朝請郎吳必明除名英州編管必明嘗知邵武軍葉濃之亂必明統所居崇安縣射士捕之繇是武斷一鄉脅制縣令與通直郎前通判臨安府暨尚鄉協比為姦為右朝奉郎通判建州李佩所發事聞詔漕臣徐宇究實於是尚卿撫州編管知縣通直郎賈損亦坐停官

丁巳徽猷閣直學士詹義試給事中

已未置博學宏詞科用工部侍郎李權奏也其法以制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十二件為題古今雜出六題分三日試命官除歸明流外進納及犯贓人外願試者以所業每題二篇納禮部

下兩制考校堪召試者每舉附省試院收試上等改京官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下等減二年並與堂除奏補出身人以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為三等之差著為令 給事中黃唐傳暫權翰

林學士以恭密禮疾吾也

詔太史局每月具天文風雲氣候日

月交蝕等事實封報秘書省

初置提舉學生牧馬監官於饒州

置司俸賜視雜監司合樞密差幹辦官三員本路給廩卒二百人仍令統制官王進以所部護之時益市馬於廣西故先擇牧地鄱陽置官提舉

庚申權商號鎮撫使董先奏魏州失守待罪詔先兼京西招撫司都統制屯襄陽



壬戌詔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為額此據詔興四年二月癸巳吳若申明  
修八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餘頃近歲墾田不及  
三分之一至是立額焉

癸亥尚書吏部侍郎陳與義兼權直學士院

甲子手詔諸路憲臣覈實州縣已未支還和買本錢實數來上先是諸路和買紬絹匹支錢一千而州縣又多不給者時大旱上以為民咨怨而傷和氣諭大臣曰雨不濡土當務修政事以感天意和買未為良法重困吾民其令監司覈實勿為文具也 閣門祇候知泗州徐宗誠再任泗州自軍興以來田萊多蕪民間皆以草實為食及是宗誠以土豪為守修城郭治官舍問民間疾苦又以

私財市斗蓄糧課民使耕軍民皆贍州民間陳杓來為守相率詣朝廷請宗誠再任上許之 知樞密院事張浚言君臣相與之際自古所難惟聖賢之君乃能終始保全使其臣立於無過之地史冊書之後世歌之此臣日夜引領東向區區有求於陛下者也臣以崎嶇孤旅之身幸蒙擢用適時艱危屢經大變臣荷陛下恩德深隆不敢以家室宗族為念勉竭股肱之力庶幾有濟力唱忠義決圖破敵誓不俱生而臣志大而才疎心忠而識闇舉措謬矣動致怨尤首罷使權繼膺召命再念臣五年使事心力俱疲疾病交攻日以衰弱願陛下推保全之志廣均逸之仁俾獲真祠奉事香火方今大敵敗却將士一心外敵之勢漸衰中國之威將振臣之



求退不為無辭異時儻未死于溝壑尚求報於天地執筆見意涕淚交流詔不允令浚疾速赴行在

乙丑尚書省言韓肖胄已至泗州齊國館伴官兵未到時神武諸

軍護送者二千人乃詔都督府以輕舟濟其軍食省肖胄至汴梁

偽齊劉豫欲見之副使胡松年曰見之無害豫之偽臣欲令以臣

禮見肖胄未有以答松年曰皆大宋之臣當用敵禮豫不能折既

見松年長揖豫叙寒温如平生豫欲以君臣之禮傲之松年曰松

年與殿下比肩事主不宜如是豫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

豫曰其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欲復故疆而後已豫有慚色

丙寅尚書考功員外郎兼權監察御史朱異宣諭浙東福建還

入見異出使九閱月所按吏凡八人三年五月庚申右丞務郎知

知象山縣趙舉之永康丞劉伯英二月壬子浙東提舉茶鹽公事

王然甲寅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四月癸巳右丞直郎知榮安縣

蕭田縣傳王內然康國詳見本月日餘並放罷取勘薦士十二

人張九成間邱昕汪汝則熊彥思詩姜仲開已見今年四月壬辰

此日李霖見四年正月丙寅左丞議郎知安溪縣王伯淮異尋遷

左朝奉大夫知粉溪縣林元敏並已七月甲寅轉官

吏部仍詔侯都司有闕日除異選吏部在徽猷閣待制知宣州

沈晦知建康府代歐陽懋也日歷不見懋改除建康志懋以五月

當詔鄉貢進士石公儒李郁並令赴都堂審察公儒臨海人長

於春秋傳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母陳瓘女兄弟也

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其子妻之宣諭官朱異賢其言故召自移



建康權貨務于滇江而入納絕少建康日課近二萬緡鎮江纔千緡而止論者以為軍士攘奮商旅不敢行詔尚書省降敕榜禁止士卒有犯當依軍法統制官已下並取旨重竄今來所繫朝廷大利務在必行仍令江淮兩宣司依地分巡察兩宣司巡察在

丁卯詔錄用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六朝勲臣自曹彬至

藍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先是徽猷閣待制宋伯友入對言艱難

以來中原隔絕功臣子孫凋喪殆盡乞訪其後量材錄用故有是

旨其後得趙普安仁范質錢若水諸孫皆官之慶曆三年初定曹彬至邵睦二百四

人政和三年重增范質至藍元振一百十六人熊克小歷但云言者而無伯友名蓋伯友以六月甲辰建明得旨令吏開具克歷但不據吏部所申而不考事始也

戊辰王瓌以舟師發行在

已巳詔以久旱令兩浙憲臣行所部慮囚左司諫唐輝乞令憲臣

所至親自引問庶冤枉獲伸從之樞密院計議官權監察御史

薛徽言宣諭湖南還是日入見徽言出使九閱月所按吏十六人

三年四月戊申承信郎監茶陵縣稅務沈銓右迪功郎監常寧縣

稅務王載五月丙子永州推官俞梅司戶葉敷保義郎監常寧縣

將押隊姚成忠翊郎權司戶蘓昱辛巳通判賓州謝徽六月甲申

左宣教郎前權常寧縣阮冠六辛亥知邵州和璟乙未右朝散

郎添差湖南轉運判官趙志之並放羅取勘又陳薦士三人年張

發陳如損詳見四月己酉黃陞詳見五月丙子

登已見五月己卯又六月己亥左

宣教郎前通判衡州趙伯牛轉官

呂頤浩以徽言擅易守臣及移用經制銀後三日遂命出守上猶疑其資淺久之乃以徽言知興

國軍徽言得郡在九月癸酉



庚午詔無職田選人及親民小使臣並月給茶湯錢十千職田少者通計增給先是御筆增選人小使臣俸以養廉輔臣進呈上諭以今飲食衣帛之直比宣和不啻三倍衣食不給而責以廉節難矣雖變舊法以權一時之宜戶部尚書黃叔教言文武官料言錢各有格法不可獨增選人小使臣乞令提刑司均州縣職田於一路通融應副無職田及職田少者增支從之

壬申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始大智以獻戰車式得官車成而不可用遂罷之上因諭輔臣以車非利器席蓋曰古人彼此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懼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樞密院計議官京西撫諭任直清依舊

直秘閣添差都督府幹辦公事上既臨遣直清俄聞京西連失利遂罷行

癸酉宰相呂頤浩參知政事席蓋簽書樞密院事徐倚以旱乞罷政上親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頤浩等乃復視事時上以旱故詔群臣言闕政禮部尚書洪擬奏曰法行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守臣羨獻餘則黜之徐康國宣撫司獻則受之此恐指張浚是行法止及踈遠之臣也有自庶僚爲侍從臥家視事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洪若鼓院官移疾廢朝則斥罷之廖邦是行法止及冗賤之官也權貸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以充賞而大



官有勢者連營列陣公行酷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事如此推廣而言之則怨多而和氣傷可知矣疏奏上嘉之

納之上因早詔群臣言事此據熊克小歷附見日歷蓋無有也當考

甲戌右朝請大夫却漸提舉饒州學生監牧公事漸入辭言今西

北之馬浸已衰耗朝廷取馬于邕管置監鄱陽乃軍政之急務聞

東南民間養馬亦多乞下諸路令民間以堪好馬輸官二十匹補

進義校尉等而上之至百匹為五等次第補授朝論恐其擾民乃

止漸以八月庚子入見今并附此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自

嚴州還以沂中兼帶御器械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閤門宣贊

舍人御前忠銳第四將范溫以所部充神武武中軍左部統領尋

詔溫係忠義人特令戶部給歷餘毋得援例溫給歷在九月庚午

乙亥朱勝非起復舊官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

樞密院事特命睿思殿祇候陳彥臣宣押赴行在初召當直學士

陳與義草麻後二日復命學士綦崇禮貼改四字與義上疏待罪

詔釋之熊克小歷七月癸酉右僕射朱勝非起復後蓋從日歷所書也樓鑰所宰輔拜罷錄在乙亥而洪遵中興玉堂制草

乃注云七月二十三日三書不同按陳與義待罪狀云今日二十

一日晚伏蒙宣詔令草朱勝非起復制切觀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綦崇禮貼改四字二十一日甲戌也據此則與副軍都統制岳飛選兵三千人移戍廣州初廣東諸司奏右朝

散郎通判廣州韓僖貪贓不法事下提刑司劾治已而僖子惇胄

使人詣闕訟轉運判官章傑與父有深仇乞移獄詔江西提刑丁



彬選官根勘僖與呂頤浩子杭善故頤浩主之勘官通判南安軍時益因移文劾傑傑奏益觀望用情詔彬更選官往治毋得觀望狗情滅裂是月至是言者謂貪賊之吏相習成風害政殘民蓋非

一日即如益所行非勘僖是勘傑也望詰益因依從之其後頤浩

免相御史又以為言於是彬益並罷時彬已遣通判虔州周文虎

詣廣西按僖罪而諭意使出之文虎有守之士也辭之不聽快快

成疾道死臺章再上彬坐停官而僖亦死於獄矣彬益罷官在九月丙寅彬勘僖

在明年正月丁卯曾用常同疏也此時同未為御史故不出其名

僖以去年三月癸卯下廣州獄今年十一月乙丑死于獄中凡坐

獄五百三十餘日明年丙子詔諸路監司分按州縣親錄囚徒以察冤滯以久旱用工部

員外郎臨海朱締奏也詔臨安府守臣有奏稟事不許隔班上

殿用直龍圖閣知府事梁汝嘉請也汝嘉嘗言臨安府地望為一

路最况輦轂之下莫先彈壓而守臣之任僅同支群望令本府依

舊安帶安撫使析浙西八州為二分隸鎮江臨安時防江為重未

克行是日泉州洪水溢壞郭塾盧舍凡三日乃平

丁丑詔遣內使衛茂恂往夔州荆南府催促張浚赴行在仍以茶

藥為賜尋詔茂恂所過州有前宰執皆撫問之

己卯省都督府隨軍漕臣時以戶部侍郎姚舜明在鎮江總領錢

糧故也詔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秦州張榮以所部赴行在

初講筵所以進書推恩書吏慕允中補進武副尉提舉官乞特



不作非泛補授都官用例許之左司諫唐燁言號令不信後之僥  
倖者無以澄葺乞改正是日進呈上曰此御批寶也既有例當行  
席益曰此事固有前比然以副尉而煩諫官論執請如所奏上顧  
之徐俯曰如有例何上曰然凡朝廷既事有例因言者論列而改  
則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繫國體呂願浩席益固請如燁  
所奏上可之按唐燁所奏非謂不應補官謂其不應不作非泛也  
政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必有爭臣以防其微必有謀臣以當其  
體此為治世也已矣事之行也必有毫髮之可議人豈得忽于微  
爭者曰必不可以人為未害也事者曰必有毫髮之可議人豈得忽于微  
而所難其說哉彼所以爭為職者也事者曰必有毫髮之可議人豈得忽于微  
有以難其職于後也故曰法家佛士不可使斯人不過於言無不計從  
違以補國家稍加違咈其職遠廢謀臣者不可使斯人不過於言無不計從  
主也補國家稍加違咈其職遠廢謀臣者不可使斯人不過於言無不計從

成命而重違諫奏此國體也夫燁之論一副尉與論獻瓜果而  
授試官者何如哉獻瓜果而授試官燁之論一副尉與論獻瓜果而  
因講筵而覲恩俸則祇應之類不也其非泛補授之名安得而  
不早進正於此雖有前比可免論職特不可以一祇應恩澤而  
忠言沮直氣也燁之論不也其非泛補授之名安得而  
其體而太上皇帝不難以於德從之聖德盛矣哉

庚辰輔臣奏事呂願浩言兩足上曰日者亢旱朕甚憂之以穡事  
無望矣今霑足如此殆將有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大有年者  
繞一書有年者再而已以此知豐登之難得也先是自六月丙午  
不雨上命議獄刑弛力役進素饍及是雨乃足翌日上始御玉食  
焉

辛巳左朝散大夫廣西轉運副使劉彥適知靜江府代見任人降  
充直秘閣許中赴行在先是詔復收免行錢而彥適市買方物